

癸酉秋仲

馬氏叢書

第一輯

趙戴文題贈



馬氏叢書全國各代售處列後

北平各代售處

佩文齋。(東安市場)文李堂(隆福寺)佩文齋(西單牌樓南)朔風書店，
景山書社。(景山後街)直隸書局，開明書局，來薰閣。(西單商場)
佩文齋，富晉書社。(青雲閣內)國立北京大學校出版部。(沙灘)國立師
範校出版部。(南新華街)楊本賢廣告部。(沙灘)世界日報(石駝馬大街)

天津各代售處

書局。(北馬路)佩文齋。(法租界梨棧)

濟南各代售處

書社，北洋書社。(西門大街)

開京各代售處

書店。(國府路)南洋書店。(太平路)

(5) 上海各代售處

申報館代辦部(望平街口)外國回回堂。(浙江路七十號)人道月刊社(法租界浦栢路三八〇號)回教經書局(老西門西倉橋華興里四三號)時報館(福州路一九四號)

(6) 開封各代售處

豫郁文書莊。(北書店街)豫文書局。(財政廳街)

晉城滄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目錄

插圖

序言

歷朝史詩

上古

夏商

周
列國
戰國

西漢

東漢

三國晉

歷朝史詩目錄

一

八

一六

七六

一三〇

一九四



1226
89

唐五代宋元明

二〇六

清

二二五

附錄

雜詩

二二七

讀書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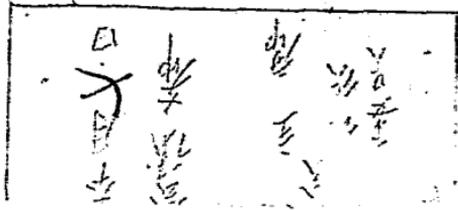
二二七

封神傳索隱

三一九

白蛇傳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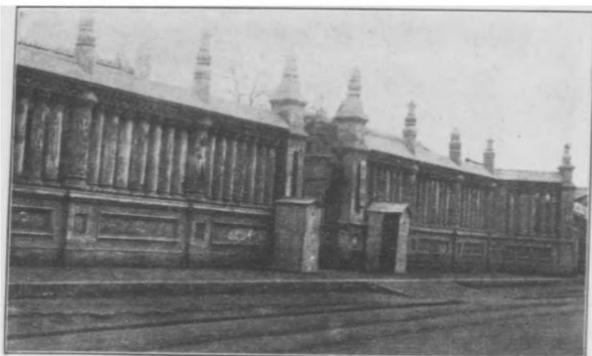
三三四



歷朝史詩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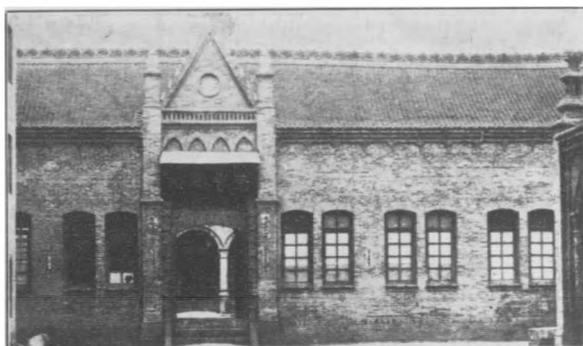
毀家興學之馬君圖先生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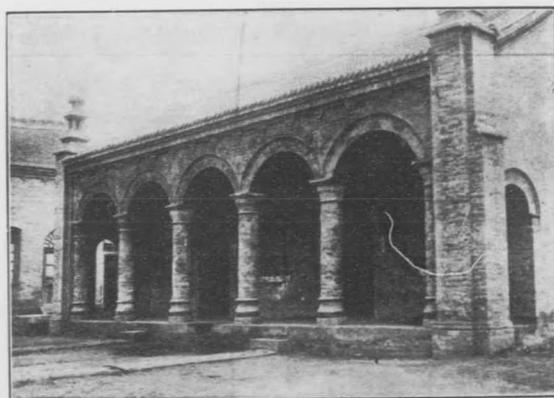
馬公君圖手創之清真崇實中學校
校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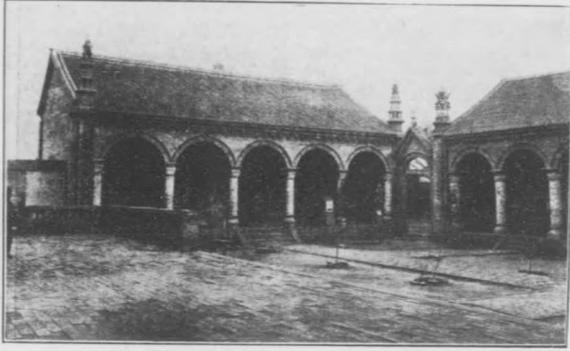
馬公君圖手創之清真崇實中學校
院 門 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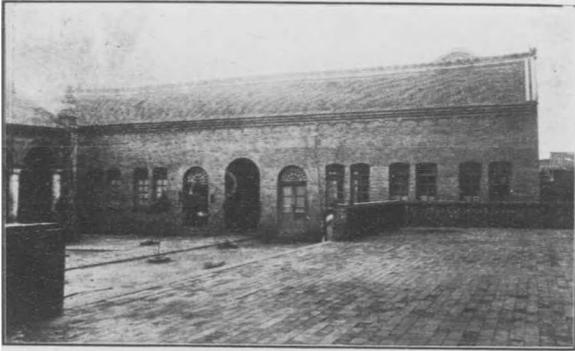
馬公圖手創之清真崇實中學校
二 之 門 院



馬公圖手創之清真崇實中學校
一 室 公 辦



馬公君圖手創之清真崇實中學校
 辦 公 室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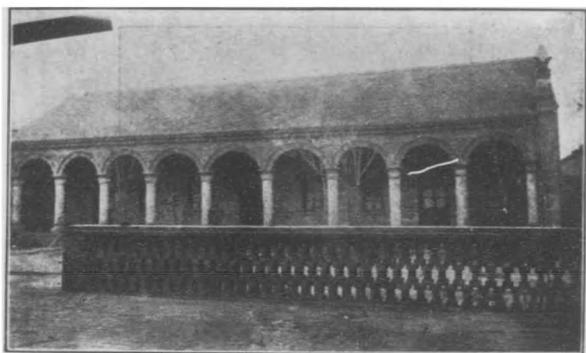
馬公君圖手創之清真崇實中學校
 會 議 室



馬公君圖手創之清眞崇實中學校
大禮堂



馬公君圖手創之清眞崇實中學校
圖書館



晉城崇實中學自修室及寢室之一



印度伊斯蘭教同仁
 每年舉行世界慶祝
 穆聖聖誕大會一次
 此係著者馬先生贈
 該會之中堂為馬先
 生之手筆亦為吾人
 不忘「和平」以符
 吾敦敦義之本意也
 二十三年度中國列
 席代表已推由尹光
 宇先生担任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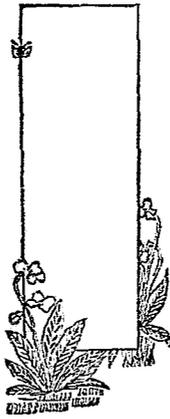
耶路撒冷伊斯蘭教世界大會定於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舉行本書著者馬君圖先生及中國伊斯蘭佈道會特推尹君光宇代表赴會馬先生且有一有關世界和平之議案交由尹君代為提出大會討論以冀實行此為馬先生手書之壽字用作敬贈該會會場懸掛之中堂也

晉城請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序一

晉城馬氏叢書，論者謂有益歷史學，信不誣矣；慨天遠古之史，若存若亡，若覺若夢，近古之史，或採流言，或傳謬說，非有論古之識，探頤索隱，辨其紕繆，則真偽混淆，是非參錯，盡信書不如無書，君圖天資超邁，學究中西，從政餘暇，兼攻歷史之學，每遇疑難叢訟，輒能論辨風生，談言微中，使聞者疑滯開豁，雖稗野說部，隱語喻林，荒誕不經之作，亦能觸類旁通，由此悟彼，洞見本原，所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者，殆其人歟，復次先民有言，詩猶史也，史記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述一代之政，婉而有章，此書匪獨考索史事深切著明，其詠史諸詩，亦馳騁古今，獨見其大，與流連風景托物興懷之作殊科，洵有關文化之偉著也，抑又思之，世運演進，研究歷史之法程，亦與之俱進，過去之紀錄，雖汗牛充棟，更僕難終，貴以真知灼見，考證蒐羅，批評整理，使光明寶藏，片片發現，而予現在未來社會人生以新途徑，此篇守先待後，提要鉤玄，足以引人入勝，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執簡馭繁，積智生慧，能使五車四庫，左右逢源，無入而不自得，其於啓發性靈，開拓萬古，裨益豈淺鮮哉。

歷朝史詩 序 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五臺園錫山識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序二

天下之學，莫要於歷史，伊古以來，通人碩士，無不濡首其中，蓋光陰相續而成古今，其間有人焉，有事焉，已逝之年月，不可搏控，而人事填塞其中，因而以文章載記之，遂能使千秋如旦暮，其生也不可愛惜名譽，力爭上流，爲後人之不忘其事，卽亦不恕其人也，若夫後之人，則又有二說焉，勤心討論，使古之人死而不死，此爲古人者也，束身義禮，更將列其身於歷史，以爲在我後之後之人或者得景仰之資，此爲後人者也，雖然，名者身之災，知道者戒之，當世之名尚不必爭，況身後之名乎，此事固可聽諸自然，至于勤心討論，亦非專爲古人不死計也，蓋吾之意識學術，由是推本焉而已，羣生蚩蚩，朝不計夕，即有所思，思一身之榮悴耳，士而能學，則進于是矣，又有進焉者，一俯仰間，攝萬世于方寸，橫四海而無窮，此則非有掀天揭地之史學，不能如其超超矣，昔之人詮解浩然之氣，以爲必有事焉，說者曰，此日用常行之事也，是固然矣，然而意想之中，亦不可不有事以貫注之，不然者，禪家掃除翳障，乃不免自弄精魂，玩物喪志之說一倡，理學家亦從而和之，君子以爲此中自有斟酌

之道在，不得一概論也，歷史之學，于今最衰，吾嘗求其故而不得也，今世固無程明道呵斥謝上蔡之事，而何治歷史者之寥寥也，君圖先生以政績有聲於天下者二十年，嘗負笈歐羅巴，治彼土工藝之學，亦兼究其文學習俗，回國後，託身政界，無暇更溫故業，乃日取中國之歷史研究之，上下五千年，縱橫七萬里，意氣軒舉，不爲章句曲謹，而持論獨出，往往使專家失步，此固其才氣之高勝使然，然未始非勤力討論之效也，余粗涉四部，所可自信一二者，惟在歷史，求友天下，經學訓詁之師，古文詩歌之彥，儒釋玄解之流，不爲不多，而史學獨尠，返而求之同邑，竟無以逾吾君圖者，此可爲一歎也，君圖從政之餘，好爲小詩，以寫其歷史之議論，余昔撰有序言，已明其旨趣矣，頃編次其平日雜著，分爲數種，滙之一函，大旨不外乎歷史，故余就其重者言之，吾嘗觀陸稼書三魚堂集，有讀通考一題，以爲皇皇大述作也，按目檢後，則僅有二行耳，其言曰，何黃金許之書，皆不可不看，而何文定基所著之學庸發揮，大傳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及文集尤要緊，計四十三字也，豈獨陸公之集有此，宋元以來，別集之似此者多矣，世人少所見多所怪，偶見韓柳遺集，便以爲彙刻詩文

，皆當爾爾，而不知古人天真爛漫，正復不拘，君圖此編庸亦有考核不備，尙屬未定之說，然而如三角堂集讀通考條，我知其決無是也，夫有之尙不足爲病，况乎無之，抑不特無之，且炯炯精鑿，發前人所未發者，固已多矣，文字疏密之間，蓋所不必問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同邑學弟郭象升序

歷朝史詩序二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序三

古之學術，咸領錄於在官之守，職其事者爲史，因官以名學，斯爲史學，苞括範圍至爲恢闊，蓋六經皆史矣，書以紀政治，詩以紀風俗，禮以紀典章，春秋以紀人事，易則紀進化演繹者也，旁及諸子，以紀思想，研幾深微，泛及詞賦，以紀性情，達盡曲致，統政學於一途，以達時代之變遷，以明社會之形狀，或因焉，或革焉，消息而損益之，故國蹉廢事，民無邪心，七鬯不驚，而孚尹旁達，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事之師，所取資者亦多矣，善可法，不善可戒也，芻蕘有昌言，斯蕘非無棄體，明乎得失之迹，此則史之大用也，豈徒注帝王之起居，稽族姓之興滅哉，世之降也，不揆其本原，取史之一二體，尊之曰經，別之曰子集，或踞乎上，或並之肩，史體裂，史學微，宋明之士，榮古而虐今，語涉秦漢以上，則莊嚴如帝天，言大德不許及一眚，眩虛美以味實情，其蔽也誣，近今之世，虐古而媚外，比仲尼于狂且，詆大禹爲異獸，拾卮言以蔑悼史，撫微疵而掩百行，凡事未經外人道及，雖父祖所身歷，亦憍視不敢自信，其失也悖，昔誣而今悖，真象既失，疑障鋒起，國史晦則國性滅，

有識者所深長慮也，印度明玄理，朝鮮富文學，無史以爲之楨幹，亡也忽焉，初猶知所威懾矣，戰勝之國，少施胸膈之術，冥墨而忘所自本，幾何不承倫敦江戶，即先世萬古之朝宗哉，馬君君圖，昌摯友也，近最所著書，都爲一集，出以示昌，部居繁然哉，約略指要，則郭君序言，不外歷史者，是君誠知今日之急務矣，然惟君足以當斯任，他人固未易言也，昔在晚周，士不說學，不殖將落，閔子馬憂之，現世以學爲譏，殆甚曩代，佔畢之儒，拘墟於糟粕之故紙，讀書而不能用，碌碌爲古人役，以自坐廢，誠可嗤鄙，若持此以概天下豪俊之士，甯非常人之過計哉，君則梯航亞歐，宏深學詣，致力革命，與有成勞，服務國家，民元迄今，未嘗少休，英風偉烈，照灼海內外，世無敢以儒緩擬之者舊矣，昌與議政一堂，再越寒暑，見其辯章庶績，機鑒明決，寮案並推手服之，能化古而不囿于陳迹著矣，從政之餘，涉獵往事，以自開益，述先民之有作，詔來者以不忘，登高一呼，聞者興起，知有史則念厥祖，生自尊之心，強愛國之志，斯必有痛神州之陸沉，介介此衷，不忍隨橫流以東盡者，其爲益我國家，寧有量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孟秋徐永昌序於井門

晉城清眞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序四

近代新書羅列滿肆，日出不窮，然取而卒讀一過，非撫拾蕪詞，卽標竊陳言，求如古人之獨抒我性靈，不捨人牙慧者，殆若鳳毛麟角，不可多得，此文運之所以日阨，而國粹之所以日替也，今山西省政府委員，馬先生君圖，博學能文，下筆千言，生平讀書得間，其所著述不下數十種，又手擬晉城崇實學校，獨力樁持，幾二十載，令歲仲春，校內同仁僉請先生出所著書，嘉惠後學，先生遜謝不遑，因先檢其所著讀書索隱，封神傳索隱，白蛇傳索隱三種暨咏歷朝史五絕詩註解千餘首刊爲晉城清眞崇實中學馬氏叢書之一，其文其詩，無不獨具特識，闡發前人所未發，象形等字之索解，關於中西文字來源，尤能鉤抉玄微，洵足爲啓發青年智慧之寶鑰，史遷有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茲編得之矣，尊賢讐校既畢，謹綴數語，用誌景仰。

中華民國紀元二十有二年立秋前一日曹尊賢謹序

歷朝史詩序四



晉城請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序五

歷朝史詩編印之始，馬公君圖即以謙異爲懷，一再囑余亦作一序，以示余之所見，而資閱者諸君之所研討，余與馬公道義相交，數十年如一日，忘形相處，亦已數年於茲，矧此書之問世，關係余處，實足良多，故余雖嘗自信不惟不文，且願終余之生，皆爲學生，（至聖穆海默德有云：「人自坐搖床（籃）時，即須求學，直至去世之日爲止。」意謂，「人須畢生求學。」方足以符真主之使命也。詳見拙譯穆聖之遺教。）而以萬物爲師，（昔蘇來滿（亦譯作所羅門）聖人有云：「蟻智足師。」詳見列聖傳及自助論等書，而余則以萬物爲師，其說詳拙著觀雨浪墨。）以造化萬物者爲純一之真主 Allah (The Creator and Maintainer of the worlds) 「造化萬物及保養衆世界之主。」詳古蘭經第一章第一節之後語，理論事實，仍詳古蘭全經。）然余不敢因噎廢食，失人所望，非吾教律之所特許，是以余於此書樣本問世之初，曾草「歷朝史詩之介紹詞及其內容之簡略的說明。」一文，刊諸篇首，以一吐余之所感想，謬承各界君子表示相當批評，如長安馬希賢先生頻賜眉批，以示獎飾，皆爲余所不敢承受而惟

銘謝之不已也。今者此書正式出版，余適因有種種要公，既須往來於平津滬之間，以爲國家服務，且須預備秋後遊歷天方，朝覲天房，並擬參加耶路撒冷伊斯蘭教世界大會，及作余第三次旅行印度以考察吾宗教之舉，事既繁冗，而時間之分配，又至短促，（余已因公誤印度今年之世界慶福程聖誕大會會期，實深可惜！託靠，天緣有假，後或有補報到之日，以符印度同仁數次歡迎余去列席之盛意也。）且余自今夏始，既須曾在旅行之中，度余生活，舟車之勞，固不能免，公私錯結，尤較平日家居爲甚，益以近來日嘗處於強烈炎熱氣候壓迫之下，而行囊中，携書無幾，故余於此書印成後，再作一序之志，已無實現之可能矣！余不獲已，乃以舊作，稍事整理，復又增入一二短文，即以爲序，且卽用此以代例言而全公私，甚望馬公君圖及我閱者諸君特加海涵，多加指正，則余當與諸君同誦「知感」（詳後）之不盡矣。（以下即爲余舊作之原文，亦卽原文所簡稱之「介紹詞及說明」是也。）

本書爲晉城馬君圖先生所著叢書之一，先生爲紀念手創之晉城清真崇實中學校計，爰將此書，列爲該校叢書之一，將來其他作品，出版有期，均將依此而類推焉。

本書所叙，純爲一有系統之歷史詩，自盤古而民國，一朝一代，一人一事，凡有關治亂者，均以董狐之筆，分別先後，爲詩紀之，自古及今，一氣銜接，無所偏袒，無多中斷，而其見解之新奇，及其立論之正大，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凡此優點，猶爲餘事，讀之不特可以知史，知世，知文，知詩，且可明瞭吾國數千年來之文化與興衰之道，究竟安在？決非帝王家譜之另有發明也。

上古時代，世無文字，凡百簡單，中外皆然，故旣無大事之可紀，而亦無正史之可名，古人對於過去之事，多好圍繞以談經歷，一切神話，一切戰爭，一切洪水猛獸之恐怖，一切可歌可泣之掌故，談者津津有味，聽者娓娓忘倦，所謂「千口相傳爲古」，（詳中國歷史研究法）即世界有史之起原，（若參觀上古的人類，天方古史，及耶教所著之萬事元始等書，尤足起信。）迨文字發明後，由口傳而筆之於書，自茲以往，世乃有史，考世界最古之史篇，在天方各國則有開化史，（詳列聖傳，天方古史，及清真言溯原等書。）在埃及一帶則有亡人書，（詳見拙著西洋大歷史參考書。）此外如荷馬之易利亞德及奧特賽，（詳各種西洋史）印度之梵歌四吠陀，（詳見拙著旅印雜

談)皆爲極有名之世界古史，至在我國，則有詩經一類之書，以爲古史之初有者，(尚書中之堯典，禹貢等篇，雖比詩經中之商頌，大雅，周頌，魯頌等篇爲早，然因其爲東周時人之所追述，而非堯舜時代之當時著作物；且黃帝時代之書契，亦於史學，未可盡信，故皆不能認爲上古史或信史，詳見中國史學及歷史學等書。又西儒蘇士爾 W. E. South 英國牛津大學之漢文教授也，其所著英文中國歷史 A History of China. 中亦認詩經爲我國之古史，惟謂其爲孔子所作，則又誤矣。)世界相同之真正上古史，首爲談話，次爲傳說，再次則爲神話表演而成爲有韻之歌詞，史詩，吾國國情，亦不外此，以吾國論，自史詩發明後，乃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公羊與穀梁傳，世本，及戰國策等書，以爲古史，而正史名，自司馬遷先生出世，而有名之史記，與體裁完備之史書，乃順世界進化程序而告成立，後世之論史者，多不出其範圍，厥功至偉！自是而後，漢書……，資治通鑑……等類史書，乃隨時代之先後，或因體裁之不同，而相率以出世，於是吾國之史，以部計，遂多至二千一百七十四部，以卷計，竟多至三萬七千零四十九卷，(詳見四庫書目)其實若用精細之統計法而共計之，何止數

十百種？何止數十萬卷？故馬先生嘗於著此歷朝史詩之時，對人言曰：「中國史書之多，遠非列強所能夢及，有此多史所留下之教訓，若能好自爲之，善事利用，則西人皆將莫我何，而倭奴雖至狡，更有何可慮哉？」其言固至有理，然余以爲中國史書多留有一最大遺毒，至今猶未改進，即爲一國之元首者，當其創業之時，志行一切，大公無我，虛已待人，尙近似世之賢者，一旦成功之後，凡百言動，大半表示「孤家寡人」，又近似世之惡魔，（其下焉者，更不足論。）彼此先後多用交代式之遺規，互相效法，循環復又循環，迄今猶無已時，中國立國五千年來，多亂少治之弊，未嘗不在乎此，幸望世之當局，宜皆刻骨銘心，竭盡忠貞，奉行古蘭經第四章第五十八節中所命「政府一切言行，必須適合民意。」（大意如此，原文詳見原經及各種註解經。）而其「一切應有典制，尤須政府與民共同商訂，共同遵行。」（詳古蘭經第四二章第三八節，餘多如鯽，請考查古蘭經及各種註解經。）之所訓諭，因其皆爲眞主愛護人羣之仁慈也。穆聖亦云：「一國領袖，乃代眞主而治世者。」「一國元首，志必在民，而不在位。」（尤須始終如一，方符主命，而順民意。）「爾民皆牧羊者。」

天下如有一不得其所者，皆爾衆未盡責之表徵也。」（詳拙譯穆聖之遺教。）凡此所言，雖屬滄海一粟，然我政府諸公祇須永遠力行不肯，仁（眞主尊名之一）慈（眞主尊名之一）而外，不知有他，則中國今日之多難，未始非興邦之機也。

吾國自明以來，訂十七史，爲一部中國之正史，至清乾隆四年，明史告成，又詔增舊唐書舊五代史，而合訂爲二十四史，於是自宋以來，方始有之四史，一增而爲十七史矣，再增而乃爲一部較完備之二十四史矣。（至此外之二十一史等書，因其不爲世所十分重視，故不列入。）由是讀者雖稱便利，然又苦其卷帖浩繁，時間，經濟，環境，精力，均有感受困難之痛！故徒有此好史，而苦無多讀者，事實如此，何可厚非？改革以還，時勢所趨，一般學者，心所謂危，乃有史鑑節要便讀，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綱要，訂續讀史論略，本國史，中國史，國史通略，及歷史擷英等簡明史書之作，以救國民不能讀史之弊，一時士林，雖多稱便，然又嫌其立論陳腐，或人云亦云，或詳略不當，此留心史學者，所引爲一大缺憾也！今馬先生成此創作，則凡以上所云之各難題，而爲經久所不決者，自茲以往，多告解決，其嘉惠士林處，甯有涯哉？

古蘭經中，載有警告麥加人士之文，大意係言古蘭確係降自造化一切世界萬物之主之經，而非詩品一類之人的著作物，尤非以詩紀史紀事之書，（詳古蘭經第二十六章第十一一段自一九二至二二七各節。）惟穆聖之歷史，後人有以亞拉伯文或他種文編成詩體，以紀之者，此蓋取其有韻，以便誦揚之用，而非有其他也。舊約書中，亦有「詩篇」之作，其詩之長，共計一百五十整篇，（詳舊約六四一頁至七二四頁，皆大衛等之作品也。）可見世界兩大宗教之最有名望的兩部大經大典，皆各不同，惟穆聖史與大衛（即達五德聖人名之別譯）等先知以詩紀史紀事之作，究屬難能可貴！所不同者，我穆聖之史詩，則爲後人所作，而大衛等詩篇，則爲彼等之所自作，余於此事，不欲於此，有何論斷，以越範圍，惟知史詩之作，中外各國，既皆甚早，而於宗教，亦不免焉。（各教類此之事，亦多有所不免，恕不盡舉。）

自古以詩紀史之作，本不多覩，其崖略已如前所述，而成一部整個歷朝史詩，則尤向所罕有，年來國家多故，內憂外患，幾無一日或息！國人逃生，尙慮不及，焉有餘力，以從事於研究歷史？更從事於吟咏史詩？然自九一八後，我國名儒如章太炎諸先生

等，皆謂國人如果欲救國難，以挽國運，則非熟讀史書不可，蓋不知古，無以知今，不知已實莫由知人，語雖平淡，實有至理，惟余以爲知史而又兼知詩者，則爲難之更難，而亦要之至要，蓋不知史，則雖生於中國，其人猶夷貊也。若不知詩，則較非洲黑奴，猶嘆不及！（詳見拙著旅印雜談）日人對於文天祥之「正氣歌」。岳武穆之「滿江紅」。歐大任之「三河水」。及明思宗崇禎之賜秦良玉等史詩，不惟善讀，且最善用，故人日強，而我日弱，天演定例，每如是也。近世學子，能讀韋爾斯之世界史綱及歌璇宮史之一類演義式之史詩者，頗有其人，然一問其能道國史之名，而有國史之常識者，則實等於鳳毛麟角！（今之大學生不知周公，中學生不知五霸，及誤認諸葛亮討伐孔明，種種笑話，不一而足，詳北平張醉巧爲章太炎增訂三字經事於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在北平實報上所登之時事打油詩，及余同日主編之山西法令公刊所載山西教育廳第九三三號訓令，其中所言中小學生畢業會考時之種種趣談，尤令人嘆本國史學之亟宜多加以整理，改進，復興，普及之必要也。）若夫詩詞歌賦，一類國粹，則更等閒視之，或竟罔知所以，此救國者，所急應注意之一大事也。今者歷朝史詩，

刊行於世，甚望國人，尤望世之學子，幸勿再以等閒之史之詩目之，則其效果，豈僅在知史與詩哉？

古人作詩，本爲言志（詳見虞書），而其範圍，則不外乎溫柔敦厚（詳見禮記），所謂詩旨，詩教，皆各有其相當之定義也。是故古之天子巡狩，輒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可見詩之有關於國政也，重且大矣！而其由來，亦已久且遠矣！其後列國之士大夫出使朝聘，燕享會盟，莫不歌詩作樂，往來贈答，一時風雅，互相競尚，且或以是預卜休咎而亦有不爽者，則詩之旨之教之重之大之久之遠，不亦彰明較著而有滋人迴溯既往實深欣幸之快感乎？戰國以來，俗尚游說，詩風不盛，世有同慨，漢唐而後，作者雖多，然又徒恃才華，籍抒懷抱，而詩之與國政，日少關係，至於今日，猶有甚者，詩道陵夷，國運不昌，外患之來，雖由內亂，然一考其種種原因之一，得毋即在此乎？亦在此乎？近世國際使節往返，或遇國家重大典禮，雖有奏國樂，唱國歌，呈獻祝詞，致謝答詞之規定與舉行，然不問民疾苦，仍非國民外交之真諦也！馬公君圖有鑒於此，乃始以詩記古之史，評世之事，意在於新文化之潮流中，提倡固有良風美俗，以

期挽回人心，而救國魂，是其苦衷所在，更非平凡詩家之可比擬其萬一矣！深望讀此書者，注重詩旨，實行詩教，以古今之興衰，爲處世之借鑑，自茲以往，吾人須使吾國歷史，日放光明，而永無恥可紀，然後再進一步改造世界，以與舉世同仁共享光榮，各愛爾隣，以期共進於大同之世界，則古蘭經首章首節首句所曉諭之「萬讚歸主，
] All submission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is for Allah, (即吾國人所簡稱之「知感」英文譯法，詳見英國伊斯蘭佈道會發起人凱馬爾努定博士之遺著。)之道，可以實現於今世矣。

吾國歷史學家，對於修史，多主貴有三長，一曰「才」，二曰「學」，三曰「識」，其實三者而外，尙須增一「公」字，乃全其美，而讀史者，亦莫不皆然也。太史公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韓昌黎曰：「紀事者，必提其要。」云云。著者素具此種特長，尤有詩筆第二之稱，乃能本諸歷代正史，參以各種正經正傳，而成此偉大之五言史詩，甚望國人，因此一書，而能引起「知史則明，知詩則雅」(詳見拙著觀兩浪墨)之高尙的思想行動，人人皆合理性，事事乃真摩登，(按摩登 Modern 之原義，

本指「模範」，「合乎時代」而言，決非可妄用爲不足爲人表率之奇怪的「括括叫」Panjandrum也。）蓋必如此，乃能補救吾國今日已至事事幾皆含有若干頹敗之惡現象與遺傳的病症，則愛國者，乃可以愛國矣！

本書所紀史詩，每一時代，多則各以數十首計，少亦各有數首，綜而計之，全書之詩，共約有數千首之多，古詩三千，已羨其多，而嘆爲觀止矣！今者此書，刊行問世，誰謂今人之不若古人哉？

本書所紀之詩，尙多如鯽，因種種經濟計，故擇其要，暫先付梓，閱者諸君，一讀之後，如尙以爲有可取處，則他日再版時，當重新增訂也。

本書每一詩題之下，均各註有簡明紀事，史詩並列，實開吾國歷史學界之新紀錄，惟須有聲明者，此次所註，尙欠詳盡，而其眉批，印刷，裝訂，校對之精，亦將於再版出書時，逐一加以更進之改善也。

本書除歷朝史詩外，尙有附錄數種，茲列如下：（1）雜詩，（2）讀書索隱，（3）封神傳索隱，（4）白蛇傳索隱，其中如（甲）中西文言原屬一貫之新發明，（乙）歷史之別有

考証，(丙)古事之別有發明……等短篇之附載，余甚望馬先生將來皆各編一專書行世，用符古蘭提倡文化以救世界之垂訓也。(真主首對人祖阿丹——亞當——聖人所教導者，爲一切之學識，初降古蘭經時，亦爲「教人以筆，」「教人以其所不知者，」均詳見古蘭經第二章及第九六章，天方古史，及列聖傳。而穆聖遺教中，亦以「學」冠其首，其主張教育之箴言，即以余個人所知者，已共不下數百句之多也。)

馬先生原著之咏清史詩，此後再版時，決改爲晉城清真崇實中學叢書之二，清真要義，教理正論(原名正教理論)等書，則各依次編爲叢書之三之四，此後佳作日多，則其叢書，自亦隨數而日增也。

馬先生善能以歐美之文字與風俗，別用新法，解釋詩經，雅趣百出，實曠難能！余甚望馬先生將來如能再成一部西洋化之詩經，而使滇儒馬復初先生之天方詩經不致專美於前，則幸甚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主日拜後魚腹浦尹光宇初誌於太原之懷聖子寄廬之菜園中，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聚禮拜前謹再誌於春申江上之中央大旅社六樓。

晉城清眞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 (一)

晉城馬駿君圖著

上古

盤古 相傳盤古生於太荒，首出御世，肇開混沌，爲三才首君。

弟兄初御世 神化萬年傳 揭破洪荒日 君臨混沌天

三皇 天皇氏濟滔化俗，始制于文，地皇氏定三辰，分晝夜，至人皇氏，則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攸分。

無爲能治世 草昧說三皇 分野星辰定 蒸民教澤昌

有巢 上古穴居野處，至有巢氏始架木爲巢，糞棄爲衣。

鳥尚棲高樹 人何可野居 教民開穴處 是謂有巢初

燧人 上古民未知熟食，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以教民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

食血茹毛世 那知有割烹 燧人初鑽木 奕世利和羹

歷朝史詩

作一別解亦得
化，詩格尤覺變

女媧伏羲之妹，禱祠神祈而為女媧，因置婚姻行媒，而儷皮為禮之事生焉。

補天能鍊石 搏土竟成人 禮聘婚姻重 儷皮事有因

伏羲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孟河之中，伏羲則之，始畫八卦，造書契，又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厨，故亦曰庖羲氏。

畫卦宣天秘 庖厨自此興 茫茫懷草昧 古聖已多能

神農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民稼穡，以耨耨草木，採百草嘗之，始有醫藥。

五穀伊誰樹 先農萬古聞 更兼嘗藥草 造福壽人羣

黃帝黃帝時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擒殺蚩尤。

涿鹿開征伐 軒轅始用兵 蚩尤擒戮後 神化益昭明

蒼頡蒼頡為黃帝史臣，視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其字成，天雨粟，鬼夜泣。

結繩堪記事 造字豈無人 雨粟天酬巧 何難泣鬼神

詩中說理最難，此乃一拍即合。

大撓古人視花木之開謝，定為春秋，至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指為月建，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造為甲子，後世宗焉。

上下干支配 陰陽定五星 天人成學術 運會寓無形

歧伯歧伯雷公俱黃帝臣，典主醫病，與黃帝更相問難，著素問，靈樞，及藥性炮製等書，五法者，針砭灸按摩及毒藥也。

蒸民多疾病 佐帝立方書 五法誠精奧 醫傳上古初

蚩尤蚩尤首造九治，能作大霧，被黃帝戮於中冀。

既能造九治 爰敢動兵戈 伏誅中冀日 大霧竟如何

帝摯帝摯帝堯，皆少昊金天氏後，其父帝摯，娶竊嘗氏女生摯，娶陳鋒氏女生堯，帝摯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帝堯立，開兄終弟及之例。

廢立諸侯主 金天運已窮 兄終容弟及 殷制此焉同

堯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以授天下，於是以下讓舜，而天下得其利，後世曹莽之流，遂藉之為飾詞。

九男皆不肖 天位竟傳賢 美德非流弊 偏教篡逆遷

曹不有言，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真古人之不料也。

四岳堯以諸侯擁戴得立，及即位七十載，咨四岳，讓位，四岳薦舜可，遂試之，而卒授位焉。

徽光特別。

迎堯天位定 舉舜國家安 佐治憑羣力 偏開霸業端

羲和羲，和，二氏，帝堯命羲和所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

閏餘成歲月 曆象授人時 肇造天文學 羲和百世師

稼穡稷為所稷，其母姜嫄感大人之跡而生稷，教民稼穡，民乃粒食。

稼穡何須教 民非食不生 姜嫄真聖母 有子克勤耕

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

逸居無教化 豈不負生人 克盡司徒職 民知叙五倫

伯益伯益為禹臣，禹崩，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陰，謳歌朝覲者，皆之啟而不之益，曰吾君之子也，啟遂襲位，開家天下之始。

啓已承天位 箕陰又避誰 謳歌歸少主 朝覲復相隨

舊說卓陶以刑
不為天子孫
知乃固其後
也；秦之陶
曲說，要不足
辯高詩。渾言
最。

聖人真情，此
能發之。

皋陶帝堯時，蠻夷番夏，寇賊姦宄，皋陶為理官，堯命作五刑五流之法。

夷夏多奸宄 因時制五刑 漫云為士刻 藉以儆頑冥

垂垂為帝堯共工官，掌百工之事。

絕技造繩矩 流傳後世人 一代神工手 虞廷匠作臣

夔夔生而一足，為帝堯典樂官，蕭韶九成，夔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一足傳聞異 中天典樂官 蕭韶九成日 百獸舞朝端

舜帝舜，瞽叟之子，父頑母嚚弟傲，惟舜克諧以孝，治於家邦，卒受堯禪。

父頑兼弟傲 孝友可回天 若使商均肖 何須再讓賢

瞽叟瞽叟聽象之諧，嘗欲殺舜，使舜完廩，則捐其階而焚廩，使舜浚井，則從而揜之，然舜皆不死，及為天子，猶封象於有庠，以盡友愛之情焉。

但期能殺舜 豈料竟為君 有庠淪荒裔 杯羹豈共分

歷朝史詩

五

象象處心積慮，常欲殺舜。

趣甚。

兄弟雖同母 爲君不足榮 當年如殺舜 甘願一生窮

娥皇女英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克盡婦道，舜既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二女哀痛，沒於江湖，後人立二妃廟于黃陵山上，名曰黃陵廟。

蒼梧巡狩日 兩后已高年 寂寞黃陵廟 猶然貌若仙

八元八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八愷，內平外成，百揆時敘，合禹稷契皋陶伯益等爲二十二人。

元愷皆才子 登庸佐聖功 堯廷賢濟濟 二十二人同

四凶四凶者，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也。舜臣堯，流放竄殛四凶，而天下咸服。

不才已無用 况復四凶名 竄殛兼流放 虞廷庶政新

丹朱商均舜之子商均亦不肖，皆不足以及君臨天下，故堯禪舜，而舜禪禹。

萬機大難事 終日苦勞神 不屑爲天子 區區肯讓人

宋代經師已發此論，顧氏曰此知錄亦言之，只用二十字，包括已足，使人李翠玉讚詩，人失步。

語意亦微亦顯
問，正以顯微之
見其妙。

聞言忙洗耳 帝位等鴻毛 水污牛不飲 非是自鳴高

巢父許由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不受，讓許由，由不欲聞，洗耳於潁水濱，巢父見而問知其故，乃曰，吾欲飲牛，污吾牛口，遂牽牛上流飲之。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二)

夏商

夏禹禹平水土八年在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百姓安居，禹崩，其子啟賢，襲其位。

八年平水土 萬姓奠安居 有子家天下 還如揖讓初

浩氣流行。

少康夏至帝相為澆所滅，帝相之后緡，歸於有仍，生少康焉。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布德收衆，遂滅澆豷，復禹舊績，號稱中興。

率師纔一旅 夏業已中興 誰敢干天位 吾君在有仍

孔甲帝不降之子，淫亂德衰，桀龍二，忽言於帝庭曰，余，桀之二君，遂卜請其釁而檳滅之，及周幽王發檳，化為玄黿，後宮童妾，遭之而孕，生女，後為褒姒。

參龍龍不去 夏德已堪知 龍燄空蓄得 反覺貨居奇

桀龍妹喜，湯遂滅夏，代為天子，國號曰商。

豈惟荒女色 更復翦忠良 夏鼎如何革 皇天眷有商

事見國語，蓋
夏時所著，而
禍發於周幽王
也。

。屈原天問，頗為有扈叫屈也。

有扈氏

夏正建寅，啟承禹位，有扈氏不服，啟遂伐而滅之，屈原天問篇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意有所不平也。

建寅天下奉

有扈獨徬徨

天問聊翻案

如何取滅亡

羿羿以善射聞，帝相時，適夏之衰，因夏民以代夏政，遂篡帝相位，後人號曰帝羿，有窮氏，羿嘗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而食之，奔月宮，化為蟾蜍。

既與嫦娥偶

蟾蜍亦可為

當年雖善射

夏鼎卒難移

靡靡為夏臣，當少康之在宥，靡自有竊，收二國之燼，以滅澠而立少康，夏之中興，靡力多焉。

收衆誅寒泥

中興賴一臣

雲臺諸將相

孰可與之倫

關龍逢，桀為長夜之飲，龍逢常引黃圖以諫，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

遭君如夏桀

孰敢直言陳

獨有龍逢氏

當廷觸逆鱗

妹喜湯敗桀于鹿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

色荒猶未竟

國影已成泡

天生妖麗質

送桀到南巢

歷朝史詩

九

商湯

湯既滅夏，時有七年之旱，太史占之，當以人禱，湯乃剪髮斷爪，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訖，大雨數

千里。

一征亡夏日 六事格天神 肯向桑林下 犧牲獨自陳

太甲

成湯之嫡長孫也，既立三年，暴虐亂德，不遵湯法，伊尹為相，放之於桐，宮，居桐三年，悔過反善，伊尹復奉迎之為帝，諸侯咸服，百姓以寧，褒稱太宗焉。後之攝政遷君者，如王

莽等，皆援伊尹為口實，但無伊尹之志，則不可也。

昌邑能遷善 阿衡克有終 太甲如逢莽 將教老死桐

太戊

太甲孫，以伊陟為相，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棊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商復興，稱中宗。

妖祥從古有 不足累賢明 但使勤修德 何憂鬼目生

祖乙

河澶甲之子，用巫賢為相，殷室復興。

商王能立德 佐治賴巫賢 政令諸侯服 休明豈偶然

詩法自在。

盤庚帝陽甲之子，時商都河北，盤庚渡河南遷殷，復居湯之故居亳地，而民咨怨，不欲徙盤庚，盤庚諭以先王法則可修，舍而不勉，何以成德？遂徙治亳，諸侯來朝，殷道復興。

遷殷原國事 尚欲得民情 不忘先王法 終稱有道君

武丁帝小乙之子，思復興殷，夜夢良弼，得傳說於版築之間，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雉雉，武丁懼，祖已訓王修政行德，天下咸懼，武丁崩，廟號高宗。

高宗崇治道 夢寐尚求賢 一雉何須怪 人心可格天

武乙帝庚丁之子，荒淫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後獵於河涓，遇暴雷震死。

既已為天子 如何敢射天 區區不予界 震死亦當然

紂帝辛曰紂，好酒淫樂，為長夜之飲，韓非子謂須史行樂，而忘其身，武王伐紂滅之，國號曰周。

須臾行樂事 竟至忘終身 暴虐荒淫主 如何可御民

武庚紂子，武王滅紂，封武庚于祿父，以續殷祀，洎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於是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不甘君父死 豈願作周臣 耿耿愚忠孝 留傳漫失真

歷朝史詩

用楚靈王投龜
斷天事，謂震
死則奪其位也

伊尹伊尹初欲于湯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肯往仕湯。

小試安天下 何妨例割烹 商王如不遇 寧老有莘耕

仲虺湯既放桀南巢，桀有悔德，曰：予恐來世以余為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作誥，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我王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口實終難免 逢迎是老臣 不有虺之誥 何來勸進人

傳說傳說於是以所夢求之，果得說於樽險中，載之後車，舉以為相，殷室復興。

朝廷如不用 版築亦堪居 一入明王夢 終教載後車

祖伊祖伊紂臣，及西伯得專征伐，伐仇國滅之，祖伊獨恐，奔告於紂，勸王醒悟，勿自棄絕天命，奈紂淫虐不反，以有命在天，忠言不聽。

西伯專征伐 知幾有祖伊 孤臣如一木 大厦勢難支

師涓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大聚樂，戲於沙丘，禮，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之水出焉。

先王之作樂 用以激人情 莫來桑濮地 聽唱此新聲

字字古健。

東晉古文所以可鄙。

商容 商容，殷室老臣，爲紂大夫，以直諫被貶，後武王伐紂，表其閭。

特表式閭敬 猶知念蓋臣 獨夫何贖贖 棄此老成人

膠鬲 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膠鬲販魚鹽中得之，舉以爲臣，秦呂不韋爲陽翟大賈，嘗約邯鄲姬，有娠，獻之莊襄王，曰：此奇貨可居也；後生子政，即始皇也。

魯用倒八之筆破，故能一磕即

當年身未達 亦祇利魚鹽 試看邯鄲賈 居奇尙不嫌

微子 微子紂同母庶兄，爲紂卿士，紂淫亂，數諫不聽，作誥父師少師，遂去之，後周公誅武庚，以微子代殷後，封于宋，微子來見祖廟，周以客禮待之，詩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即

詠此也。

本是天潢胄 君王不足謀 傷心離故國 白馬客成周

其馬，詩也，人爲白其馬，詩也，人爲白馬詩曰，詠趙，故心

箕子 箕子紂諸父，紂無道，箕子諫而不聽，伴狂爲奴，周武王克商，釋其囚，訪以天道，陳洪範九疇，乃封之朝鮮，而不臣，後朝周，過商故墟，作麥秀之詩，以寄感慨，聞者流涕。

亂邦居不得 姑且託佯狂 麥秀悲歌作 陳疇說武王

比干 比干紂諸父，紂淫亂不止，比干犯顏直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觀其心。

歷朝史詩

聖人國之寶 竟不免剖心 苦口疏良藥 安能下砭鍼

崇侯

紂以西伯昌九侯鄂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辯之，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昌，後文王伐崇，此爲張本。

諂諛王所好 偏有一崇侯 勸紂囚西伯 臨崇已伏仇

鄂侯

事見崇侯。

直諫賢臣事 誰能作面諛 一朝身先醢 累及九侯誅

鬼侯

鬼侯即九侯，事見崇侯。

鬼侯何罪死 有女不知淫 夏桀今重出 忠良更痛心

費仲

爲紂嬖臣，寵幸無比，儼若頑童，春秋時，衛靈公之嬖大夫彌子瑕，嘗從游果園，食桃而甘，以半啜君，公曰，愛我哉，及色衰而愛亦弛，遂被黜。

小人無恥極 竟自作頑童 餘桃分得否 永啓嬖臣風

臨崇二字見毛詩，即文王伐崇事。

飛廉惡來

惡來飛廉子，父子二人，俱以材力事紂，趨掛纒給，極逢迎之。能事，人盡以惡稱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佞臣無遠識

其罪在逢君

下流歸衆惡

半爲二人文

妲己

妲己，有蘇氏女，紂嬖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武王滅紂，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

區區茲弱質

竟至滅殷商

尤物人多惑

先王戒色荒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三)

周

公劉

公劉述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民賴其處，百姓懷之，多徙而往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與民同好貨

後世述公劉

食足兼兵足

終能大有周

大王

大王曰古公亶父，居豳，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狄人欲得其土地財物，攻之不已，大王乃去豳，避于岐下，豳人舉國歸之，于是大王乃營城築邑，立官

分職，遂開有周之基。

避狄岐山下

何心計翦商

仁人終得衆

天命眷西方

泰伯仲雍

大王有子三人，長大伯，次仲雍，次季履，季履生子昌，有聖瑞，大王欲立季履以傳昌，泰伯仲雍知其意，乃偕亡，逃至荊蠻，以讓季履。

敵屣儲君位

荆蠻遠可逃

難兄亦難弟

美德古今高

王季

泰伯仲雍，既逃荆蠻，季履遂得立，是曰王季，王季修大王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王季卒，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諸侯以此來歸，

遂代商而啟
周室也。

弟兄皆遜讓 繼續大周疆 有子承天命 終能代有商

文王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孔子謂周之德，可稱至德也已。

約略殷天下 三分有二分 臣心終不改 千古聖周文

武王武王伐紂，東觀兵至于盟津，載文王木主，自稱奉父命以伐，不敢自專，及克商，紂自焚死，武王以劍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

誓師載木主 不敢後天時 終見獨夫首 高懸太白旗

成王康王周至成康，紹文武遺緒，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者四十年。

紹承文武道 兩世聖明君 海內臻刑措 良堪副守文

昭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至于漢，舟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船解，王崩江上。

成康猶未遠 周道已衰泯 莫說膠舟事 何從問水濱

穆王穆王年五十始即位，遠征犬戎，燹武觀兵，又乘八駿馬，巡行天下，流連忘返。

君王勤遠略 耀武重觀兵 奏凱歸來日 蕭蕭八駿鳴

誤摸人。

孝王非子善養馬，孝王召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盩氏祀，後為秦國。

養馬何關要 偏膺列土封 八百周家鼎 從茲已兆凶

夷王周至夷王，王室衰微，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尊卑亡矣。

天王堂上覲 豈僅重觀瞻 尊卑原定制 何自損威嚴

厲王厲王好利，用榮夷公以專利，王多行暴虐。國人謗王，于是得衛巫，使監謗者，召公諫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終於一決，王不聽，後國人襲王，流王子於流。

衛巫能弭謗 專利有榮公 防川終一決 黃屋道何窮

共和厲王流於彘，周公召公代攝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公乃立太子釁為王，是曰宣王。

紀元新庶政 時已號共和 廿八年朝局 雙雙柄太阿

宣王宣王立，修政行仁，諸侯復宗周，其後則僭勤荒淫，十二年不修籍于千畝，三十九年料民於太原，又無辜殺杜伯，後三年見杜伯衣朱衣，操朱弓，射王折脊而死。

中興才幾日 竟輟籍田耕 吉日車攻罷 朱弓白馬迎

幽王廢申侯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後犬戎攻王，王舉烽火，諸侯兵莫至，遂殺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

嗣君無過廢 更以妾為妻 一日遭戎難 宗周不復西

平王平王東遷洛邑，是為東周，晉文鄭武秦襄，夾輔王室，王感其功，勞資有差，並封秦襄公為諸侯，賜以歧西之地，秦自此始大，而王室微矣。

失計東遷洛 封功始大秦 衰周難再振 王道此沈淪

桓王周至東遷以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王伐鄭，戰于繻葛，師敗，王傷，而天子威令益不行矣。

禮樂行征伐 於今付渺茫 忽驚繻葛戰 飛矢欲擒王

惠王襄王齊桓晉文尊周攘夷，相繼稱霸，周太叔帶通于狄后，襄王黜之，帶及其黨頹叔，遂作亂，以狄師攻王，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殺叔帶。

晉齊相繼伯 號召說勤王 帶頹同挂禍 國已繫苞桑

悼王敬王

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復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敬王不得入，晉率諸侯凡三入

而後定。

庶長爭相立

王朝弑逆尋

晉繼文公志

諸侯肯惠臨

哀王思王考王

三王皆定王子，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去疾，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

，禍亂相尋，諸侯無復能勤王者。

奪位相殘殺

朝廷已不綱

當年衆侯伯

誰復再勤王

威烈王

威烈王二十三年，封韓趙魏為諸侯，周室益衰，尊卑名分，自此蕩然。

王綱雖已墜

名分幸猶存

一自封三晉

天威不復尊

顯王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行，已自僭於諸侯，顯王時，秦國獨強，王齕致文武胙于秦，並賀秦，秦惠王始稱王，其後諸侯亦皆稱王。

五百興王運

成周已覆顛

致秦文武胙

殘局翼長延

赧王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雖有天子名號，而實爲諸侯侯

鐵，管夫，劍
草刀座也。

莫笑臺高築 君王負債多 甘心遷九鼎 猶受竊鉄訛

東周桓公東西周分治，西周王城在河南，東周成周，即洛陽也，東周百里，不敵列侯，至秦莊襄王，東西周皆滅於秦。

河南受封後 又有一東周 百里雖稱大 猶難敵列侯

虞芮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見耕者讓畔，行者讓道，未見西伯，皆自慙，相讓而去。

西周質成後 從此重交鄰 莫說爭田事 吾儕是小人

密康公密康公從周共王游于涇上，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女三爲祭，尤物也，必致之王，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

同時三女至 尤物又何加 母言偏不用 終見破邦家

太公佐文武滅紂，著有六韜三略，相傳太公封神，則屬之神話矣。

興周佐文武 韜略獨稱長 伐紂功雖異 封神太渺茫

周公

武王有疾，公乃告于太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匣中，成王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誅殺管蔡，避居東都，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乃逆爲歸。

滅親誅管蔡 大義繼丕承 流言何以息 風雨啓金縢

召公

文王遷豐，分岐周故地爲周二公采邑，召地在陝南，召公布德諸侯，循行南國，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孜孜崇治道 分陝克勤功 甘棠遺澤在 千古播仁風

太顛閔天散宜生

紂囚西伯妻里，太顛之屬，乃求有莘氏美女馬奇珍，獻紂以贖西伯，紂乃赦西伯，並賜之斧鉞，使專征伐。

美女兼珍異 能教獨夫愚 吾君如贖得 何愛此區區

伯夷考

文王長子，質於商，爲紂御，紂囚文王于羑里。烹以爲羹，賜文王。

父囚如可脫 身願質於商 豈知頌羑里 七尺作羹湯

管叔蔡叔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而二叔以武庚叛，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

宗周何可畔 頑梗等殷民 殺身猶不悔 直欲作商臣

召公(厲王時)厲王流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之，太子竟得脫，後為宣王。

嗣君如可救 何惜此豚兒 對王終不怨 方寸獨天知

虢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幽王以為卿，國人皆怨。

為王卿士者 豈可自卑污 佞巧能招禍 終遭異族屠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因互讓國而逃，孔子稱其求仁得仁，武王伐商，夷齊扣馬而諫，後恥食周粟，作採薇歌，登首陽山，不食而死。

豈但求仁得 猶然諫伐商 採薇歌已矣 憑弔首山陽

姜嫄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立其母，遂感而生棄，是為后稷，為周之祖，又簡狄吞鳳卵而生契，為商之祖，皆始生之祥，開一朝之基業也。

履迹能生棄 天將大有周 遠同玄鳥事 祥瑞炳千秋

太任文王母，有身後，不視惡色，不聽惡聲，出言不做，詩大雅太似嗣徽音，則百斯男。太姒文王妃，太任太姒皆賢母也，後漢陸績之母，割肉必方正，亦生賢子。

正身重胎教 坤道萬年傳 誰可徽音嗣 爭稱陸母賢

后妃幽雅詩三百首篇，美文王后妃太似，幽嫺貞靜，能不妒嫉，化洽周南也。

后妃能不妒 雅化洽周南 聖德誰堪比 關雎作美談

姜后宣王妃，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言于王曰，妾不才，使君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王感動，遂勤於政事，惜其不終！

脫珥傳姜后 中宮裨益多 君王如納諫 何慮壓弧歌

申后幽王嬖愛褒姒，廢申后，並去太子宜臼，申后申侯之女也，申侯怒，與犬戎攻王，略取周賂，自是戎夷偪處，周宣東遷。

椒房恩寵重 忿不顧君親 揖盜開門戶 甘心作亂臣

褒姒夏后之褒，二神龍止于庭，乃請其糝藏之，夏亡，傳此器殷周，莫敢發，至厲王發而觀之，流于庭，化為玄菟，後宮童妾，遭之而孕，無夫生子，是為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舉

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龍縈傳有夏 竟至禍延周 驪山熄烽火 一笑了諸侯

周—魯

魯公伯禽周公子，封於魯，之國三年而後報政；是時太公亦封於齊，之國五月而報政，周公歎魯報政之遲，曰：「魯後世，必北而事齊。」

報政三年後 臨民已失中 强齊能弱魯 言竟應周公

魯桓公公娶于齊為夫人，公如齊，夫人從行，齊襄公通焉，公怒，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死於車。

諸侯修好禮 何必小君從 饋饋車中事 人云報隱公

魯莊公公築臺臨黨氏，見孟氏女說之，割臂而盟，立為夫人，生子斑，公弟三，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公無適嗣，或欲立弟，或欲立子，魯因此內亂，慶父後為孟孫氏，叔牙後

為叔孫氏，季友後為季孫氏，是為魯之三家。

築臺臨黨氏 魯難始萌芽 他年除慶父 公室逮三家

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居喪不戚，臨葬三易衰，時季氏專橫，臧邾氏諸臣，強公以伐季平子，遂入季氏，孟叔二氏救季氏，公之士衆，皆釋甲而罷，公遂出奔乾侯，卒于外。

衰服猶三易 童心尙未灰 討逆同兒戲 乾侯竟不回

季文子

名行父，歷相宣成襄三君，家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人稱其忠，惟魯已失政，政在大夫，三家專權，季氏最強。

一世清廉著

三朝相位尊

如何成廢立

移政入私門

孔子

脩春秋以厲王法，後人稱爲素王，孔子亦自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生水精子

聖德繼衰周

斯文猶未喪

王道在春秋

孟子

孟子七篇，講道德，說仁義。

七雄尙爭戰

王道誰能傳

栖栖孟夫子

仁義一身肩

隨簡而當，此之謂大筆。

顏回

孔門弟子。以回爲好學，在陋巷，亦不改其樂，年三十二而卒。

安貧能樂道

陋巷亦甘居

孔門稱好學

短命奈何如

曾參

孔子稱「參也魯」，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日以三事省身，爲人謀以忠，與朋友交以信，得師傳而時習，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曾子曰：「曾參殺人，生疑，曾參實不殺人也。」

三言之而始信，以喻證多。

休云參也魯 一貫得傳薪 日日身三省 何嘗敢殺人

仲由 字子路，衛貧賤與孔裡作亂，欲逐出公軻而立，賁賤時子路為孔裡之邑宰，聞之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遂入城，造賁賤，賁賤與孔裡登臺，乃使人擊子路，斷其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宮門今已閉 危局孰能擎 好勇終無用 徒教痛結纓

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獻齊遂邑之地以和，後齊桓公與魯會盟于柯，既盟于壇上，曹沫劫齊桓公，許盡歸魯之侵地而盟。

登壇憑劍術 三敗劫齊侯 魯地何能返 桓公不效尤

慶父 莊公卒，子斑立，慶父殺斑而立開，慶父與哀姜通，魯人惡之，欲誅之，慶父奔莒，魯人求之，慶父歸，欲殺之，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

能使邦家難 重重疊疊來 貫滿天將報 奚斯哭泣纒

襄仲 文公卒，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倓，是為宣公，子惡及視之母，齊女也，曰哀姜，大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

擅權逆天道 立庶弑儲君 魯市魚軒過 哀聲孰忍聞

真滿二字見碎
非子，後人因碎
有惡滿，實盈語
兼，共實本文不
嫌惡字。

陽虎事季平子，專政，欲去三桓，事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鄆陽關以叛，魯師伐之，奔齊，復奔晉。

家臣從政久 日漸見凶頑 大弓同寶玉 一度出陽關

周一齊

齊襄公魯桓公與夫人如齊，夫人襄公女弟也，襄公通焉，桓公怒，公使彭生拉死桓公車中，魯人責之，遂殺彭生，後公游于姑棼，見麇，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墜車傷足，反而遇

弑。

蔑禮淫同出 陰謀害魯侯 姑棼游獵日 麇鬼竟尋仇

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皆蕭者之事，又伐楚，責其不貢苞茅，會諸侯于葵丘，以修盟好，桓公由是稱霸。

存邢更封衛 首出倡尊周 苞茅何得入 霸業尙葵邱

齊懿公昭公子，昭公卒，子舍立為君，公弑之而自立，又嘗斷丙戎之父足，奪邢職之妻，二人怨公，公游申池，二人弑公車上，棄屍竹中而亡去。

弑君而自立 斷足奪人妻 申池修舊怨 魂滯竹林西

第三句本公羊
傳成元年。

齊頃公

齊使卻克于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駭，夫人笑之，卻克怒，歸晉請伐齊，遂會魯衛諸侯師，戰于安革，齊師敗績。

內外嚴帷薄

夫人笑客何

蹄閭移日語

平地起風波

齊莊公

齊棠公死，崔杼弔焉，見棠姜美，取之，莊公通焉，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杼怒，遂弑莊公。

萬惡淫爲首

怡情自殺身

崔冠崔氏戴

安可賜他人

齊景公

公欲用孔子，封以尼谿田，晏嬰沮之，竟不得用，齊傳至康公田和，代有齊國，列爲諸侯。

孔子終難用

惟因信晏嬰

未知處田氏

何補失民情

齊簡公

田成子專政，公有寵觀止，亦使爲政，御鞅言公曰，「田觀擇一用之，不可並也，」公不聽，後竟亂，民有采芑之歌，以諷，政歸田氏，田常弑簡公，公曰，「余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

此。言，不及

兩雄難並立

悔不用鞅言

采芑歌已徧

猶自對金罇

陳公子完

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奔齊，爲齊卿，八世至陳恒，代有齊國，初公子完娶懿氏，懿氏占之吉，有五世其昌語。

歷朝史詩

二九

矯矯陳公子 為齊羈旅臣 五世其昌後 天生竊國人

齊太公田和 齊康公十九年，田和封為諸侯，和遷康公于海濱，康公卒，呂氏遂絕。

國家多變故 君弱復誰憐 竟有周天子 封侯呂易田

齊威王 即位九年不治，時即樂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至，于是封即樂大夫，而烹阿大夫，一國震驚，並起兵擊諸侯，恢復失地，駟忌子以鼓琴說王，語厲治道，用忌子為相，

齊國大治。

論功封即墨 行法殺阿臣 國治諸侯懼 聽琴賴有人

齊潛王 秦以稱帝約王，王不稱帝，伐宋出其君，威震諸侯，諸侯懼，合謀伐齊，燕將樂毅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玉器，王出奔衛，王不遜，衛人侵之，又走莒，被淖齒弑。

速盟分桀宋 無力禦強燕 出奔猶不遜 身與國同捐

齊王建 君王后，王建母也，佐王治齊，國內無事，及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受賓客計，不助五國攻秦，不修戰備，以故秦得滅齊，遷王建于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任建共

也。者客也。

不助攻秦國 君王后已亡 誤聽賓客計 松柏共蒼蒼

管仲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齊凡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有一。

管氏當年死 衣裳會不成 桓公雖智勇 無術服蠻荆

易牙豎靡開方 三人皆有寵于桓公，欲重用，管仲告以不可，管仲卒，桓公卒用之，齊由此大亂。

由來奸慝者 舉止背常情 仲父如還在 三奴亂豈成

齊慶封 與崔杼謀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杼之子私門，慶封乘機盡誅杼族，而杼亦自殺，景公謀誅封，封奔魯，又奔吳，吳與之朱方，封聚族而居，富于其舊，後楚靈王伐吳，拔朱

方，得封殺之。

同謀成弑逆 崔氏反遭屠 朱方非樂土 卒被楚靈誅

晏嬰 字平仲，事靈公莊公，相景公，節儉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名顯諸侯，家語載，孔子嘗短嬰于景公前，云：「嬰事三君，必有三心。」嬰知之，以告景公，云：

「臣惟一心，能事三君。」

歷事靈莊景 三君本一心 身家崇節儉 禮教作官箴

淳于髡 齊人，博聞強說，慕晏嬰之為人，初見梁惠王，以王志不專，無所言，後見王，一語連三日三夜不倦，王欲待以卿相，髡謝去，終身不仕。

相位非臣願 私心慕晏嬰 語連二日夜 竟使惠王驚

荀子 趙人，三為齊祭酒，齊人讒卿，卿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因家焉。卿嫉濁世之政，人情澆醜，倡言「人性惡，其善者偽也，」與孟子言性善雖不同，而其旨歸則一。

昔年齊祭酒 作令到蘭陵 故言人性惡 藉令善心增

鄒衍 觀陰陽消息之理，而作怪迂之談，其言闊大不經，以為儒者所謂中國，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共有九，其外乃天地之際焉。

神州當有九 立論直空羣 偌大中華地 才居八一分

穰苴 田完之苗裔，晏嬰薦苴于齊景公為將軍，捍燕晉之師，苴出發，請一貴臣為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且日中會于軍門，賈後期至，即斬賈以徇，于是軍威大振，燕晉之師不戰而退，盡得所亡故地，尊為大司馬，其後倣其用兵之法，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司馬行軍法 先從一幸臣 兵書誰論次 遺策子孫因

脫開說去，何等超逸！

孫臏孫武之後，齊威王以田忌爲將，孫子爲師，伐魏以救韓，孫子居轎車中，坐爲計謀，使齊軍入魏地，遂日滅竈以疑敵，孫子度魏師素常至馬陵，乃夾道而伏，舉火爲號，果大敗魏師于

馬陵，死其將龐涓，孫子由此顯名，世傳其兵法。

滅竈堪疑敵 車中獨建勳 初宵馬陵道 果蹶上將軍

吳起魯欲將吳起攻齊，起妻齊女也，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明不與齊，魯以爲將，攻齊大破之，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初仕魏不得志，後相楚大強其國。

殺妻吮士卒 魏振楚重強 餘術蘇秦襲 誅仇服智囊

田單燕使樂毅伐齊，惟當即墨二城不下，即墨推田單爲將軍拒燕，反間樂毅，燕以騎劫代毅，單見燕軍懼，夜以火牛攻之，燕師大敗，盡復齊七十餘城，迎齊襄王子莒而立之，封安平君。

即墨孤城在 將軍志未灰 火牛能敵敵 騎劫是庸才

魯仲連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游于趙，秦圍趙急，魏使辛垣衍于趙，請帝秦，仲連義不許，見衍曰：「彼即肆然爲帝，連惟有蹈東海而死耳！」秦軍爲卻。

西秦如可帝 六國孰能存 區區三寸舌 獨願說周尊

田橫韓信虜齊王廣，橫自立爲王，高帝立，橫與其徒五百人，居海島中，帝使人召之，橫往，未至三十里自殺，帝以王禮葬之，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皆自殺。

齊破甘同死 君臣盡殺身 秦國諸降將 誰如五百人

周——宋

宋宣公 有太子曰與夷，弟曰和，公病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宋自後頻亂，國以不寧者十世。

一時崇友讓 十世亂相尋 早知天所棄 曷若凜霜冰

宋殤公孔父嘉 華父督見孔父嘉妻美好，欲取之，乃宣言於國曰：「殤公即位，十年而十戰，民苦不堪，皆孔父嘉為之。」于是殺孔父嘉，而取其妻，殤公怒，

遂弑殤公。

天和干不得 禍自艷妻招 宋殤尤昧昧 身弑怨難消

宋潛公南宮萬 宋伐魯，戰于乘丘，宋南宮萬被虜，宋人請之歸，潛公與萬獵，爭勝，公辱之曰：「汝魯虜也。」萬有力，殺公子蒙澤，後宋人亦醜萬。

君子慎顰笑 如何可忽乎 一語齊囚戲 終教兩敗俱

宋襄公 楚伐宋，宋襄公禦之，戰于泓，宋師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不擊，既濟而未成列，又不擊，既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國人咎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

不成列，一以此世人笑襄公之愚，戰國時有徐偃王者，務行仁義，而亡其國，亦宋襄之流也。

不鼓不成列 一戰而傷股 仁義似偃王 宋襄真不武

宋康王 即王偃，嘗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婦酒，羣臣諫者，輒射之，當時號曰桀宋，立四十七年，齊魏楚伐宋滅之，而三分有其地，宋亡。

荒淫追夏桀 盛血射皇天 悲歌烏鵲日 正是宋亡年

公子目夷 宋襄公欲為盟主，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于是會盟諸侯于孟，楚人執襄公，旋釋之，後楚復伐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請擊之，既濟未陣，目夷又請擊之，皆不聽，宋師大敗。

訛言公辱國 不受楚人箝 登陣三兩語 學步有子謙

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華元夜乘間逃歸，初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故敗，華元歸巡城，功城者歌曰，「于思于思，去之，不與辨。」華元棄甲復來。

華元棄甲復來。一華元去之，不與辨。

御人一為政 舉國唱于蠶 亡羊牢可補 夜自楚軍回

墨子

名翟，仕宋為大夫，倡「兼愛尚同」之說，孟子謂其「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嘗百舍重

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棧盡，而墨子之守固無餘，楚卒無以攻宋。

不辭重繭苦

來止楚人師

救宋關兼愛

公輸技莫施

楊子

名朱，字子居，謂「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其說戰國時盛行，時人目為「為我。」

人生難滿百

為我亦良謀

利害權輕重

何須作馬牛

周——衛

衛武公

初康叔封于衛，周公懼其年少，作梓材康誥酒誥以命之，康叔奉之唯謹，及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晚年作抑詩以自儆，衛人美其德，頌淇奥蓁竹之詩稱讚之。

克修康叔政

不敢忘梓材

髦年猶自儆

蓁竹頌聲來

衛州吁

莊公子，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大夫石碯諫公教以義方，公不能聽，而石碯之子厚，與州吁同游，碯禁之不可，莊公卒，桓公立，立十六年，州吁弑桓公而自立，衛人不附州

吁，遂殺之，石碯亦使人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

州吁變人子 生小好兵戎 滅親成大義 石碯奏膚功

衛宣公 絜庶母夷姜，生太子伋，為伋娶于齊，聞美而自取之，曰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

以先，盜殺之，伋至，盜又殺之，國人傷之，為作二子乘舟詩以諷之。

君昏多失德 淫亂誤宣姜 莫誦乘舟句 堪為孝友傷

衛懿公 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發兵，兵或叛之曰，「君好鶴，可令鶴戰。」狄遂入衛，殺公，剖其肝，有臣弘演，哭公，自剖其肝，納于公腹，殉焉。

國破身難免 哀哉鶴駕軒 納肝徒效死 無補故君昏

衛文公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身自勞與民同苦，復興衛，國人悅之，作定之方中詩以美之，公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後至成公，晉伐衛，分其地與宋，即

責其前無禮也。

星言歌風駕 勤儉率其民 晉兵何以至 不禮出亡人

衛靈公 襄公子，襄公有感姜，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及生果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乃立為嗣，是為靈公。

立君憑一夢 猶曰置于天 國難相將至 元公未足賢

三八

衛蒯聩 靈公子，靈公夫人南子，怨蒯聩，欲殺之，蒯奔晉，適趙氏，靈公卒，蒯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蒯欲入立，趙簡子送之，並却孔悝，弼與盟，出公出奔，蒯竟得立，是為莊公

，莊公之立，本由晉趙氏，立而背晉，三年，晉伐衛，衛人復出莊公，其後衛亂不已。

父子君臣道 於今掃地完 歸來憑趙孟 能得幾時安

衛甯俞 甯武子也，晉伐衛，衛威公出奔楚，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守國，繼晉人復衛侯之國，衛侯之前驛誤殺叔武，元咺奔晉，與衛侯訟，衛侯不勝，因殺衛侯之輔臣，甯俞亦其一，

謂其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設諸深室，俞藏納菜羹以待之，晉使醫就衛侯，俞賂醫，使薄其醜，不死，後卒釋衛侯歸，孔子稱「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

不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能在危邦處 其愚豈等閒 橐籥躬盡職 卒致衛君還

孫林父 孫文子也，衛獻公約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公不釋冠與言，二子怒，孫文子之子，數侍公飲，使樂師歌巧言之卒章，欲以怒文子以報公

聘，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而甯公立，封孫文子子宿，吳季扎歷聘上國，過宿，文子為擊磬曰：不樂，晉大悲，使衛亂乃此矣。

巧言歌未竟 一怒逐君王 擊磬悲聲作 流亡兆履霜

蘧瑗 字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駢駢，至闕而止，夫人曰：「此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君子不為冥冥墮行，伯玉賢大夫也，是以知之。」

五十年前事 知非始釋然 雖居無道國 當世尙稱賢

子貢 孔子稱子貢能貨殖，億則屢中，孔門之徒以子貢為富，齊田常作亂，欲伐魯，孔子使子貢往說吳出師，敵齊以存魯，越因以弱，十年之間，諸侯有變。

說吳齊患滅 拯溺仲由賢 休誇能貨殖 何却贖人錢

周——鄭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愛之，詠緇衣詩以美之，初桓公封于鄭，居維東，地近虢郟，虢郟之民多歸之。

司徒仁政著 民為詠緇衣 就封臨虢郟 漸見衆心歸

鄭莊公 弟曰共叔段，兄弟不相能，克段於鄆，段奔共，置其母姜氏于城頭，誓不相見，後悔之，暨地隧而相見，周王以諸侯伐鄭，鄭禦之，戰于溝瀆，鄭大夫祝聃射王中肩，夜鄭伯

使人勞王，且問左右。

不友何能孝 中懷豈有君 竭忠惟一箭 弟死母難分

鄭厲公 初公奔蔡，欲入立，遂侵鄭；獲大夫傅瑕，與盟，傅瑕殺鄭子而納公，初內蛇與外蛇鬥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人謂之妖，厲公入，遂殺傅瑕。

上下交征利 君臣互為盟 兩蛇妖象兆 重德報偏輕

鄭穆公 文公子，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與已蘭曰，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嗣文公御之，生子名曰蘭，後得立，是為穆公。

甯馨兒兆夢 七穆已開端 天假文侯手 培成鄭氏蘭

鄭靈公 楚人獻鼈於靈公，公子宋與子家相見，子公之食指鼈，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召子公而弗與鼈，

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謀先，遂弑靈公。

君臣何可戲 禍患起寵羹 指動真非吉 家亡舉族行

鄭叔段 武公子，母曰武姜，武姜愛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其請邑，與之京，曰京城太叔，太叔以京叛，敗入於鄆，莊公有言曰，「寡人有弟，不能和

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蓋愧言也。

鄭穆子孫最旺，謂之七穆，故其生有國香之瑞。

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左師觸，威后，婦人異，此首句所云也。

婦人憐少子 處分欠光明 封京才幾日 餬口去鄆城

穎考叔 鄭莊公置其母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問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曰：「一小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告以己

之悔，穎考叔教之鑿地為隧，相見，公從之，母子相樂如初，人謂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自然。

小人家有母 君肉未嘗嘗 純孝由天性 居然感鄭莊

祭仲 鄭厲公患祭仲專權，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一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

自然。

異哉老嫗語 人盡可為夫 一席含胡話 權臣竟免誅

商人弦高 秦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及十二牛犒師，並即告於鄭，使備秦，秦竟不得進而還。

行商多利已 愛國有何人 誰知業牛者 乘危抑強秦

子產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柄國四十餘年，晉楚不能加兵，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強鄰當晉楚 國小竟無虞 兩大應誰事 邦交仗大夫

周——楚

楚成王

楚伐宋，晉救之，成王欲罷歸，子玉請戰，敗于城濮，遂誅子玉，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今尹子上以為王多內寵，緇乃亂也，立之，後又欲立子臧，商臣以宮衛兵圍王，王

請食熊蹯而死，不聽，王殺之。

喪師殺子玉

緇亂立商臣

熊蹯如可熟

或者得全身

楚莊王

繼晉晉諸侯，陳夏徵舒弑其君，楚伐之，破陳，殺夏徵舒，因縣之，羣臣皆賀，惟申叔時不賀，王問之，對曰，「晉如牽牛經人田，田主取其牛，不亦甚乎？」莊王乃復封陳。

桓文今已矣

霸業久荒涼

蹊田牛不奪

誰似楚莊王

楚靈王

王使使告晉，欲會諸侯，效齊桓召陵之師，于是晉宋魯衛不往，王已盟，有驕色，復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慶封弑其君，」封反

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而代之立，」王使速殺之。

本無盟主德

敢效召陵顰

何須誅慶父

同是弑君人

楚平王

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建娶婦于秦，聞其美乃自娶之，太子傅伍奢諫，王殺奢，及奢長子尚，奢次子員奔吳，以吳兵伐楚，楚敗，吳兵遂入郢，時平王已死，乃掘平王墓，出其尸

，鞭之三百
然後已。

子妻甘自納 太傅命難延 一棺身七尺 付與子胥鞭

楚懷王 王太子為質於秦，殺秦大夫而亡歸，秦責讓王，並遣書欲與王會武關，王聽孟蘭之言而往，秦伏兵武關，遂劫王，西至咸陽，王卒死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

入秦何失計 客死亦哀哉 冷落高唐夢 朝雲自往來

令尹子常 昭王時，楚人不說費無極，以其讒亡太子建，並殺伍奢伍尚也；令尹子常，遂誅無極以說衆，楚使子常伐吳，吳大貶楚于豫章，後吳王與唐蔡俱伐楚，子常以兵迎之

，夾漢水障，楚敗
，子常亡奔鄭。

沽名殺無極 令尹豈雄才 肥馬輕裘共 招將衆敵來

楚子玉 楚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瘡死，後楚復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救宋，楚成王欲罷歸，將軍子玉請戰，王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王怒誅子玉。

宋襄原易與 重耳豈尋常 一經城濮戰 自取殺身亡

楚子反 晉伐鄭，楚共王救之，與晉戰于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王召將軍子反計事，子反醉，先是子反從者豎陽殺進酒，詭曰椒湯，子反飲而醉，王怒，殺子反，罷兵歸。

自然。

元戎方痛飲 敵矢已傷王 早知違國法 何必索椒湯

孫叔敖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爲楚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三爲楚令尹 無喜亦無愠 非是薄清名 當官盡職分

優孟多辯，嘗以笑談諷諫楚莊王，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囑我困窮，」往見君，孟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

，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曰，「叔敖盡忠于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負薪以自飲食，似此，叔敖不如自殺，」于是莊王謝之，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令尹衣冠在 貪廉迥不同 微言工諷諫 能免叔孫窮

巫臣初巫臣挾夏姬奔晉，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

勾吳能習戰 荆楚苦奔波 人才資敵國 蜂蠆怨如何

申包胥吳率唐蔡伐楚，五戰至郢，楚臣申包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夜不絕聲，秦憐之，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敗退吳兵。

覆巢悲故國 千里涉風波 乞得秦兵至 忠臣血淚多

伍員

楚平王誅伍奢伍尚，管子員亡走吳，追者在後，至江陰蘆中，有一漁父乘船，知其急，乃渡之，員至吳，勸興兵伐楚，五戰至郢，乃掘楚平王墓，鞭其尸，以報父兄之仇，後吳王信讒

，賜員屬鏹之劍，令自殺。

戴天仇不共

覆楚計何深

蘆中人未死

難免屬鏹臨

陳軫

軫初事秦，與張儀不相能，奔楚，值韓魏相攻，軫復至秦，惠王問軫尚思秦否，軫對曰，「臣雖棄逐至楚，豈無秦聲哉？」惠王復問，「韓魏相攻，救與不救，孰便？」軫曰，「兩虎

食牛，食甘必爭且鬥，鬥則兩傷。」秦遂不救，果剋韓魏。

食牛雙虎鬪

韓魏任相爭

此身雖相楚

擊缶尚秦聲

黃歇

魏春申君，楚人，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歇使太子變衣服亡秦返楚，秦因遣歇歸，歇相楚，後見疎，去陳徙壽春以避秦，楚考烈王無子，歇以李園女弟有身進之，楚

王嗣以不用朱英之言，爲李園所殺。

說秦歸太子

徒國避強鄰

朱英言不用

禍始納夫人

老子

爲周守藏室之史，孔子適周，見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吾不能知也。」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以知雄守雌，清靜無爲爲宗旨。

守雌如學得 可入道之門 莫忘猶龍語 無為世所尊

周——陳蔡

陳靈公

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夏姬，徵舒之母也，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君。」徵舒怒，伏弩廡門，射殺靈公。

上下宣淫事 公然作戲言 人而無恥極 射殺不為冤

夏姬

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自徵舒弑陳靈公，自立為陳侯，楚復伐陳，陳幾亡。

尤物人爭惑 陳亡始夏姬 敗家兼敗國 切莫羨殊姿

泄冶

靈公與其臣既淫於夏姬，朝夕而往夏氏之所，陳人作株林詩以刺之，泄冶諫公曰，「君臣淫亂，民何救焉？」公告二子，二子殺泄冶。

連袂株林適 荒淫古所無 直言甘受戮 不肯效阿諛

蔡哀侯繆侯

蔡哀侯與息侯，皆娶於陳，息夫人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伐蔡，蔡哀侯以歸，蔡人立其子躬為繆侯，繆侯之弟為齊桓公夫人，桓公與蔡女戲

船中，夫人蕩舟不止，公怒，歸蔡女，而繆侯復嫁之，齊桓公怒，伐蔡，繆侯去。

申公亦人傑，猶復戀三皮，此余所擬，句也，覺有輕四，佻句氣，世道如，原句與世道有，關一白也，諷諭，似存原句，故仍存原句。

父曾遭楚虜 子亦被齊擒 最堪憐弱國 兩世禍相尋

蔡靈侯蔡靈侯殺父量侯而自立，楚靈王弑君邲敖而自立，皆弑君弑父之人者，而楚靈王以蔡靈侯為弑父，誘殺靈侯，靈侯為獄中囚，而楚則竟為當時之盟主。

誰弑其君父 靈王與蔡侯 彼為牛耳主 此是獄中囚

周——吳越

吳王壽夢初武王克殷，封太伯之後為二，其一曰虞，十二世為晉滅，其一即吳，傳至壽夢，國始大，稱王，時楚亡大夫申公巫臣奔晉，自晉使吳，教吳戰用兵，並令其子為吳

行人，吳於是通諸侯，稱霸國。

虞亡吳始大 至德肇興王 巫臣來教戰 江左遂稱強

吳王諸樊餘祭餘昧皆壽夢子，壽夢欲次傳位，及於其四子季札，故兄終弟及，相繼授位至季札，季札固辭，棄其室而逃，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

故號延陵季子。

弟兄相繼立 輕死為傳賢 矯矯延陵子 初終讓德全

吳王僚

餘昧子，季札逃位，乃立之為王，曰王僚，諸樊子公子光，欲襲王自立，乃陰結專諸，伏甲士於窟室而享王，專諸置劍於魚中而進，遂刺王僚，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

遺言難實踐

王位子孫傳

變端生窟室

七首躍魚前

吳王闔閭

嘗伐楚至郢，凡五戰楚，五敗楚，楚昭王出奔，後伐越，越使死士挑戰，大敗於姑蘇，闔閭傷指，軍卻七里，闔閭竟因指傷而死。

陰謀王位奪

五戰郢都歸

歎惜姑蘇役

魂隨將指飛

吳王夫差

姑蘇之役，越敗吳，夫差始立，乃著志圖報，二年伐越，大敗越於夫椒，越請行成，至二十三年，越滅吳，越王勾踐欲遷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夫差不受，乃自

剄而蔽其面。

敗越歸來後

因循二十年

甬東封不受

覆面事堪憐

吳公子季札

季札逃立，封於延陵，嘗聘魯，觀周樂，去魯適齊，鄭衛各邦，以觀國光，初北上過徐，徐君愛季子之劍，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乃解

其寶劍，繫之徐君家樹而去，曰：「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立君崇讓日

聘問列邦年

寶劍荒邱挂

延陵季子賢

孫武齊人，以兵法試於吳王闔閭，列宮中美女百八十人爲隊，約東申明，婦人大笑，遂令，即斬二隊長王之寵姬以徇，王知孫子能用兵，即以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著兵

法十三篇傳世。

宮人尙堪戰 士卒愈當強 破楚威齊晉 談兵有特長

專諸公子光吳王僚，使專諸置劍於炙魚之中以進食，專諸抽劍刺王，遂弑王而王之士亦交斃於專諸之胸，殺專諸，公子光立，乃以專諸子爲卿。

語含譏刺，故妙。

炙魚藏利刃 剡手竟功成 筵前一身死 博得子孫榮

伯嚭吳太宰，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而行成，吳王許之，後越滅吳，並殺嚭，以爲不忠云。

太宰何庸碌 行成許越王 姑蘇麋鹿散 俯首就桁楊

勾踐夫椒之役，越既敗，勾踐棲於會稽，與吳行成，自是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而越滅吳。

會稽行成後 君王受辱深 臥薪嘗膽志 終遂滅吳心

范蠡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稱上將軍，蠡以爲大名之下，難與久居，又勾踐爲人，可與共患難，難與共安樂，遂泛舟五湖，變姓名，三致巨富。

歷朝史詩

四九

太白氣格。

富貴非吾願 安能累此身 當年知足者 惟有泛舟人

文種勾踐自會稽歸，屬政於種，及滅吳，種謀居多，後以范蠡遺書，稱疾不朝，或謂種將作亂，王賜之屬鑊之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一種遂自殺。

智囊稱大夫 三術已亡吳 漫道功名遂 還須拜屬鑊

西施有姿容，嘗病心而積，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效其韻，勾踐敗於會稽，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吳亡，西施復歸范蠡，從遊五湖。

西施蒙不潔 尙有效顰人 莫說吳宮事 鴟夷老此身

周——曹梁虞許徐

曹共公晉文公出亡時，過曹，共公無禮，欲觀其骭骨，僂負馮諫不聽，文公既立，伐曹，虜共公，並責其不用俘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後命共公返國。

一賢言不用 三百女乘軒 如何遭晉執 過我欠寒暄

曹交曹君之弟，問道於孟子，自稱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曹州府路旁有曹交食粟處碑。

明代人詠復言
名終已矣，道君
名還有一矣，車斤
所由來也，兩車字
斤拆斬字。

高與湯文似 如何不見尊 食罷鄉邦粟 豐碑道上存

梁伯 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堪，被秦滅。

似此區區地 如何可上功 叢怨招魚爛 非關國運窮

虞君 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君將許之，宮子奇諫不聽，晉滅虢，還師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宮之奇舌敵 仍置若罔聞 璧馬何能有 終教愧號君

許世子止 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背曰「弑其君。」

君親恩義重 弑逆豈尋常 藥中若無毒 何肯不先嘗

徐偃王 王躬行仁義，江漢服者三十六國，周穆王恐，使楚伐之，王以不忍教民戰而逃。

偃王行仁義 徐國廢三軍 有患偏無備 庸庸未足云

周——晉及韓趙魏

曲沃桓叔初晉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名曰仇，十年伐千敵，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及至昭侯，封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

後曲沃卒滅晉。

命名何以異 仇繼以成師 曲沃終吞晉 君侯惜未知

晉獻公用荀息之謀，假道於虞以滅虢，還並滅虞，虞虢與晉，皆姬姓，又伐驪戎，得驪姬，驪姬生奚齊，公欲廢太子而立奚齊，晉國乃亂，迨文公復國，始弔諸侯。

開疆剪同姓 招禍伐驪戎 興邦多肇難 天意屬文公

晉文公公出亡在外凡十九年，周游各國，及歸晉，使卻縠卻縠孫狐偃狐毛趙衰欒枝先軫荀林父魏錡將三軍以伐楚，與楚戰於城濮，大敗之。

列國周游後 扶持賴九臣 從容城濮戰 足以震荆人

晉景公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鄧，公使甸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往救之，晉軍敗於河上，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十九年春公病，巫曰，「不嘗新矣。」

三軍河上敗 霸業已難申 忘功誅趙氏 一病不嘗新

晉襄公公娶襄經，敗秦師于殽，辟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共三將戮之，使歸就戮若何？」公許歸之。

似劉夢得杜牧之風調。

一鼓擒三師 當思衆力疲 夫人言可信 何必敗秦師

晉靈公 公嘗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宰夫觸熊蹯不熟，怒殺宰夫，趙盾驟諫，患而欲殺之，後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內。

彈人圖自樂 患諫欲除忠 襲殺桃園內 能否再食熊

晉悼公 名周，晉桓叔後，生于周，欒書中行偃迎自周而立之，及即位，凡九合諸侯，一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成鄆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主盟中原，楚不敢爭。

文襄遺業在 公子自周還 九盟皆伯主 三駕楚人前

晉厲公 厲公三年敗秦師于麻隧，六年與楚戰，射傷楚共王目，用胥童以兵八百人攻殺三郤，後以游蠶，爲欒書中行偃所囚，因被弑。

一戰諸侯服 共王目已傷 間言三郤殺 禍患起蕭牆

荀息 獻公託奚齊于荀息，荀息誓以死者復生，生者不愆，及里克殺奚齊，並奚齊弟悼子于朝，荀息死焉，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託孤受遺命 報國已無君 不願斯言玷 情甘玉石焚

里克 殺奚齊于夷次，復殺悼子於朝，使迎夷吾于梁，夷吾遣克書曰：「

兩君同弑死，尚欲望剖符。未食汾陽邑，先嘗一屬鏹。

賦得立，請遂封子于汾陽之邑。」及即位，畏其為變，乃賜之死。

勸殺諸公子，為謀已不情。巧言方秦伯，偏欲活申生。

士蔦初說獻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羣公子，後獻公使太子申生將下軍，伐東山臯落氏，士蔦又說申生曰：「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新君得人衆，懷惠已無親。公宮深夜火，不免自焚身。

呂甥卻芮二人為懷惠舊臣，不附文公，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及公宮火，呂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繆公誘而殺之。

狐偃 字子犯，公子重耳妻齊女之在齊也，不欲去齊，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子犯，後重耳返晉，至河，子犯請辭而行，重耳投璧河中，與之盟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擲戟終難忘，從龍未足云。中流沈璧誓，舅氏敢要君。

文公用先軫之謀，私許曹衛以怒楚，執宛春以誘之，大敗楚師于城濮。食采於原，故號原軫，襄公虜秦三帥，秦夫人為之請，因遣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不願而睡，後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敢不自討？」免胄入狄師死焉。

深謀曾敗楚 食采得封原 可嗟三帥事 竟是禍之根

介子推 世傳文公周游列國，餓於途不得食，子推曾割股以奉之，迨文公返國，賞從亡而不及推，推曰：「天實開晉，二三子為已力，不亦誣乎？」遂隱於綿山中，文公封綿山以為介

推田，號曰介山。

天功貪不得 割股事猶存 豈意綿山上 難招介子魂

寺人披 晉文公名重耳，初遭晉難奔蒲，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袂，後重耳返國即位，披請見，告以呂卻之亂，文公復用之，不念舊惡。

昔年雖得罪 今日效忠初 願君捐舊惡 勿念一衣袂

齊姜 晉文公夫人，初晉亂文公出亡，過齊，桓公以女妻之，曰齊姜，有馬二十乘，文公安之，不欲離齊，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薑姜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以滅口，而勸文

公行，文公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歷曹宋鄭楚秦，得返國即位。

醉後遣夫子 恩情一旦違 滅除桑下語 辣手古今稀

趙衰

衰字子餘，從文公出亡，文公所以返國，及糶，多衰謀，文公既得原于周，問守原於寺人物，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史稱趙衰為政，如冬日之可愛。

晉國強天下

謀多出子餘

守原恩信著

冬日愛何如

趙盾

盾與諸大夫立夷卓，是為靈公，公壯暴虐，盾數諫，公患之，乃飲盾酒，伏甲攻盾，賴公幸示昧明之救，盾得脫而出亡，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其

亡不出境也。

直諫幾招禍

倉皇未遠逃

早知書弑逆

何苦立夷卓

趙朔

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腰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使趙史占之曰，「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後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

叔帶持腰哭

當年說夢妖

誰知宣孟事

貽患到今朝

趙武

屠岸賈族趙氏于下宮，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得脫，是即趙武，賴程嬰公孫杵臼之謀，武得長成，後韓厥諷景公趙氏應有後，乃召復趙

武，與其田邑如故。

覆巢搜破卵

舊獄忍重興

下宮孤未死

大業有依憑

魏武子

名鑿，晉從文公出亡，文公返國，攻曹，令母入倍負駑之宮，以報其施，魏鑿怒曰，病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倍負駑氏，魏鑿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視之，病將殺之，魏鑿東胸見使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擅焚軍令犯 伏糞楚人驚 距躍能三百 終全臚下生

韓厥

晉景公三年，司寇屠岸賈欲誅趙朔，厥告朔令亡，朔不聽，遂被殺於下宮，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武在外，厥知之，景公十七年，厥稱成季之勤，宣孟之忠，而無後，何以勸善？以感景公，公問尚有嗣乎？厥因言趙武，遂復其田邑。

義舉成嬰白 仁心活趙孤 下宮陰德厚 歎息古今無

祁奚

晉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稱祁奚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可謂不黨矣。

士以賢愚論 何分子與仇 既知為俊彥 不必事旁求

祁奚孫叔向子

皆晉之宗家，想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事君將不得 况有六卿謀 身家同覆滅 十邑為誰留

荀林父晉楚鄆之戰，晉荀林父將中軍，為楚將得臣所敗，晉軍走河爭渡，舟中之指可掬也。

得臣將才也 林父豈相侔 歎惜舟中指 長遺霸國羞

鉏麇靈公使鉏麇刺趙盾，盾闔門閉，居處節，鉏麇歎曰，「殺忠臣，棄君命，一也。」遂觸槐而死。

寢門窺隱几 利劍已隨身 緣何觸槐死 義不殺忠臣

欒書欒盈欒盈書孫，亦稱欒逞，初欒書怨卻至，使人間謝楚，楚許稱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厲公遂怨卻至，令齊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欒逞有罪奔齊，齊莊公微

遣欒逞于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還反襲絳，范獻子擊之，還死，遂滅欒氏。

三卻含冤死 齊兵入絳來 虎狼徒自作 滅族有誰哀

魏絳晉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降戮其僕，公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賜之樂，三讓乃受之。

亂行能執法 佐霸在和戎 一曲清商奏 殊恩為賞功

中行寅范吉射邯鄲大夫午與中行寅范吉射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修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軍擊之，敗范中行

氏，後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

同舟當共濟 彼此竟尋仇 一日遭誅滅 徒遺公室羞

知瑤 即智伯，嘗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漆其頭以爲飲器。

滔滔彼汾水 直向晉陽流 未將谿壑滿 丹漆已浮頭

趙襄子 智伯決汾水以灌晉陽城，不浸者三版，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與韓魏約，並使人殺守隍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

黃夜和韓魏 奇謀覆智瑤 危城三版在 枉自縱波濤

韓哀侯 侯與趙魏分晉國列諸侯，又滅鄭，因徙都鄭，後被韓嚴殺而斃侯立。

趙魏成同惡 相將號列侯 滅鄭歸來日 相封祀亦休

韓昭侯 昭侯嘗利時，不作高門，天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以此時師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細舉贏，昭侯不出此門矣，」高門成，昭侯果卒。

昔年嘗利矢 何不作高門 舉贏值時細 天理未容存

趙武靈王

王令國中胡服，立子何以爲王，自號主父，詐自爲使者入秦，欲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後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欲殺章以靖難，公子章往走主父，主父納之，成兌因圍主父宮，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散而食之，遂餓死沙丘宮。

變服能強趙

單身敢入秦

莫說沙邱事

誰憐食爵人

趙王遷

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而用郭開，爲秦所敗，王遷降，邯鄲入秦。

誤國聽宵小

強鄰日見侵

長城先自壞

徒飽郭開金

代王嘉

秦既廢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金甌猶且破

片瓦豈無傷

覆巢良可歎

廢立誤襄王

趙威后

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后聽觸鄰之諫，爲長安君約事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

齊師何以出

太后納針砭

當年誰聽政

未見說垂簾

趙公子勝

勝號平原君，喜賓客，其美人居樓上，見有躡者笑之，賓客皆引去，平原君乃斬美人頭，賓客又悉返，邯鄲之急，得毛遂與楚合從，後以誤受馮亭之地，致趙有長平

之敗

殺姬賓客返 有遂楚盟成 長平何以敗 上黨利韓城

魏文侯

威烈王時，魏與韓趙並列為諸侯，文侯內任西門豹守鄴，河內稱治；外用樂羊子伐中山，而中山拔，當時皆稱文侯禮賢。

受命同韓趙 尊賢用豹羊 豈惟能禦外 國內亦稱強

魏惠王

惠王時，東敗于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既數困於軍旅，乃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王問「何以利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是，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以

為迂闊，不果用。

東西南失敗 利國竟如何 若果行仁義 梁民自可多

西門豹

魏文侯時，豹為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屈時豹往，之河上，使吏卒抱大巫投之河中，豹鑿鑿磔折，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入河，豪長皆叩頭，血流地，

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

蚩氓胡不覺 甘受老巫欺 磬折從容度 能教惡俗移

魏公子無忌

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秦昭王聞趙邯鄲，公子請如姬于王臥內，盜晉鄙兵符，進兵擊秦軍，遂存趙，公子留趙，秦日夜出兵伐魏，公子還魏，率兵擊破秦軍，

，遂至兩谷關，後魏王信諛，使人代公子將，公子為長夜飲，多近婦女，竟病酒而卒。

威振函關外

功高反見誣

酒色英雄老

傷心話竊符

藺相如

趙有和氏璧，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使相如奉璧如秦，秦背言，相如得全璧而還，澠池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不能加勝於趙。

持壁秦庭去

奇謀豈等閑

更看澠池會

爭得缶聲還

廉頗

趙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乘，遂奔大梁，趙王數困于秦兵，使視廉頗尚可用否，頗仇人郭開，令使者毀之，趙使見廉頗，頗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還

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使臣還報日

老將尙精神

已矣三遺矢

嗟茲馬上人

李牧

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收保不戰，匈奴以為怯，單于大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陳，破匈奴十餘萬騎，趙乃以牧為大將軍，又擊破秦軍，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趙使人捕得牧斬之。

之。

古健似楊鐵非
矣。

將軍終不怯 一戰破羣胡 秦金真有用 買得武安誅

趙奢

秦伐韓，軍于闕與，廉頗樂乘皆以為不可救，奢獨以為其道遠險狹，擊之猶兩鼠鬥于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乃令奢將救之，果破秦軍。

據得闕與險 秦軍突被擢 穴中爭兩鼠 勇將凱歌回

虞卿

游說之士，嘗說趙孝成王為上卿，為趙畫策，不割六城于秦，後以魏齊之故，薄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凡八篇，曰虞氏春秋。

能教趙王信 難代魏齊謀 途窮無可告 聊自作春秋

聶政

嘗殺人避仇，以屠為事，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郤，欲報而未能，乃斃至門請政，政以母老辭，政母死，乃獨行拔劍，至韓，刺殺俠累。

隻身入虎穴 行刺等探囊 荆卿如學得 詎復有秦皇

聶嫫

聶政姊，韓相之死，不得賊名姓，嫫聞之，立起如韓之市，伏尸哭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軹里曾屠狗 今朝竟致身 微軀何敢愛 願使弟成仁

豫讓

智伯之亡，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乃變姓名，為刑人，刺趙襄子，不得，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伏襄子所當過橋下，為襄子獲，願伏誅，請襄子衣，拔劍三

躍而擊之，遂
伏劍自殺。

吞炭雖云苦 難酬國士恩 拔劍衣三擊 長教大義存

范雎

初事魏中大夫須賈，嘗隨賈使齊，齊王賜雎金，賈怒以爲雎將魏之陰事告齊，故得金，及歸，賈語魏相魏齊，齊使舍人笞鞭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得出，更名張祿，西入秦，說秦昭王，昭王用爲相，後魏使須賈于秦，雎敝衣微行見賈，賈不知爲秦相也，乃取其綿袍贈之，已而知雎賈已，肉袒請罪，雎卒釋賈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

丈夫行所志 何必快恩讎 綈袍恕須賈 還索魏齊頭

蘇秦

少師鬼谷先生，詞得周書陰符，伏讀揣摩，乃游說燕趙齊楚，合縱以拒秦，秦佩六國相印，爲從約長，後事齊，齊大夫與秦爭寵，而使人刺秦，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死，請車裂如其言，遂裂秦，賊果得。」

六佩諸侯印 縱橫唱入雲 叩完囊底智 遺體五牛分

張儀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既說六國合從，儀遂往說秦，爲秦相，蘇秦死，六國皆倍從約而連橫事秦，儀之力也。

戰國無眞士 張儀更小人 但憑三寸舌 竭力帝強秦

鄭國韓欲令秦毋東伐；使水工鄭國開說秦，令鑿涇水爲渠，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之，鄭國曰：「渠成，秦之利也。」乃卒使就渠，名曰鄭國渠；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

強，卒併諸侯。

沃野千餘里 新開鄭國渠 嬴秦從此富 韓國竟如何

犀首姓公孫氏，名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相秦，犀首謂義渠君曰：「山東無事，秦必擊君；山東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以事君。」其後諸侯伐秦，秦果賂義渠君，以撫其志，義渠君曰：「此

公孫衍所謂也，乃襲秦，大敗秦人；時張儀已死，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欲報張儀怨 先言入義渠 反教秦重幣 引出敵兵車

申不害故韓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無侵韓者。

學術刑名主 安韓十五年 規模如未墜 何至舉烽烟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作有說難，孤墳五蘆等篇十餘萬言，然非知說之難，不能自脫，終以李斯之妬，客死于秦。

說難難自脫 不智笑韓非 李斯方用事 君豈得高飛

史記非本傳贊，有非作說難

而不能自脫云云。

周——燕

燕莊公

公立，齊桓公始霸，山戎侵燕，桓公救之，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號曰燕留，使燕復修召公之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

齊桓方市義

畫地號留燕

霸業從茲建

稱雄易水邊

燕王噲

用其臣子之為相，繼以其國讓子之，以法堯舜，三年而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因伐燕，大勝之，子之亡，燕王噲亦死。

君臣胡昧昧

直欲法唐虞

旄倪都誤盡

堯舜一時誅

燕昭王

王子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首嘗用郭隗，為築黃金臺師事之，于是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趨燕，不數年民富國強，以樂毅為上將軍，與三晉合謀伐齊，下七十餘城，鄒

幾亡其國。

千金求駿骨

郭隗願居先

黃金臺不倒

齊祚孰能延

燕惠王

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以伐齊，惟莒即墨二城不下，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守即墨，用火牛計，還擊敗燕軍，盡復齊城。

干城何自棄

齊將有良圖

將軍非樂毅

少主是丹朱

樂毅

將燕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惠王卽位，疑毅，毅遂走趙，後世漢高帝過趙，嘗問樂毅後，得樂叔，封之樂鄉。

七十齊城破

新王尙不容

如何漢高帝

翻有樂鄉封

荆軻

燕太子丹使軻往秦，爲獻燕督亢之地圖，因刺秦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持匕首擲之，未至身，秦王拔劍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擲秦王，中柱，左右前殺軻，魯勾踐聞之，

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私曰，嗟呼！惜哉！

何必圖窮後

纔教匕首攢

平生疏劍術

枉自負燕丹

周——秦

秦襄公

周幽王數欺諸侯，諸侯叛之，申侯引犬戎伐周，弑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立，東遷雒邑，賜襄公以岐西之地，列爲諸侯。

犬戎興禍亂

小國亦勤王

慷慨周天子

歧西盡賜襄

秦穆公

百里奚虞人也，自鬻爲奴，秦以五羊皮贖之，用爲相，戎王使由余觀秦，知其賢，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降秦，以客禮待之，因伐西戎，並任蹇叔公孫枝諸賢以政，國以大治。

遂弼諸侯，服平晉亂，公子夷吾公子圉公子重耳之返國，皆穆公之力也。

氣局寬舒，最近唐音。

歷朝史詩

六八

百里從虞至 由余自蜀來 因賢成霸業 三定晉君回

秦孝公 秦據鞏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及至孝公，布德惠，振孤寡，用商鞅之計，變法脩刑，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王業已基，延及始皇，卒併六國。

殽函形勢固 吞併局將成 拱手西河取 從茲六國平

惠文王昭襄王 惠文昭襄，因數世遺策，敗韓魏，滅蜀楚，置漢中郡，東攻齊燕，秦以益強。

諸侯何以懼 繼世有英君 拓地因遺策 由來薄守文

秦武王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死。

君王誇勇力 了却不資身 一身輕萬乘 終作絕贖人

秦始皇 始皇既平六國，一統天下，焚詩書，坑儒生，發籙徙邊，築長城以備胡。

焚盡世上書 坑盡世上儒 長城作幃幔 愚民更愚胡

秦二世 名胡亥，始皇時有亡秦必胡之讖，二世即位，大興土木，築阿房宮，時天下已亂，趙高恐，使閹樂慶兵至望夷宮，二世自殺。

帝王才二世 不復保金湯 亡秦言已驗 猶自築阿房

子嬰 趙高既弑二世，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齎，當廟見受玉璽，子嬰甚惡高，乃伏兵刺殺高於齎宮，時沛公軍已至霸上，子嬰素車白馬，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以降漢，瀛秦遂亡。

未肯披文繡 猶能殺趙高 降旛飄灞上 水德息波濤

百里奚 初為楚鄙人所執，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五羊皮可易 七十老年身 焉知秦相國 不是販牛人

蹇叔 秦繆公以為上大夫，公欲襲鄭，蹇叔曰，「經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及秦發兵，蹇叔哭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于殽函矣，余收爾骨焉。」

襲國行千里 焉能不喪師 殺函三帥獲 此老竟先知

三帥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晉襄公擊秦兵于殽，獲秦三帥，將至，文穆公素服郊迎，為之請，因歸三帥，將至，文穆公素服郊迎，

向師而哭曰，「孤之罪也，大夫何罪？」復其官秩，後再使三帥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鄙，封殽尸而還。

亦入唐人之室

辱身猶得返 縱敵有襄公 試看王郤役 奏凱哭尸封

商君名鞅，衛之公子，聞秦孝公下令求賢，乃西入秦，因嬖臣景監見，說孝公變法治疆，太子魏法，黜其師傅，嘗將兵伐魏，詐與魏公子印盟而襲之，因破魏軍，秦惠公即位，人告鞅欲反

，惠公車裂之。

尙刑崇詐術 刻薄世難容 車裂咸陽日 心應愧魏昂

魏冉封穰侯，秦宣太后弟也，魏輔昭王，凡四登相位，摧楚擣齊，破魏圍梁，諸侯皆西鄉稽首于秦，後昭王用范雎言，免冉相，令出關就封邑，冉遂卒於陶，因葬焉。

威加齊楚魏 四次領朝班 富貴難長恃 終須一出關

甘茂甘羅茂爲秦左丞相，秦武王使茂通三山以窺周室，茂與王盟於息壤，將兵伐宜陽，卒拔之，茂有孫曰甘羅，年十二，事秦相又信侯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唐辭，羅請

往說唐，唐果令裝治行。

祖孫皆策士 名位一時昌 祖能盟息壤 孫亦起張唐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骨節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台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果驗。

智囊樗里子 身後計無窮 預知夾邱墓 長樂未央宮

扁鵲 鄭人；家于盧，又名盧醫，少時為人舍長，遇長桑君傳其術，盡知五臟脈絡，名聞天下，秦太醫令李醜自知技不如，使人刺殺之，著有難經，傳于世。

。神氣安舒，詩所以貴有度也

美好非祥器 神醫尙見歿 長桑今已矣 何處覓良方

王翦 荊少好兵，事始皇帝，始皇使翦將兵六十萬伐荊，臨行，翦請美田宅園池甚衆，以杜始皇之疑，及荊平，而翦亦以善終。

不難於滅楚 志在置良田 老將眞明哲 功成命亦全

白起 起號武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起將秦兵擊趙軍于長平，降趙卒四十萬人，挾詐而盡坑殺之，其後秦復使王陵攻趙邯鄲，不利，秦王欲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以爲未易攻，稱病不起，

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令自殺，武安君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我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趙卒全坑盡 邯鄲卒未開 殺降當食報 一劍杜郵來

徐福 始皇聞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於是遣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

滿載童男女 飄然大海中 仙山終不見 仙客御長風

蒙恬

恬，大父蒙驁，事秦昭王，父武為秦裨將，恬因家世，得為秦將，秦已併天下，乃使恬北築長城，始皇崩，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陰謀立胡亥，遣使者以罪賜恬死，恬太息曰：「恬築

長城萬餘里，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君家三世將

地脈罪何因

呼天吞藥死

聊報築城人

呂不韋

陽翟大賈人，賈於邯鄲，時秦子楚質于趙，曰「此奇貨可居」，因獻其姬已有身于子楚，乃西入秦，諷華陽太后，使說秦王立子楚為適嗣，後子楚即位，是為莊襄王，以不韋

為丞相，始皇即位，因滅二周，吞併諸侯，不韋常使其客著所聞，集論成書，號曰：呂氏春秋。

孤注居奇貨

扶秦滅二周

君休輕大賈

試讀呂春秋

華陽太后

太后淫甚，私于舍人嫪毐，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秦王下吏治具，夷嫪毐之族，遷太后於雍，齊人茅焦諫秦王曰：「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倍秦。」

秦王乃迎太后還咸陽。

毒國今猶在

華陽不淑何

莫謂茅君直

秦墻有刺多

李斯

斯，楚上蔡人，西入秦，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已而覺，大

臣請一切逐客，斯上書諫秦王，秦王乃除逐客令，卒用其計，削平六國。

健筆凌雲，有
獨往獨來之氣。

逐客李斯諫 留得佐併吞 當年同客去 六國或能存

趙高秦二世尊信高，事無大小，輒決于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謂左右曰：此乃鹿也。左右皆阿高不敢言鹿，亦曰：一馬也。或言鹿者，高陰中以法，于是羣臣皆畏高，二世嘗夢虎齧其驂馬，卜之，涇水為祟，乃齎於望夷宮，欲祠涇，高因使閹樂嫪令二世自殺。

世嘗夢虎齧其驂馬，卜之，涇水為祟，乃齎於望夷宮，欲祠涇，高因使閹樂嫪令二世自殺。

結句用左傳語，
混化無痕。

有角原為鹿 其形與馬殊 一唱羣臣和 秦人已若無

扶蘇始皇長子，始皇坑諸儒生，扶蘇諫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後始皇出游，崩於沙邱平台，趙高與李斯詐立胡亥為太子，為書賜扶蘇死，胡亥暴虐，羸秦遂亡。

次句翻用諸葛
武侯對劉琦語，
甚妙！

扶蘇何不幸 在外亦難全 天既生胡亥 嬴秦豈再傳

章邯董驤司馬欣三人皆秦將，章邯等將兵圍鉅鹿，時楚上將軍項羽，率兵往救鉅鹿，章邯等戰敗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使欣請事，趙高故弗見，

又弗信，邯等遂以兵降諸侯。

秦國餘威在 何難破項梁 法嚴三將懼 迫令作降王

項伯項羽季父，鴻門之役，聞羽欲擊沛公，乃夜馳至沛公軍，具告以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次日沛公至鴻門會羽，項莊拔劍起舞，欲擊沛公，項伯亦起舞，常以身蔽沛公，莊

歷朝史詩

七三

不得問，沛公遂得脫。

霸王稱季父 漢帝約婚姻 休誇項莊劍 不及此翁身

項羽，羽，下相人也，陳涉兵起，羽與季文項梁舉兵吳中，得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身七十餘戰，號為霸王，後與漢王戰垓下，突圍馳走至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請羽急渡，羽笑曰，一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籍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乃自刎。

八千生力卒 七二戰餘身 一著烏江挫 無顏再見人

義帝 楚漢之際，義帝為天下共主，項王欲自王，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漢王聞之，祖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使告諸侯，共擊殺義帝者，因以

滅楚

長沙遭弒後 傳檄發喪時 江中一身死 藉作帝王資

范增 常為項王謀，屢嘗漢王，漢王用陳平計，問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增大怒曰，一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

背而死。

陳平計終售 豎子不堪謀 彭城歸未得 悔此一疽不

宋義

楚王置義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義欲先門秦趙，而承其敵，遂其子宋襄相齊，飲酒高會，羽曰：「秦必舉趙，趙舉，則秦強，何敵之承？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次晨，羽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

安陽兵不進 鬪趙可疲秦 豈意逢強項 翻教禍及身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 (四)

西漢

漢高祖

姓劉氏名邦，匹夫崛起，降秦王子嬰，滅項羽，平定諸侯，而有天下，初為亭長，後徙驪山，夜醉行，斬蛇，後有老嫗哭之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漢以火德王，色尚赤，嘗與項羽軍臨廣武，相持不下，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汝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與烹而翁，則幸分我一爵羹。」然則漢高真所謂為天下不顧家者也。

杯羹分尚願

似此忍誰能

海內威加後

終教火德興

漢惠帝

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帝視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帝在位七年，除挾書之律，舉孝弟力田，天下晏然。

觸目悲人彘

因教聖德疏

千年快心事

第一挾書除

呂后

高祖有約，非劉氏不得王，而呂后封呂祿呂產等皆為王，背高祖約，私通審食其，初審以舍人侍呂后，後為左丞相，幸于后，百官皆因決事，后嘗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攙腋，卜之，

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殂。」

變制王諸呂 懷私幸審侯 若非蒼狗見 終必禍炎劉

漢文帝

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初高祖破陳豨軍，分趙山北地為代，立帝為代王，呂后嘗欲徙封趙，代王拉及即位，赦田租，詔養老，除肉刑，減笞背，專務以德化民，為三代後賢主。

明哲辭封趙 寬仁減肉刑 請看側室子 一代作儀型

漢景帝

文帝長子，節儉愛民，有文帝之風，惟天姿刻薄，用竈錯計，削諸侯地，致七國之變，又戮漁錯，殺周亞夫，不無慚德，史以文景並稱，實愧父多矣。

守文稱令主 削地逼諸侯 功高偏不賞 遺恨是鼂周

漢武帝

景帝中子，承文景之業，民富國強，然以信神仙，營土木，少翁樂大等以方術進，及至巫蠱事起，使江充治獄，致戾太子奔亡，自殺，初帝妃李夫人卒，帝思念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設韓，見李夫人環轅學步，惟不得真視，帝愈悲悼。

未得神仙至 江充已動兵 堪憐皇太子 不及李夫人

漢昭帝

武帝少子，武帝崩，霍光上官桀等受遺詔輔政，燕王旦謀反，上官桀詐令人為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帝辨其詐，時帝年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謀廢帝立燕

王，事洩，皆伏誅，帝在位十三年崩，先是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未幾帝崩。

十四齡英主 忠臣識霍光 流星何事見 天竟喪成王

漢宣帝 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時霍光爲大將軍，專威權，帝初立，心甚忌之，一日上謁高廟，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爲之不安，即位後，勵精圖治，外攘夷狄，漢威

震於西域。

霍光歸政日 背刺滅芒時 刑名嚴綜核 威信震華夷

漢元帝 宣帝子，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嘗諫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也。」及帝即位，

頗徵用儒生，委之以政。

漢朝崇雜霸 何得任儒生 追思宣帝語 亂象已將萌

漢成帝 元帝子，帝寵愛趙飛燕，謂爲溫柔鄉，曰：「吾嘗老死溫柔鄉中，不效武帝求白雲鄉也。」初帝召飛燕入宮，又入召其女弟合德，姿性尤醜粹，掖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睡曰

酒色，「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耽於酒色，至是以來，王氏始執國柄。

溫柔鄉裏老 那復攬政綱 披香有先見 火德漸荒涼

漢哀帝 定陶共王子也，以外藩入承大統，好禮節儉，頗思振作，然始即位，立皇后傅氏，尊丁姬為恭皇后，即引用丁傅二外戚，更寵董賢，公卿側目，朝政益不振，初病痿痺，末年

寢劇，嬰園不永，哀哉！

藩王承大統 國祚已寢衰 丁傅紛紛進 傷心痛痺痿

漢平帝 母曰衛姬，哀帝崩，太皇太后王氏即日取璽綬迎帝立之，以王莽為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帝益壯，以莽隔絕衛太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崩

；王莽居攝，翟義首舉兵討莽。

母后今亡矣 中心亦孔哀 一杯椒酒進 翟義舉兵來

漢太上皇 項羽欲烹太公，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帝即位，踰年，未正太上之號，但五日一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帝大驚，太公曰，「帝人

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帝悟，認尊為太上皇。

一度為魚肉 分羹語尚存 若非擁篲待 誰復上皇尊

陳勝吳廣

秦二世元年，發閭左適戍漁陽，勝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度已失期，法當斬，二人乃謀舉大計，揭竿而起，自立爲王，後田儼矯陳王令殺吳廣，陳王自爲秦將，郡縣殺其守尉令丞，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

甕牖繩樞子

漁陽敢揭竿

夥頤雖敗沒

寰海已波瀾

張耳陳餘

二人皆大梁人，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購求之，二人皆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陳勝兵起，佐武臣北略地，邯鄲之役，張耳怨陳餘不肯相救，由此有隙，後張耳降漢，與韓信擊破井陘，斬陳餘泚水上。

義在監門結

恩疏刎頸絕

一爲漢功臣

一與趙同滅

曹無傷

爲沛公左司馬，鴻門之役，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羽大怒曰，「且日嬰士卒，爲擊破沛公軍，」楚左尹項伯夜馳至沛公軍，具告以事，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沛公還至軍，立殺曹無傷。

軍情關重要

敢爲楚人謀

鴻門言語泄

依法斷君頭

韓王信

高祖初爲漢王，信從入漢中，說漢王東嚮以爭天下，於是漢王還定三秦，拜信爲韓太原，將兵略韓地，立爲漢王，後徙太原，爲匈奴所圍，數使使求和，高祖疑其有二心，賜

書責之，信恐，亡走匈奴，漢遣柴武擊殺之。

漢中陳大計 略地有良圖 當年如不反 何至走匈奴

韓信 高祖定天下，信功居多，初為齊王，後徙為楚王，有告信謀反，帝偽遊雲夢，信來謁，縛之，至洛陽，赦為淮陰侯，陳絳反，帝自將，信稱病不從，欲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變，后給

信人未陽宮斬之，夷三族。

未央誅叛逆 功績等微塵 高地空營得 無人敢葬身

魏豹 楚懷王子豹數千人，使徇魏地，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漢王還定三秦，魏王豹以國屬焉，漢敗，豹反，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於是漢王使韓信擊虜豹於河東，漢王令豹守滎

陽，楚圍之急，周苛等遂殺豹。

數千人徇魏 南面竟稱王 酈生言不用 厄運在滎陽

彭越 越字仲，初事項羽，後率兵歸漢，嘗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下城得粟，即報漢，將兵略定梁地，多建奇功，封梁王，高祖既誅韓信，越懼誅及已，帝擊陳豨，徵兵於梁，越稱疾，帝

怒責之，其將扈輒勸越反，或告帝，帝使使掩越囚至洛陽，廢為庶人，徙處蜀西，呂后謂是自遺患，遂夷越三族。

兩龍方力鬪 仲已有良圖 滅楚功勳大 如何舉族誅

陳豨事高祖，以郎中封列侯，監趙代邊兵，頗招致賓客，待如布衣交，趙相周昌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帝召豨，豨稱病，遂反，自立為代王，帝自擊豨誅之，初豨為相監邊，辟韓

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仰天而歎，密謀後起事，信從中起，以圖天下，及豨反，帝自將往，而信稱病不從，欲陰襲呂侯太子，其舍人弟告變，信被縛，至洛陽，後呂后於長樂宮斬之。

傾心魏公子 實禍誤虛名 誰見庭中步 淮陰獄可驚

英布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獄，因謂之獄布，初以兵屬項羽，每戰，常以少敗衆，羽之引兵入關，使布夜擊阮章卮秦卒二十餘萬，後歸漢，從高祖定天下，封淮南王，

後以韓信彭越見誅，懼禍及己，發兵反，高祖討破之，布走越，為鄱陽人所殺。

乘夜坑秦卒 當刑後果王 疑心生妒媚 不免死鄱陽

盧縮豐人，與高祖同里日生，及壯又相愛，高祖起沛，縮以客從，入漢為將軍，擊破藏茶，立為燕王，後以陳豨事見疑，亡入匈奴。

同生復同里 際會豈徒然 異姓如容得 何須罪坐燕

吳芮秦時為番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項羽王諸侯，以芮為衡山王，高祖即位，破德芮舉百粵之兵應漢，徒為長沙王，都臨湘，傳國五世，以無嗣絕。

衡山王號削 猶可作番君 帶礪封南國 功高百粵軍

貫高為趙王張敖相，高祖過趙，箕踞罵敖，高時年六十餘，請為王殺之，後惡家以告，逮捕敖，及對獄，高曰：「獨吾處為之，王不知也。」榜笞痠，身無完膚，終不復言，廷尉以聞，

高祖壯而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趙王不反耳，王出，吾責襄矣。」乃絕吮死。

仰天絕吮死 義氣孰能如 但明王不反 那復顧完膚

雍齒沛人，從高祖起兵，旋叛去，已而復歸高祖，從戰有功，然終為高祖所不快，高祖嘗惡諸將怨望，從張良言，先封齒為什邡侯，於是諸將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且用留侯計 先安反側心 平生雖有隙 猶得受恩深

曹咎初為霸獄掾，有德於項梁，項羽信任之，為海春侯，大司馬，當楚漢相持成臯間，羽欲東行，先定齊梁，乃謂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羽既東行

擊陳留，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咎怒，出戰，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刎，自此楚軍不復振矣。

漢軍專挑戰 未可與交兵 成臯不堅守 大事敗垂成

紀信項羽圍漢王於荊陽，漢王患之，漢將紀信說漢王，請為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荊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左纓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

楚兵圍已急 慷慨代君王 能教千載下 長唱取滎陽

萬歲，而漢王已出西門走咸阜，「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遂燒殺紀信。」

周苛樅公

漢王之脫滎陽，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諫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生得周苛，項羽謂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不就，羽怒，烹周苛，並殺樅公。

反王何可信 聊自勵忠誠 力竭孤城後 甘心就鼎烹

荆王劉賈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渡淮圍壽春，賈招降楚大司馬周殷，殷佐賈，會兵垓下，誅項籍，高祖既定天下，欲王同姓，以賈爲有功，乃立賈爲荆王，王淮東。

高帝王同姓 將軍亦有功 招降楚司馬 末路歎淮東

氣勢堂堂，首二句尤爽。

燕王劉澤

初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牛以晝干澤，澤大悅，賜金爲田生壽，後田生說張卿言太后封澤爲王，遂得立爲瑯琊王。太后崩，合誅諸呂，立文帝，文帝元年，復併

瑯琊於齊，徙澤爲燕王。

瑯琊何得至 畫計賴田生 臨菑見留後 舉國已無兵

吳王濞

初受封，高祖不相之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及至景帝，用邊錯計，削諸侯地，吳首倡議聯合七國，舉兵叛，卒兵敗被殺。

漢室東南亂 將來五十年 當日雖先覺 難防患未然

楚元王劉交

高祖同父少弟，好畫，少與魯穆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帝即位，交與盧縮等常侍上，出入臥內，預謀內事，隱謀，後立為楚王，謫元，再徙至王戊，嘗設，後忘設馮，穆生辭去，王戊稍淫暴，與吳王反，自殺。

申公高弟子 臥內豫諸謀 醴酒延賢士 權輿歎不侔

劉辟疆

楚元王劉交孫，好讀書，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立，霍光秉政，欲起用宗室，乃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宗正卒。

讀書能寡欲 議論冠諸宗 賢哉長樂衛 八十始登庸

劉德

辟疆子，昭帝初為宗正丞，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德寬厚好施生，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遷太中大夫，與立宣帝，封陽城侯。』

娶妻戒齊大 知足是宗丞 豈但能寬厚 施生德可稱

羹頡侯劉信 高祖兄子，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陽為羹盞，饒釜客去，視釜中有羹，怨嫂，及即帝位，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當年邱嫂鄙 竟至吝壺漿 子乃封羹頡 聊堪佐沐湯

劉向 初為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俊材，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專積思於經術，盡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然終不見用也，元帝時為中壘校尉，帝數欲用為九卿，為外戚王氏及諸大臣所持，官終不遷。

講經石渠日 上疏論災時 所言終不用 得失附阿誰

劉歆 劉向子，與向領校秘書，後出為太守，王莽少時與歆俱為黃門郎，甚重之，建平初，時有謠曰，「劉秀當為天子，」歆急易名曰秀，字穎叔，及莽篡位，引為國師，歆怨莽殺其三子，

又以南陽兵起，懼大禍將至，從王涉言，將謀誅莽，事泄自殺。

劉秀為天子 卿何急易名 國師亦牽累 枉自費逢迎

季布 布初為項羽將，數窘高祖，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須聽臣計，」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賣之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說滕公言

羹頡本倒用，故特陪一沐湯，妙絕！此即翁仲如何作法也。翁一時之法也。

於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太守，以重諾，名聞天下。

漢購將軍急 傭奴暫辱身 他日河東守 應思廣柳人

欒布 初從藏荼爲都尉，漢擊荼，布收越頭，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帝壯其義，拜爲都尉，後兩次下令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收越頭，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帝壯其義，拜爲都尉，後兩次

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欒公社。

洛陽哭彭越 一往舊情深 留得欒公社 思仇可快心

田叔 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會趙午貫高等謀弑帝，事覺，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有敢隨王，罪三族，惟田叔等十餘人赭衣繫錮隨王至長安，敖事白，得出，召叔等與語，帝悅，拜叔爲漢中守

，後以按梁孝王殺袁盎事，甚得體，景帝賢之，遷魯相卒。

隨王不辭死 俠義感高皇 能調兄弟隙 措置確相當

趙王如意 呂后最怨如意，及其母戚夫人，既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王未到，惠帝慈仁，知太后怒，乃自迎趙王，與入宮，自扶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

獨居，使人持酥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

霸上迎來後 同居飲食時 調護何曾忽 堪悲臥起遲

蕭何 初為沛主吏掾，高祖為亭長，何嘗佑之，及從入關，諸將皆爭取金帛，何獨收秦相府律令圖書藏之，漢以是知天下隴塞，戶口多少，何嘗守關中，轉給糧餉，軍中無乏，天下定，以功

第一封鄴侯，為開國名相。

入國收圖籍 深謀邁衆臣 誰知刀筆吏 竟作漢功人

曹參 參初與蕭何善，後更有隙，至何將死，推賢惟參，參代為相國，一遵何約束，民歌之曰：一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叢其清靖，民以寧一。

幸有良規在 更張可不煩 治民貴清淨 賢矣蓋公言

張良 五世相韓，秦滅韓，良破家求刺客刺秦王，為漢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容祖擊之，誤中副車，始皇大怒，求賊甚急，乃更名亡匿，良嘗遊下邳

圯上，有老人墮履圯下，願謂良取履，願踞傲，良強忍取履跪進之，老人笑去，後出一編書授良，得佐高祖定天下，良貌若婦人女子，而智勇冠絕一時，蓋不足以貌取人也。

自擊秦皇後 方知忍字高 貌同好女子 誰識是英豪

陳平 平少家貧，好讀書，嘗里中社，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幸天下，亦如此肉矣。」因魏無知歸高祖，為亞將，或讒平居家時，盜其嫂，高祖亦讓無知，無知曰：「臣所

杜翫一茶村東復
云翫堂，子讀出
堂翫，少和范
榜傳，晚翫出
明詩，一翫
東坡二十一生
爲詩一。字。翫以

少年雖盜嫂 割肉却能平 六度陳奇計 功垂百世名

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一因拜平議軍中尉，自從高祖至天下定後，凡六出奇計，總反間，以功封曲逆侯。

王陵 初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遂伏劍而死；高祖即位，封陵爲安國侯，嗣爲左丞相，惠帝崩，

不可，高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高后怒，遷陵爲帝太傅。」

母言猶在耳 安忍負高皇 不從王呂議 太傅是忠良

周勃 從高祖起兵，木強敦厚，高祖以爲可屬大事，天下定，以功封絳侯，諸呂欲危劉氏，勃以計謀之，漢室以安，文帝立，拜右丞相，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治之，獄吏稍稍侵辱

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百萬軍中將 安劉事業存 若不遭縲綫 那知獄吏尊

周亞夫 有相亞夫者，「君後爲將相，當餓死，即指其昌，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文帝時，匈奴入寇，亞夫爲將軍，景帝時，吳楚反，亞夫擊之，拜丞相，後以子爲父買尙方甲楯，

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上變告，事連亞夫，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勛高猶獲罪 富貴未堪誇 獄中飲恨死 相法應騰蛇

樊噲 項羽會沛公於鴻門，范增謀殺沛公，噲持盾直入，讓羽，是日，微噲，沛公幾殆，及定天下，賜爵剖符，世世食邑，累遷左丞相，封舞陽侯。

列爵承恩澤 酬勳獨居首 持盾闖鴻門 千秋說功狗

酈商 初從沛公於岐，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先登陷陣，以功遷右丞相，封曲周侯，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軍於北軍，漢臣不得入，乃使人執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遊，於是太尉周勃乃得入據北軍，誅諸呂，事平，時人稱酈况賣友。

乃使人執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遊，於是太尉周勃乃得入據北軍，誅諸呂，事平，時人稱酈况賣友。

平燕功績大 親呂事堪羞 賣交存漢鼎 有子紹箕裘

夏侯嬰 沛人，少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傷人，嬰証之，卒脫高祖，後從高祖入蜀，定三秦，擊項羽至彭城，項王大破漢軍，漢王馳去，載孝惠魯元行，馬罷廢在後

，事急，漢王常撥藥雨兒，嬰收載之，屢有殊功，封汝陰侯，後與大臣共立文帝，為太僕卒。

敗奔攜少主 覆獄脫高皇 佳城看鬱鬱 生死豈尋常

灌嬰 少以販豬為業，以中涓從高祖定天下，封穎陰侯，呂后崩，呂祿等欲作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向，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與絳侯等謀聯齊誅呂，齊兵遂止不前，因共

滅呂復劉，文帝立；進嬰太尉，旋代周勃為丞相卒。

聯齊兵不進 一舉係安危 剖符南面者 即是販繒兒

張蒼秦時為御史，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罪當斬，解衣伏盾，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之，言沛公，赦勿斬，後歸漢，從攻滅秦有功，封北平侯，遷為計相，以蒼精通律歷，明習圖書

計籍也，文帝時為丞相，後謝病免

漢興承水德 計相果何憑 榮華兼壽考 全活感王陵

周昌從漢王入關，破秦為中尉，拜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口吃，高祖欲廢太子，昌盛怒曰：「臣期期以為不可，」呂后竊聽之，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後為趙相，呂后欲殺趙王，召之，昌不遣王行，呂后怒，召昌至，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成氏乎？」昌仍不遣趙王，後趙王至，果敢死，昌謝病卒。

后欲殺趙王，召之，昌不遣王行，呂后怒，召昌至，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成氏乎？」昌仍不遣趙王，後趙王至，果敢死，昌謝病卒。

昨朝后我跪 今日后我罵 期期一個心 終不負天下

任敖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高祖東擊項羽，以為上黨守，陳豨反，敖擊守，封為廣阿侯，高后時為御史大夫，旋卒。

漢王嘗避獄 呂后亦遭囚 擊傷沛小吏 換得廣阿侯

申徒嘉

初從高禪擊項羽有功，文帝時遷為御史大夫，拜丞相，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鄧通以幸臣戲殿上，嘉欲斬之，赦至乃免，景帝即位，濞錯用事，嘉惡之，錯穿宗廟垣，將卒誅

之，錯恐，先自歸帝，及嘉請，帝曰：「我使爲之，錯無罪，」嘉恨爲所賣，至舍，嘔血死。

鄧通幾不免

鼂錯技將窮

一著爲人賣

空懷報國忠

酈食其

沛公路地陳留，食其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延之上座，定計下陳留，號爲廣野君，常爲說客，

使諸侯，後說齊，遷軾下齊七十餘城，及韓信襲齊，齊以食其賣已，遂烹之。

文通計何毒

功竟敗垂成

五百田橫客

偏教長者烹

陸賈

以客從高祖，定天下，使說南越尉佗，賜印封爲王，賈說佗稱臣，還拜大中大夫，孝惠時，呂后欲王諸呂，賈以病免，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爲生產，後陳平予賈

奴婢車馬及錢，賈以是傲游公卿間，名聲籍甚，教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交驩，卒誅呂氏，文帝即位，復以大中大夫出使尉佗，去黃屋稱制，皆如意旨，以壽終。

兩番使南越

一舉助安劉

千金付兒輩

傳食傲王侯

七日，乃使敬往結和親約，還言：「秦中新破，請能齊楚各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上從之，徙十餘萬口。

建都當險要 禦外主和親 口舌輸齊虜 嘉猷妙若神

叔孫通 初拜博士，漢王為皇帝，去秦儀法為簡易，通說帝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為齋蕞野外習之，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莫不震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

奉常，徙太子太傅。

朝儀繇叢立 天子遂稱尊 從此分天澤 君臣禮法存

淮南厲王長 高祖六子，文帝弟，封淮南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文時，驕蹇數不奉法，以宿怨椎殺辟陽侯審食其，詣闕謝罪，帝赦不治，歸國益恣，數上書不遜，坐

事廢處蜀殿道，不食而死，諡曰厲，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文皇有驕弟 徙蜀涉風波 謀反原當罪 何來斗粟歌

淮南王安 劉長子，嗣為淮南王，為人好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著有淮南子，時武帝万好文藝，甚尊重之，賜几杖不朝，其後有反謀，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自殺。

薄俗嗟荆楚 淮南國再亡 好學終無補 浮名竟誤王

歷朝史詩

九三

蒯通

楚漢時說士，有權變，韓信用其計定齊地，因說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問其故，因陳以兩存漢楚，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

「漢待我厚，推食食我，吾不忍背。」通說不行，遂陽狂為巫。

相人偏相背

議論迥超羣

國士忘推解

乾坤鼎足分

張武

文帝即位為郎中令。後為車騎將軍，匈奴入寇，屯兵北地，以備胡，武嘗受賂金錢，既覺，更加賞賜，以斃其心。

世功加賞賜

為是愛金錢

北地屯兵日

捫心可愧天

宋昌

為代王中尉，漢臣既平諸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以為不可信，願稱疾無往，昌獨勸王勿疑，於是代王乃遣使見太尉周勃，具言所以迎立王者，還報曰：「信矣。」代王笑謂昌曰：「果如公言。」乃令昌驂乘入長安，代王即日即位，為文帝，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封壯武侯。

公言今果驗

驂乘入長安

兵權綜南北

仍作冠軍看

直不疑

初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亡金郎覺，疑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卒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或有毀不疑

有盜嫂事，不疑聞之曰：「我乃無兒。」然亦不自明也，後拜御史大夫，封寒侯。

無兄終不辨 盜嫂亦何由 亡金事相類 一任口悠悠

梁孝王劉武 文帝二子，立為代王，後徙梁，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焉；歷入朝，與帝同車游獵，吳楚七國反，敗梁，最有功，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

嗣，大臣及袁絲等關說於帝，太后議格，王使人刺袁絲，後又入朝，欲留，勿許，歸國卒，袁絲，盡字也。

親親殷代制 不適漢皇家 莫恃平吳楚 袁絲事可嗟

齊哀王 齊悼惠王長子，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劉濞為琅邪王，諸后用事，欲為亂，朱虛侯聞知，告齊王，發兵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心喜，與其中尉魏勃等陰謀發兵，並以勃

為將軍，聯合瑯琊王兵西向，圖漢灌嬰將兵諭齊王連合諸侯，共謀誅諸呂，及諸呂平，齊亦罷兵，灌嬰聞勃初欲齊王反，召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後救

火乎？」乃罷去。

瑯琊兵並發 聲討不當王 初心謀救火 作亂亦何嘗

朱虛侯劉章 齊悼惠王子，諸呂擅權用事，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頃之，諸呂有一人醉

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大驚，自是諸呂憚章，高后崩，章與周勃陳平誅諸呂，孝文時，立為城陽王。

監酒行軍法 能教太后驚 保身恃何術 諸呂有親情

賈誼 年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與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帝後思誼，召見宣室，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梁王

墮馬死，誼自傷，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武帝初立，舉其孫二人至郡守云。

升沉天命定 人事不堪論 漫道長沙屈 飛騰有兩孫

爰盎 文帝時為中郎，淮南王遷蜀，盎諫不從，王死，盎請立其三子皆為王，由此名重朝廷，盎素不好蒞錯，景帝時，錯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為庶人，吳楚反，盎入見，請誅錯

以謝吳，吳楚破，盎為楚王禮相，言不見用，病免居家，梁王欲求為嗣，盎進說不行，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之。

立朝公正著 婉諫亦賢才 殺得鼂家令 難防刺客來

鼂錯 數上書言邊事，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枝郡，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爰盎進說，衣朝衣斬東市，初錯父謂錯曰，汝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責多怨，何為也？

錯曰，不如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

七國興兵後 朝衣受戮時 劉安鼂氏殆 乃父已先知

張釋之

以費爲諸郎，非文帝，拜謁者侯射，後拜中大夫爲廷尉，持議平，嘗有人獻帝乘馬，有盜竊高廟座前玉環，釋之悉依法奏之，不阿上意，初釋之拜謁者，朝畢，因前言秦漢之

問事，及奏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大悅稱善，景帝立，釋之用王生計，得免官去，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於延中公卿間辱釋之曰，「吾襪解，釋之爲我結轡。」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日，「吾正以此重釋之也。」

當官能守法

侃侃論興亡

跪結王生襪

那輸張子房

馮唐

文帝時爲中郎署長，時匈奴方入寇，因帝問廉頗李牧，對以漢之文法太密，賞輕罰重，致將士莫爲盡力，並言雲中守魏尙削爵之寃，文帝悅，特令唐持節赦尙，武帝時舉賢良，唐時年

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其子遂爲郎。

李牧當年事

高談亦快哉

魏尙原無罪

中郎敢薦才

石奮石慶

石慶奮少子，奮初爲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後積功至太中大夫，列爲九卿，號萬石君，慶亦以馴行孝讓，官至二千石，爲齊相，舉

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信，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不言亦能信

孝謹盡人知

見說齊東地

猶留石相祠

新垣平

文帝朝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次年得玉杯，刻曰一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其變平事覺，夷三族，淮南子載魯陽公與韓構

難，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返三舍。

人主求延壽

元年紀玉杯

魯陽戈不動

那得日重回

汲黯

性傲少禮，好游俠，尚氣節，武帝即位為謁者，往視河內火災，以便宜發倉粟賑民，出為東海太守，以清靜治民，東海大治，後拜淮陽太守，帝曰，「得君威重，臥而治之。」居淮陽

十歲而卒，初諱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等為小吏，及弘湯稍貴，黯褊心生怨，見帝言曰，「陛下用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便宜發倉粟

高臥理淮民

後至偏居上

空教歎積薪

鄭當時

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間，景帝朝為太子舍人，其所交並天下名士，武帝朝為大司農，容至無貴賤皆執賓主之禮，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坐罪，廢贖為庶人。

當朝喜推轂

賓客翕然歸

失勢家中落

論交與願違

路溫舒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舉文學高第，時詔書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廩養，事下問狀，無可取，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

有異迹，

尙德培元氣 封章敢直陳 文學雖高第 才難任使臣

竇嬰；吳楚反，拜大將軍，七國平，封魏其侯，栗太子立，以嬰為傅，太子廢，爭之不能得，謝病；武帝立，以嬰為丞相，務隆推儒術，以忤竇太后意，免，嬰喜賓客，士多歸之，及田蚡為

相，嬰益疏，坐灌夫罪，棄市。

立功平七國 結怨尙交遊 事教遺詔誤 冤煞魏其侯

田蚡初封未貴，往來待酒于竇嬰所，武帝即位，封武安侯，為丞相，入奏事，所言皆聽，權移人主，嘗誤殺竇嬰及灌夫，後蚡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竇嬰灌夫共守欲殺之，

蚡竟死，初蚡為太尉時，迎淮南王安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太王最賢，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

怨隙生杯酒 當朝陷兩賢 霸上言如泄 無須鬼守前

灌夫，吳楚反，夫從征，其父死軍中，夫被甲持戟，馳入吳軍，殺傷數十人，以報父仇，由此顯名，夫為人剛直使酒，好任俠，重然諾，酒後屢忤武安侯田蚡，為蚡所惡，劾夫使酒罵坐不敬

誅，族。

意氣持杯酒 無端罵蚡侯 休提吳楚事 難解殺身憂

韓安國

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梁王以至親出蹕入警，擬於天子，天子聞之不樂，太后怒，責梁使者，時安國爲使，泣陳梁王無他意，以告太后，太后具語之景帝，帝心乃釋，又公孫詭羊勝謀刺漢臣，事聞，求索甚急，詭勝等亡匿梁王所，梁王弗舉，安國泣諫王出之，詭勝自殺，事乃得釋，安國貪嗜財利，而所推舉皆廉士，後爲衛尉，會匈奴大入，以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諸罷軍，屯因股於匈奴，詔責讓安國，忽忽不樂，嘔血死。

婉言回帝后

雪泣感梁王

賄金未爲累

失意坐漁陽

河間獻王劉德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封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言，文約指明，皆得事之中。

雅樂君前獻

詩書素所耽

雖延天下士

到底異淮南

李廣

武帝時爲北平太守，猿臂善射，匈奴畏之，號飛將軍，數避之不敢入塞，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士卒樂爲用，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然數奇，未得封侯，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大黃，大肩弩也。

大黃深入石

良馬奪胡兒

不遇封侯賞

將軍數太奇

論斷好。

李陵

廣子，武帝時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八，自當一隊，以擊胡，出居延北，行三十里至波稽山，與單于相值，數敗之，殺賊甚衆，單于欲去，舍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言陵軍

無後援，單于遂使騎並攻，陵力竭降，帝聞之，族居匈奴二十餘年卒。

休誇飛將後

今已入殊邦

報漢如誠意

當初豈肯降

蘇武

武帝天漢初，以中郎將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武嚙雪與旄毛並咽之，又徙北海上，無人處，使收羝，武杖漢節，牧羊，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歲

，昭帝時匈奴與漢和親，武乃得還，老母終堂，生妻去，拜典屬國，宣帝立，賜爵關內侯，圖形麒麟閣。

牧羝猶仗節

海上歷風霜

白首歸來日

高堂已斷腸

衛青

少時父使牧羊，適母之子皆奴畜之，有一錯徒相之曰：「貴人也，當封侯。」青以母姊衛子夫得幸於武帝，因以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中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元朔中，擄右賢裨王等

十餘人，拜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威震絕域，元封中，以大司馬卒，諡烈。

將軍建旗鼓

七出擊匈奴

記否風塵下

錯徒目力殊

霍去病

武帝朝為嫺統校尉，凡六出擊匈奴，至祁連山，登臨瀚海，封冠軍侯，加驃騎大將軍，帝嘗欲教以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必學古兵法。」帝甚重之，卒諡景桓。

歷朝史詩

漢皇勤遠略 大將事開邊 羽書飛捷報 拓地過祁連

董仲舒 少治春秋，下惟講授，三年不窺園，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為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為漢醇儒，後免官家居，朝廷有大議，常遣使就其家問之，著有春秋繁露，推尊孔

氏，皆明經術之言。

三年下帷久 立志不窺園 繁露春秋義 功侔聖者言

司馬相如 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大夫，慕蘭相如之為人，後更名相如，景帝時，為武騎常侍，病免，客游梁，旋歸蜀，過臨邛以琴心挑卓王孫寡女文君，家徒壁立，又與

文君返臨邛賣酒，卓王孫耻之，分與之財，遂為富人，武帝時，召為郎，使通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前驅，卓王孫及臨邛諸公皆獻牛酒，頗以為榮，西南

夷既通，還報，天子大悅，尋拜孝文園令，病免。

乘郵巴蜀去 犬子竟承恩 低頭獻牛酒 愧煞卓王孫

公孫弘 武帝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開東園以延士，每食止脫粟，帝賢之，然為人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私有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徒董仲舒於膠西，皆弘為

之也

意趣古拙，真似唐人。

以公孫
阿世，母
語曲學
亦見汲
汲傳，側
目見

曲學徒阿世 平津果小人 勸君誅主父 側目舉朝頤

卜式以牧羊致富，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召拜中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帝善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羣。」元鼎中為御史大夫，言郡國不便鹽鐵

言利事，析秋毫，盡管天下鹽鐵，故稱之。

納粟非希爵 如何肯作郎 敗羣人所惡 敢請戮弘羊

兒寬武帝時，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代掾史為奏，張湯奇其材，奏上，可帝意，問誰為之，湯曰：「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譽學，武帝議欲行封禪事，寬對稱上意，拜

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卒於官。

逢君事封禪 嚮學感張湯 當年漢天子 敬舉大夫觴

張湯兒時為父守舍，鼠盜肉，父怒笞之，湯熏掘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湯爰書訊鞠，論報具獄，穢鼠堂下，文辭如老獄吏，武帝時拜大中大夫，治獄務深文刻酷，後拜御史大夫，結怨三

長史朱買臣等，三長史以事陷之，上使八輩簿責湯，湯不服，於是使趙禹誣湯，湯遂自殺。

磔鼠爰書具 天生酷吏才 怨結三長史 當庭八輩來

歷朝史詩

張安世

湯子，以父任為郎，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對，惟安世悉識之，具述其事，後得書相校，一無所遺，帝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拜右將軍，

快論。

封富平侯，宣帝時，以定策功拜為大司馬。

熟讀書三篋

終為佐命臣

若果張湯酷

何能有後人

杜周

為張湯廷尉史，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一傲張湯，而善伺帝意，為中臣十餘歲，武帝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

家資累巨萬，其後子孫皆顯達。

當年庭小吏

官竟至三公

無私誰可比

恩澤子孫隆

趙綰

受詩申公，武帝時為御史大夫，請立明堂以朝諸侯，願不能就其事，贊太后不悅，備衛，得綰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帝因廢明堂事，下綰吏，自殺。

婦人胡豫政

御史直言陳

儒者真多事

無幸取殺身

張騫

武帝建元中為郎，應募使月氏，經匈奴被留，亡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氏，還復為匈奴所得，亡歸拜大中大夫，初窺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後從大將軍擊匈奴，封

博望侯，繼為中郎將，至烏孫，分遣使至大宛康居大夏，西北諸國通於漢，自騫始。

西過星宿海 遊歷十三年 去時百餘輩 留得此身還

司馬遷 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乃納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百三十篇，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世稱為良史之材。

李陵降虜去 飛禍到身前 不遭鸞室辱 史筆豈能傳

戾太子 充與太子有隙，巫蠱事起，充為姦，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急，遂矯節收捕充等，斬之以徇，武帝怒甚，太子懼，走亡匿故人家，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遂自經。

論斷平允，語不著力，而意已到，所以為妙。

父兵偶然盜 巫蠱獄成真 莫向黃泉下 含冤怨木人

朱買臣 初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請待我。」妻不從，聽去，適田夫，武帝時嚴助薦買臣，拜會稽太守，乘傳入吳，見故妻與夫治道。

迎官，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舍園中，給食一月，婦慙而縊。

天籟自鳴，不假雕琢。

五十年前事 高歌尙負薪 今朝新太守 昔日出妻人

主父偃 武帝元光中，上書言事，拜郎中，一歲四遷為中大夫，嘗說上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則各國勢輕，而自銷弱矣，上從其計，或謂偃太橫，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

歷朝史詩

，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元朔中，為齊相，告齊王與姊姦事，王自殺，上怒，以假劫王，遂族誅假。

推恩侯子弟 各國勢皆輕 何意齊王事 眞教五鼎烹

王恢

武帝朝，匈奴來請和親，帝下其議，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國與羣臣皆主和親，明年人有言，初與匈奴和親，數誘以利，設伏襲擊，必破之，上問恢，恢以擊之便，安國以為不便，再三辯論，卒從恢議，單于入塞，覺有異，引兵還，于是上罪恢不出擊，下廷尉自殺。

廷爭和戰計 設伏誘匈奴 畢竟輸安國 胡人未可圖

王褒

宣帝時，應詔作聖主得賢臣頌，備言聖主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交馳，千載一合，頌上稱旨，頃擢諫大夫，有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迎致之，使褒往祀焉，卒於道。

君當稱聖主 卿豈是賢臣 茫茫九州地 那有碧鷄神

劉屈氂

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勝子，征和間為左丞相，戾太子為江充所譖，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時太子兵與丞相軍在長安城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敗逃，後治巫蠱獄急，昌邑王為帝，詔要斬屈氂東市。

，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主上，欲令昌邑王為帝，詔要斬屈氂東市。

將妙。

建立儲君事 人臣豈可干 朝衣東市日 記否戰長安

車千秋

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千秋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拜為大鴻臚，數月遂為丞相，封富民侯，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一聞漢新拜丞相，何由得之？」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太子含冤死 鴻臚獨敢言 何來妄男語 意在奪君恩

楊惲

宣帝時初為郎，後封平通侯，遷中郎將，廉潔無私，然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為人所告，免為庶人，惲失官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饒，友人孫會宗以書勸之，謂當閹門悔過，不宜治產業，有聲譽，惲報書辭語怨懟，宣帝惡之，論罪。」

家居宜悔過 產業未堪多 莫恃高明室 其如鬼瞰何

陳萬年陳咸

萬年起郡吏，善事人，賂遺外戚，傾家自盡，丙吉薦于宣帝，後至御史大夫，其子咸善陳湯，累官南陽太守，所至以殺伐立威，下吏畏之，後徵入為少府，初萬年常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欲杖之，咸曰：「俱曉所言，大要教戒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傳家惟諂字 頭戒觸屏風 父能通丙吉 子亦善陳公

楊王孫

治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且死，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一

其子往告王孫之友祁侯，祁侯與王孫書，勸之，王孫報書，具言厚葬之無益，隔以棺槨也，祁侯曰：「一善，」遂裸葬。

入地歸真宅

衣裳所不需

寄語祁侯子

吾心惡腊枯

胡建

武帝時爲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建誅之，由是顯名，後爲涿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

主廕，建將吏卒圍捕，蓋主上書告建侵辱，上官氏，捕建，建自殺，涿城人稱寃，立祠祀之。

軍丞能執法

捕客反遭寃

公道終難沒

孤祠涿上存

朱雲

少輕俠，年四十，折節從師受易，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雲與之論難，連

張禹，帝怒，欲斬之，御史將雲去，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遂比于遊地下，足矣。」

牝角明周易

當廷請尙方

君怒猶樊檻

斯人亦崛強

梅福

少好學，爲郡文學，後棄官家居，成哀之世，數上書言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之九江，傳以爲仙，其後人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天災曾數見 王氏尙尊崇 鳴夷變名姓 歸隱市門中

霍光

武帝後元初，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幼主，封博陸侯，政事一決于光，昭帝崩，立昌邑王賀，多淫行，廢之，復迎立宣帝；先出入禁闈，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然不學亡術，暗于大理，族黨滿朝，權傾內外，光卒，宣帝親政，收霍氏兵權，遂以謀反致夷族，甘露中，帝思股肱之美，圖形麒麟閣，光居第一。

舉棋嗟不定 廢立任將軍 雖蒙無術誚 終不負先君

霍顯霍禹霍山霍雲

顯，光妻，禹，光子，山雲皆光從孫，先是霍顯奢淫虐害，不循軌度，愛小女成君，欲貴之，宣帝許后當產，顯陰使人獄后，勸光納成君，代立爲后，光卒，執后事洩，禹山雲等謀反發覺，皆坐謀，顯棄市。

博陸無妻子 伊周累盛名 一家皆管蔡 何以慰忠貞

上官傑

武帝時官太僕，帝疾病，以傑爲左將軍，與霍光同受遺詔輔少主，封安陽侯，嗣與光爭權，共黨與爵光，上不聽，傑乃謀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覺，被誅。

遺言猶在耳 謀反果何心 欲遂私人意 翻教負罪深

金日磾

匈奴休屠王太子，沒入官，初爲馬監，武帝奇其狀貌，拜爲侍中，在旁左右，目不暫視，數十年無過失，帝益信愛之，奈何羅謀反，日磾縛而誅之，武帝崩與霍光同受遺詔

輔政，初日禪有子曰弄兒，爲帝愛幸，常在帝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頸，日禪見而目之，弄兒壯大不識，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禪見之，惡其淫亂，殺之，上聞之怒，日禪頓首具言所以，其憤微如此。

牀前承顧命 輔弼任非輕 防微持大義 剪滅到親生

趙充國 通知西域事，數擊匈奴有功，宣帝初，以定冊功封營平侯，西羌叛，充國時年七十餘，受詔至金城，圖上方略，因招降罕奔，擊破先零，罷兵屯田，振旅而還，其言「屯田十

二便，寓兵于農。」尤爲後人所宗云。

足兵先足食 建築論屯田 羌胡自今往 不敢再窺邊

陳湯 少好書，善屬文，元帝時，以薦爲郎，遷西域副校尉，時甘延壽爲西域都護，馮多、

賄徙邊，還長安卒。

矯制威延壽 分兵破郅支 何事燉煌徙 傷哉偶儻兒

于定國 少學法于父，父死亦爲獄吏，宣帝時權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加審慎之心，當時稱之曰，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後爲丞相，初定國父子公，其門閭頌，父

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稍高大門閭，令客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

開門容駟馬 陰德植根深 決獄持何術 公平一片心

擇言製句，無不妥帖。

王吉 字子陽，爲昌邑中尉，後王以荒淫廢，吉以常諫王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召爲博士諫大夫，初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

鄰里因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厥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禪冠。

婦去歸來日 東家棗已完 奏書戒昌邑 志不在彈冠

貢禹 爲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遂去官，元帝時，徵爲諫議大夫，遷光祿大夫，數言得失，年八十一，乞歸，禹嘗與王吉相友善，以取舍同也。

且喜同王吉 何由惡更生 免冠冠又復 小節笑硜硜

龔勝 爲郡吏，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勝輒至官，乃去，哀帝時，徵爲諫大夫，出爲渤海太守，謝病歸，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歸，莽遣使徵之，勝因劭門人爲棺歛喪事，

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年七十有九，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死時年望八 何竟以天言 膏銷蘭亦燼 不忘漢家恩

鮑宣

哀帝初，徵為諫大夫，時丁傅子弟俱進，董賢貴幸，宣上書切諫，言時政有七亡七死，後拜司隸，尋以罪下廷尉，太學諸生千餘人，守闕上書，乃減死一等，覺錯徒上黨，王莽秉政，

剷除不附己者，宣遇害。

七亡兼七死

侃侃上書陳

千人集幡下

司隸是賢臣

韋玄成

韋賢四子，賢病篤，長子早終，應以次子為嗣，弘坐宗廟事繫獄，于是眾共矯賢命以玄成為後，玄成知非父意，佯狂臥病，後不得已，受爵，于是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守正持重，無忝厥位。

少子當為嗣

佯狂欲讓誰

明經終大用

爵祿未堪辭

魏相

兩次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彌蒙威服，宣帝時累官御史大夫，霍光卒，相請損奪霍氏權，以全功臣之世，數上封章，皆納用焉。

兩守河南郡

威聲遠近傳

封章論時弊

欲使大臣全

丙吉

為廷尉監，宣帝生數日，以衛太子事繫獄，賴吉得全，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鬥死傷，不問，牛喘以舌，吉詳問之，人謂失問，吉曰：「民鬥殺傷，乃京兆尹職，三公典調和陰陽，牛喘恐失候，故問之。」

變理陰陽事 虛心愧喘牛 皇孫調護得 此舉已堪侯

趙廣漢 宣帝時為京兆尹，發奸摘伏，如神，名聞匈奴，後以事欲脅丞相魏吉，且欲告之天子，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殺死大臣，乃上書告丞相罪，制可；下京兆尹治，廣漢

親理，責丞相妻殺婢，後事下廷尉，丞相妻實不殺婢，廣漢摧辱大臣，並坐其他殺不辜罪，要斬。

廉明能摘伏 見事敢生風 大臣何戮死 積怨已成叢

尹翁歸 宣帝時為東海太守，收黠吏豪民，案致其罪，東海大治，入守右扶風，京師畏其威嚴，治績課常為三輔最，為人清潔自守，卒時家無餘財，天子憐之，賜其子黃金百斤。

治行三輔最 文武號兼資 病天誠可惜 天子有恩施

韓延壽 父義為燕刺王郎中，以諫死，昭帝時遂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所至聘賢士，治行為天下最，後為蕭望之所劾，僭奢不道，棄市，吏民莫不流涕。

父因強諫死 子以僭奢亡 潁川恩信在 博得淚傾觴

張敞 宣帝時為京兆尹，市無偷盜，然無威儀，嘗走馬章台街，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黛，坐事免歸，後京師抱鼓四起，冀州部盜賊縱橫，復拜冀州刺史，乘傳到郡

，盜賊屏息。

畫眉京兆尹 走馬過章台 治績高三輔 春秋點綴來

王尊

為益州刺史，先是王陽來守是州，至邛郫九折坂，不敢過，尊至是，叱其馭驕之，世稱陽孝尊忠，後遷東平相，王素驕奢，尊至以禮屈之，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以諷尊，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亦無如何，凡王所為不中度者，尊輒諫止之，後復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決瓠子金堤，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圭璧，俟水退方還，卒官。

邛郫過阪日 瓠子決隄時 雷門唾布鼓 文武久兼資

王章

嘗貧病，臥牛衣中，泣與妻訣，妻正言勸勉之，後章仕官，成帝時為京兆尹，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滯泣時耶？」書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當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章剛直敢言，雖為王鳳所舉，不親附之，並因日食奏彈鳳，故鳳竟致章死。」

夜號怨小女 知足念妻言 權臣不親附 誰理覆盆冤

蓋寬饒

宣帝朝累擢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公卿貴戚皆恐懼，嘗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有王生者，勸寬饒稍隨時習，明哲保身，寬饒不聽，奏封事中有一家以傳子，官以傳賢等語，書奏上，以寬饒怨謗不敬，遂下之吏，寬饒引佩刀自頸北闕下，衆皆憐之。

劾奏無迴避 權門斥沐猴 不納王生勸 終悲北闕頭

劉輔舉孝廉，爲義贊令，樞諫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后，輔上書諫阻，上使收縛輔，繫掖庭，移

薪。論爲鬼。

不識朝廷體 新從下土來 爲言卑賤女 縛繫夜庭纒

蕭望之東海蘭陵人，徙杜陵，仕至太子太傅，宣帝疾篤，受遺詔輔政，傾尙書事，元帝卽位，

蘭陵蕭傳遠 恭顯典樞機 一朝構纒死 少帝淚沾衣

馮奉世其先人馮亭在戰國時，爲韓上黨守，距秦有功，至漢武帝，奉世以良家子，選郎，起家

其玉，在大宛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悅之，使議封奉世後，以破西羌有功，賜爵關內侯。

昔年韓將後 爲國爪牙官 西邊平定日 名馬倩君看

馮野王奉世子，字君卿，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未得許，後歷官隴西太守，以治行高，

入爲左馮翊，京師稱其威信，野王以女弟爲昭儀，不得爲三公，乃歎曰：「人以女寵貴，

願試長安守 君卿敢上書 剛強堪大任 偏以後宮疏

淮陽獻王劉欽 宣帝二子也，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貪欲財貨，嘗向王索金，並以入朝勸王，後博等所謀事洩，棄市，上遣諫大

夫王駿賜欽履書，諭以守藩之禮，長保富貴，欽謝罪，三十六年薨。

舅氏貪人也 惟知利貨財 入朝猶未得 天子璽書來

匡衡 善說詩，諸儒爲之語曰，「毋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政議，匡傳經以對，元帝時，爲相，封樂安侯，石顯用事，衡畏之不敢失其意，成帝時，爲

王曾所劾，以事免。

詩學推匡鼎 明經世少雙 祇緣阿石顯 難與論安邦

張禹 成帝尊爲師傅，後拜相，封安昌侯，以病乞骸骨，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帝疑王氏嘗問禹，禹以己老子孫弱，不敢直言，朱雲目爲佞臣。

太師當報國 何避直言陳 可惜朱雲劍 終難斬佞臣

孔光 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平帝初立，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莽權日盛，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上之，多所誅傷，及莽稱宰衡，光憂懼不知出，上

書乞骸骨歸。

新都報私怨 太傅但阿諛 尼山聖人後 流作小人儒

馬宮

初宮在哀帝時，與譙傅太后諛，及王莽發傅太后陵，以民葬，宮內慚，上書言前者議諛，希旨雷同，以惑誤上，不忠，願乞骸骨，遂以侯就第，及莽篡位，復為太子師，卒官。

書生無卓識

議論好雷同

既辭漢廷職

又作莽三公

王商

元帝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以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及成帝立，甚重商，建始間，大雨，京師民詭言大水，王鳳以為太后與帝可御船避水，商曰：「此必詭言。」

乃止，後果無水，鳳大慚，後拜丞相，鳳証奏其淫亂事，商免相三日，病卒。

當權擁天子

避水止詭言

無罪而遭黜

王章為訟冤

史丹

元帝寢疾，欲易太子，丹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涕泣固諫，太子得不易，及成帝即位，封丹關內侯，丹為人知足，愷悌謙密，尤見信任。

直入青蒲伏

忠言能會微

至誠能感主

謹密古來稀

傅喜

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遷右將軍，傅太后與政，喜數諫，太后不悅，賜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尋復拜大司馬，又傅太后稱尊號，喜執正議不順，遂策免。

，平帝即位，召還，後復遣就國。

始以椒房貴 終因太后疏 立朝持正論 就國賦歸與

薛宣朱博

宣初舉茂材，為令，以明習文法，復數言政事，舉奏刺史郡國兩千石，黑白分明，尋為御史大夫，代張湯為相，後坐子况事，免為庶人，博伉俠好交，初亦為令，累

遷冀并二州刺史，決道如神，哀帝即位，拜御史大夫，代孔光為相，後以附傅晏，下廷尉，自殺，二人皆起佐史，所在而治，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所謂器識有極，

小知不可大受也。

小知難大受 朱薛實相符 才能堪一郡 未足任公孤

翟方進

幼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受春秋，十餘年，明習

之，自殺。

京師受經日 給學賴高堂 名成胡不退 星變一身當

翟義

字文仲，以父任為郎，累遷至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豪傑多起

應之，後兵敗自殺，初義兄官居長安，家數有怪，夜聞哭聲，不知所在，狗從外入嚙死，歷數

十，宣謂其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僮，今與有性，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及義事敗，族其家，黃犢云云，見古樂府，即咏翟義事也，題爲平陵東。

家中初見怪 東郡已興戎 黃犢平陵賣 何人贖義公

谷永 博學經書，工筆札，成帝時，王氏方盛，五侯兄弟爭名，永與樓護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語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屠舌。」言其見信用也。永於天官京氏最密，故善言災異，累遷

光祿大夫，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帝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帝知之，亦不甚親信。

學得京房易 天災獨罪君 陰謀埒王氏 直諫尙何云

何武 居官好獎士類，士多歸之，累官大司空，哀帝崩，太后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武舉公孫錄可，而太后竟用王莽爲大司馬，後莽權浸盛，陰誅不附己者，誣武以罪，武自殺。

忠心扶社稷 獨目舉公孫 被誣一身死 不負漢家恩

王嘉 哀帝朝爲丞相，封新甫侯，帝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兩千戶，嘉封還詔書，極諫，書奏帝不能平，乃召嘉詣廷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遂

不食，嘔血而死。

臣欲全賢命 君偏集怨深 雖來對廷尉 獄吏不原心

師丹

少治詩，舉孝廉為郎，累遷大司空，封高樂侯，哀帝封拜丁傅，追尊定陶共王，並議立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有司皆以為宜，獨丹持議不從，切諫不從，又會有人上書，

言「古者以龜貝為貨，宜改錢幣，」上以問丹，丹對曰「可」，有司議皆以為卒難改易，又丹上書，漏泄其稿，遂策免為庶人，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廢墮定陶共王廟，以丹端誠忠節，復封為義陽侯。

追尊持異議

龜貝事招尤

後來定陶廢

爭慕義陽侯

王鳳

成帝立，以鳳為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鳳用事，帝遂謙讓無所專，京兆尹王章劾奏鳳，鳳疏乞骸骨，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帝弗忍，乃報鳳起視事，使尚書劾奏章，章死獄中，

自是公卿側目，薄昭，文帝舅，封軹侯，以坐殺使者罪，自殺。

王章負冤死

舅氏已專朝

文帝當年在

何難斬薄昭

甄豐甄尋

父子俱附王莽，豐於平帝初，以定策功拜少傅，及莽稱帝，按金匱拜更始將軍，尋以材能幸莽，為侍中，京兆大尹，作符命，言平帝后，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

誅尋，豐亦自殺。

天帝除書至

恩同賣餅兒

符命卿能作

難將室主欺

起二句，是李義山詩法。

巨無霸

王莽時，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六寸圍，自謂巨無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轉新室也。願作大甲高車迎之於道，以視百變，鎮安天下，博意諷莽，莽留霸在

長大雖無比

安能鬪智與

昆陽城下戰

竟爾等僑如

京房

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好鐘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數上疏，所言屢中，石顯五鹿，充中疾之，誣陷下獄死，焦延壽云，「得我道亡身者，京生也。」

巢穴知風雨

危言論變災

亡身因得道

天意孰能回

伏生

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龍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魯齊之間。

鬢年老博士

一線保尚書

可憐秦火後

拮拾壁中餘

夏侯勝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諫曰，「天陰下雨，臣下有謀上者。」王怒縛之，時龍光張安世適謀廢王，問勝何知？勝對言在洪範，於是重經術士，勝初為博士，累遷太子

歷朝史詩

一一一

從何識災異 經術有淵源 平陵營葬日 太后報師門

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修起學官，興教化，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武帝時，令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卒後蜀人祀之，自後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教化行巴蜀 成都立學官 三川文雅事 太守首開端

黃霸少學律令，宣帝時，為廷尉正，時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坐夏侯勝事繫獄，霸因獄中從勝受尚書，後拜揚州刺史，三歲，擢潁川太守，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以章有德，漢世言吏治以霸為首，官至丞相。

世言吏治以霸為首，官至丞相。

尚書獄中受 高蓋一時欽 三歲潁川守 賢良說到今

龔遂宣帝時渤海盜賊並起，郡守不能制，以遂為渤海太守，至則悉罷逐捕盜賊吏，持田器者皆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賊，因勸民務農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遂大治。

劍刀易牛犢 治理日臻臻 聖主推恩德 功何有小臣

邳都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為人勇廉，不發私書，遷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一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為書謝帝，都勿與，遂自殺，因

是為竇太后所惡，後拜雁門太守，太后中以危法，斬之。

治法持嚴酷 臨江尙敢凌 孤忠何不諒 國母恨蒼鷹

趙禹 初周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晚年徒爲燕

相，有罪免歸，卒於家。

廉平終弗任 太尉亦知人 試翻漢家律 何法可仁民

田延年 初爲河東太守，遷大司農，誅除彌姦，時昌邑王淫亂，霍光憂不決，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即日議決，廢昌邑王，而立宣帝，帝立，封陽成侯，初大司馬取民牛車三萬兩，爲

質，延年詐增值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事爲怨家所告，詔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諧妙，
除奸推酷吏 按劍叱公卿 盜得三千萬 愁聞鼓一聲

朱家劇孟 朱家魯人，以俠聞，所活豪士以百數，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貴，終身不見，劇孟洛陽人，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孟以俠顯，吳楚反時，周亞夫爲太尉，至河南得劇孟

孟曰，「吳楚失此人，無能爲已。」孟母死，遠方送喪者，蓋千乘云。

行同儒者異 尙俠顯諸侯 世衰仁義薄 此輩笑名流

郭解

少常以匪眦殺人，或為人報仇，鑿錢掘冢，為諸姦犯事，不可勝數，及長折節為儉，以德報怨，然其自喜為俠益甚，人爭慕附之，有詆解者，客為殺之，而解不知，公孫弘以解之不知

者，有甚於知之者，遂族解。

短身精悍客 所至快恩仇 布衣崇節義 與世亦何求

鄧通

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有黃頭郎推上，覺而察之，得通，遂寵幸之，官至上大夫，使相者相通云，當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賜以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由是鄧氏

錢布天下，帝嘗病癰，通常為上嗽吮之，太子問疾，使齋癰，太子有難色，已而聞通嘗，為上澀之，太子慙，由是怨通，景帝立，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之，通竟不

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吮癰曾搆怨 富貴竟徒然 恁大銅山積 難名一個錢

李延年

武帝李夫人兄，初給事狗監，以夫人貴，善歌為變新聲，武帝方興天地諸祠，延年承意造詩曲，為協都尉，佩印綬，與臥起，漸與中人亂，李夫人卒愛弛，遂被誅。

絕世佳人死 新聲不足聽 伏誅坐昆弟 何似老優伶

少翁

以方術，拜文將軍，武帝所幸王夫人卒，（漢書作李夫人）帝思念不已，翁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帝自帷中望見焉，而不得就視，帝愈悲悼，作書令樂人弦歌之，歌曰：「是耶？非

便是溫飛卿李義山一派人得

同俗字反雅，此法自唐人開之。

意語。

耶？立而望之，則何珮珣其來遲。」

遙望佳人在 非耶抑是耶 休誇方士術 尙隔一層紗

石顯

元帝朝代弘恭爲中書令，帝被疾，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幸傾朝，與中書侯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民歌之曰：「一牢耶？石耶？五鹿客邪，印何樂樂？綬若若邪，殺蕭望之。」

一衆論洵洵，成帝卽位，遷長信中太僕，失權，丞相御史條奏顯奮惡，免冠徒歸故郡，不食，道病死。

結黨專權柄 纍纍乃石耶 他年歸故郡 誰勸把餐加

淳于意

爲齊太倉長，世稱倉公，少喜醫方術，更師事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傳以禁方及脈書，遂精於醫，爲人治病，決生死多驗，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文帝四年，人有肯意

，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少女緜綮，上書請代父贖罪，文帝爲之除肉刑。

招來病家怨 幾至喪其生 肉刑從此免 孝女說緜綮

董賢

哀帝幸臣，爲人美麗自喜，出則驕乘，入侍左右，與帝同臥起，常畫髮，偏藉帝袖，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妻子居官寺，女弟爲昭儀，位次皇后，更

名其舍曰椒風，以配椒房，賞賜無度，帝崩，王莽劾賢，罷歸第，自殺。

身常蒙洗沐 妻復止椒風 斷袖承恩愛 誰知不有終

東方朔

武帝時拜爲郎，常侍上，所賜錢帛，輒取少歸，已而棄去，更取婦，人呼之爲狂人，朔曰：「古人避世深山，朔避世金馬，金馬者，官署門也。」建章宮忽出一物，其狀似麋，武帝問羣臣莫知，乃召朔，朔請先賜美食良田，乃言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又漢武故事，載武帝生日，西王母以蟠桃七枚獻，帝欲留核種之，王母曰：「非下土所植。

一以手指朔曰：「此子不良，吾桃三熟，已被此子三竊矣。」

避世依金馬 蟠桃又幾春 要得騶牙賜 明朝易婦人

郭舍人

武帝幸倡，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后，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人各一句，時郭舍人之句，爲「嚮妃女唇甘如飴，」又帝乳母有過，將徙處邊，乳母先見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走，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帝行，疾走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甯尙須汝乳而活耶？」

于是帝憐之，止無徙邊。

女唇若飴句 可謂滑稽尤 更看叱乳母 諷諫孰能儔

東郭咸陽孔僅

東郭咸陽，齊之霸鹽，孔僅，南陽大冶，武帝時二人與桑弘羊言利事，析秋毫，俱爲大農丞，傾鹽鐵事，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

爲吏，于是吏益多賈人矣，
僅官至大司農，列于九卿。

大農籌國計 鹽鐵裕財源 藉口官山府 翻開聚斂門

桑弘羊，武帝時爲侍中，以心計用事，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平準于京師，受天下委輸，嗣爲御史大夫，弘羊自以爲國家興權莞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

怨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被誅。初歲旱，帝令百官祈雨，卜式言曰，「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當官奪民利 人盡不平鳴 且休誇權莞 不雨欲相烹

趙佗，高祖已定天下，趙佗奄有桂林諸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祖使陸賈往說，賜印，封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韓百粵，無爲南邊害，佗受命稱臣，賈還拜大中大夫，文帝即位，封

賈復使南粵，使佗去黃屋稱制，皆如旨意。

區區南粵國 與漢敢爭衡 陸賈單身去 賢於十萬兵

戚夫人，高祖寵姬，生趙王如意，高祖以爲類已，常欲易太子，而立如意，賴留侯策招致商山四皓，以輔太子，乃免，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高祖崩，呂后醜殺如意，並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一妒能生怨 如何敢奪儲 痛哉人彘事 楚舞悔當初

趙飛燕 初學歌舞，以體輕號曰飛燕，成帝悅之，召入宮為婕妤，許后廢，立為后，與其妹昭儀日事蠱惑，致帝無嗣暴崩，後廢為庶人，自殺，燕嘗弘通緞兒，自云內視三日，能使肌膚豐滿，見飛燕外傳。

今朝誇內視 明日入宮門 齊聲歌燕燕 啄盡漢皇孫

鈎弋夫人 姓趙氏，武帝夫人，生而兩手皆拳，武帝過河間，自披之，手即時伸，號曰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鈎弋宮，稱鈎弋夫人，生昭帝，將立為太子，以母少，恐女顰恣亂

國，乃期死。

大見，解史論也。乃佳，此定法。

母亡因子貴 君是忍心人 遂教千載下 元魏叠相因

孝元王皇后 王莽之姑也，王氏之祖，自從魏郡元城，時有言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後宜有聖女興，至王莽，生有四女八男，次女即元后也，生而有異徵，相者

謂大貴，年十八入掖庭為家人子，時元帝為太子，于家人子中獨喜后，后時衣絳緣諸子，于是以后送太子宮，幸有身，生成帝，後立為后。

火土相乘歲 王劉互代年 聖女何由認 端憑一絳緣

孝平王皇后

王莽女，平帝即位，莽秉政，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歲餘，帝崩，立宣帝玄孫嬰為孺子，尊皇后為皇太后，後又改為定安公太后，時后年十八矣，婉靜有節操，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稱病不起，及漢兵誅莽，焚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新室黃皇主 熒熒實可哀 一炬深宮火 身心共化灰

江都王女細君

江都王建女，名細君，武帝元封中，飾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歌以寫憂，其歌曰：「吾家嫁我今方一，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廡為室兮甍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顯為黃鵠兮歸故鄉。」昆莫使其孫岑陁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帝報曰：「從其國俗。」乃尚公主。

漢家嫁公主 異國一方天 傷心化黃鵠 歸去在何年

晉城清與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 (五)

東漢

漢光武帝

昆陵之戰，屋瓦皆飛，王邑王尋以百萬之衆，敗于光武，是以諸將云「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不怯也。」赤眉銅馬諸賊，初其猖獗，皆被平滅，漢之中興，實基于此。

昆陵擢大敵

漢室已中興

當年赤眉賊

畢竟爲誰爭

漢明帝

光武四子，帝善刑理，法令分明，年十二，即辨陳留吏牘之語，故永平之政，東都稱美，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其人，民必受其殃。」

政令崇明察

朝無佞曲臣

郎官不輕許

說是應星辰

漢章帝

明帝五子，素知人，朕明帝苛察，事從寬厚，後世稱爲長者，篤友親之情，除慘酷之法，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位十三年。

寬仁稱長者

平治十三年

科條除慘酷

愷悌本先天

漢和帝

章帝四子，帝卽位十歲，竇太后臨朝，竇氏父子兄弟，皆居親要之地，帝以朝臣皆附竇憲，遂與宦者鄭衆定謀誅憲，獨行威斷，時南州炎熱，所貢珍物，傷民無算，乃詔太官

勿受珍羞，令班超出使西域，征服各國，宣漢威德。

椒房誅竇憲 遠國罷珍羞 天威西北振 樽俎有良謀

漢安帝 章帝孫，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于床第之間，寤帝崩，以青蓋車迎帝于邸中，立為和帝嗣，及即位，抑外戚，省供奉，猶不失舊舉，然以國用不足，詔令吏

人入錢數得為郎，吏，大夫，侯，有差，此為禪政，又值盜賊蜂起，災異屢見，漢室已變衰矣。

赤蛇床第見 青蓋邸中迎 計金授官爵 火德已將傾

漢順帝 安帝長子，永寧初立為皇太子，延光中，廢為濟陰王，安帝崩，中黃門孫程等迎帝即位，在位十九年。

一聲長歎息 廢作濟陰王 潛龍雖得用 福祚竟難昌

漢冲帝 順帝長子，年二歲即位，梁太后臨朝，即位後，京師地震，三郡水湧土裂，盜賊蠡起，在位一年崩。

冲人初即位 水土已呈凶 三歲宮車罷 空教想玉容

漢質帝 章帝玄孫，冲帝崩，梁冀與太后定策禁中，迎帝于南宮，即帝位，明年改元，五月太白犯奕惑，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潛行鴆弑，

帝崩于玉堂，在位一年。

宮車晚出，漢代怨崩之稱。

太白侵熒惑 天災到玉堂 一朝呼跋扈 飲鳩事堪傷

漢桓帝 帝曾孫，亦梁冀所立，生殺子孫，盡出于冀，未幾，帝與單超等定謀誅梁冀，封超等五人為侯，而宦官專權，毒流海內，黃瓊李膺等上書切諫，因之黨禍興起，正人君子

禁錮終身。

奮怒誅梁冀 親邪進五侯 小人道方長 君子蹈愆尤

漢靈帝 帝玄孫，桓帝崩，無子，賢太后與文武定策而立之，宦者曹節等殺陳蕃、袁武，帝封節等為列侯，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帝好宴樂，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時黃

巾賊起，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進賢冠狗戴 左右已無人 朝臣皆黨錮 誰為破黃巾

漢獻帝 帝中子，董卓廢少帝而立之，關東起兵，討卓，卓奉帝西遷長安，及卓誅李傕、郭汜，備兵，擁戴帝東歸，曹操入朝，遷帝都于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及曹丕篡位

山，廢帝為山陽公。

兩京遷不定 董去又曹來 未赴山陽國 先登受禪臺

光武郭皇后

光武廢王郎至真定，納之；建武初，生太子強，立為皇后；後陰麗華得幸，后寵稍衰；數懷怨對，遂廢為中山王太后。

糟糠難白首

怨對事堪嗟

故劍何勞問

官家愛麗華

和帝陰皇后

陰識孫女，和帝后，初選入掖庭為貴人，有殊寵，後立為后，自后入宮，愛寵稍衰，數有悲恨，帝嘗病危，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陰氏復有遺類。」後以巫

盡事廢
憂死。

貴人有殊寵

一旦亦稱尊

如何坐巫蠱

鄧后入宮門

明德馬皇后

馬援女，明帝后，德冠後宮，不以私家子朝廷，及帝崩，自撰明帝起居注，章帝立，欲封爵諸舅，后不許。

起居勞不錄

母德獨稱賢

高年猶戒得

終始保安全

章德竇皇后

竇融會孫女，章帝后，時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嫉忌之，數問于帝，宋貴人自殺，慶坐廢，既養和帝為己子，又誣害帝外家，官

房僕息，及和帝即位，尊為皇太后。

容貌非臣妾

稱譽冠後宮

有辜不遭貶

端賴主恩隆

和熹鄧皇后

鄧訓女，和帝后，幼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鐘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喙，言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初入掖庭為貴人，及陰后以巫蠱事廢，遂立為后，帝崩，后臨朝十餘年，多德政。

捫天飲鐘乳

相法應成湯

臨朝稱制日

便孽未囂張

安思閻皇后

安帝后，有才色，惠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置太子保，廢為濟陰王，帝卒，后臨朝，立北鄉侯懿，時外戚專權，傾動朝廷，懿卒，中黃門孫程等迎立濟陰王，遷后于離宮，明年崩。

臨朝貪立幼

外戚秉權衡

離宮一朝徙

滅頂勢終成

靈思何皇后

靈帝后，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光和中，立為后，時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鳩殺美人，皇子協由董太后養之，靈帝崩，辯即位，后臨朝，董卓入洛陽，廢辯立協，是為獻帝，卓遷后于永安宮，因進獻獄之，先是董太后以何進逼，發怖成疾崩。

出身本微賤

賦性少和平

董后猶須死

王姬豈得生

獻帝伏皇后

獻帝與平中，立為后，曹操殺董貴人，后與父書，言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事泄，操逼帝廢后，使郗慮等勒兵入宮，帝后出，后披髮徒跣，過帝前曰：「

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下后暴室，幽殺之。

殿中行泣訣 相活亦何能 密狀偏遺禍 奸雄有隙乘

獻穆曹皇后 伏后被弑，獻帝立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輿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輿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魏氏

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

使臣來數輩 涕泗祇橫流 漫云天不助 璽綬隔軒收

劉玄 光武族兄，字聖公，王莽末，光武與兄伯升起兵，號玄為更始將軍，與諸將共立為天子，改元更始，海內響應，因以破莽，既而玄忌伯升威名，遂誅伯升，入都長安，既于酒色，聞不

視事，赤眉入長安，降之，赤眉將謝祿使其從兵與更始共牧馬郊下，因令縊殺之。

未足當天位 偏能殺伯升 最堪憐末路 牧馬一條繩

劉盆子 城陽景王劉章之後，赤眉賊樊崇為亂，掠盆子，崇等欲求漢宗室立為帝，唯盆子及劉茂劉孝最為近屬，因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

又以兩空札置筒中，設壇場祠，列盆子等三人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後降光武，病失明，賜祭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登壇選天子 探得一眞符 豈惟能不死 尙可食均輸

樊崇 赤眉賊帥，初赤眉起兵，恐其衆與王莽兵亂，乃朱其眉，以相別，故曰，「赤眉」，「所至劫略，入長安，燒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光武遣鄧禹，馮異討之，戰于嶺底，大破之，赤眉遣

使乞降，君臣面縛，奉皇皇帝璽綬，初傳國璽入王莽，莽敗入更始，更始敗入赤眉，赤眉敗，始奉光武。

羣盜行無狀 雙眉赤色浮 皇陵猶發掘 死者盡含羞

王昌 一名郎，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昌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昌與趙繆王子林共好俠，知術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于是林等遂立昌爲天子，林爲丞相，未

幾爲光武所敗，昌遣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降，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已而破城，昌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漫云成帝子 成帝亦平常 不肯全身去 終須死道旁

劉永 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父立爲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詔封爲梁王，更始敗，自立爲天子，光武遣蓋延等擊之，永將家屬走虞，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又奔鵠，其將

永慶吾斬首，降。

宗室無蚩者 睢陽敢起兵 母妻猶不保 稱帝亦何榮

龐萌

更始立，爲冀州牧，後歸降漢，光武即位，以爲侍中，爲人遜順，甚見親愛，帝嘗稱曰：「吾常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後萌反，帝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

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後擊敗之，斬首。

六尺何堪託

歸降尙負恩

終年平老賊

不使笑吾言

張步

光武初起，步擁衆據本部，光武遣伏降拜步東萊太守，步殺降，後爲耿弇所敗，退保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步曰：「負負無

可言者，一已而步殺茂，奉其首以降，封安丘侯，後步將妻子逃奔臨淮，欲招其舊衆舉事，爲琅邪太守陳俊擊斬之。」

殺隆自貽戚

斬茂是良圖

臨淮逃不得

負負又誰呼

李憲

任王莽爲偏將軍，擊破江賊王州公等，莽敗，憲據廬州自守，稱淮南王，建武時，濟爲天子，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等破滅之。

擊破州公後

淮南作帝京

十萬廬江卒

終難敵馬成

彭寵

更始時爲漁陽太守，後歸光武，封建忠侯，光武至薊龍上謁，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光武即位，寵獨無所加，愈怏怏，爲朱浮所譖，發兵反，其妻數惡夢，又聞蝦

蟆聲在火爐下，寤地求之不得，卜筮，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其從弟子后闔卿，質漢歸，故不信之，寵夜臥寐，共吞頭子，密殺寵夫婦，留頭縊囊中，詣闕，夷其三族。

堂上蝦蟆叫 南柯夢不祥 心方疑棗蓐 首已入綠囊

盧芳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伯始起兵，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為漢帝，光武既即位，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五原縣，與匈奴連兵，掠有五雲等諸

郡，後使使請降，詔立為代王，使和集匈奴，未幾，仍叛亡，死匈奴中。

人心思漢室 武帝有曾孫 全家悲出塞 自愧負仁恩

隗囂

王莽末，據隴西，稱西州上將軍，聘方望為軍師，望說囂，宜立高廟稱臣奉祠，割牲而盟，遂與諸將盟曰：「凡我同盟，三十有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云。」禮畢，移

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一初附更始，旋屬光武，後又叛附公孫述，光武西征，囂奔西城而死，初天水童謠曰：一出吳門望纒羣，見一羣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人？」

囂少病寒，故云。

同盟三一將 漢復紀元年 蹇步如何達 狂謀欲上天

公孫述

王莽天鳳中，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功曹李熊嘗說述，宜定名號，建霸業，述然之，建武初，自立為天子，號成家，盡有益州之地，述騎都尉荆邯說述曰：「不亟乘時與之功

錢，而坐談武帝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在蜀廢銅錢，置鐵官錢，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言天下當併還劉氏。

漢人樂府詩，有上天謠，即為隗作。

黃牛白腹，五
銖營復，亦述
童謠。

坐談周武事 無乃隗囂同 白腹黃牛讖 終看誤李熊

劉績 光武長兄，字伯升；性剛毅，慷慨，好俠養士，常非笑光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篡位，績發春陵子弟，起兵斬甄阜，破嚴尤，後爲更始所害，光武即位，追封齊王，項梁，項羽

季父，同時起兵，中道
敗亡，正與績相似。

君非漢高祖 兄仲未堪方 洛下新天子 愁聞說項梁

李通 世以貨殖著姓，通素開說讖云，「劉氏當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及見光武語之，握手極歡，乃密定大計，乘時起兵，通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從光武以功拜大將

軍，封平西王，光武即位，
拜大司空，後圖形雲臺。

握手言歡日 成謀已在胸 孰意從龍者 興於貨殖中

王常 王莽末，起兵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隘口，號下江兵，劉績等說以合從之利，乃引兵與合，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光武嘗曰：「一當以匹夫與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

吾相遇，尤相厚善云。一累功
拜橫野大將軍，封山桑侯。

民心思故主 興義事終成 二王何以破 半賴下江兵

鄧晨

字偉卿，世吏兩千石，初娶光武姊元，光武嘗避吏其家，與相親愛，時有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晨心獨喜，後漢兵敗，

人汙晨宅，焚其家墓，其宗族皆怨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常隨光武，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其以一郡為

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賊，晨助射士千人，餉餉不絕，及即位，封侯，有政聲。

私心何獨喜

帝屬婦人家

常山作東道

射士餉嘉賓

來歙

初事更始為吏，後歸光武，官至中郎將，說隗囂歸漢，隴右遂安，進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之，白刃在身，猶自書表薦賢，旋投筆抽刃而絕，歙有信義，憂國忘家，忠孝彰

著，帝聞，贈歙征羌侯。

井蛙肆陰毒

刺客中中郎

銜刃猶拜表

勳業美征羌

來歷

歙孫，安帝時累遷太僕，時侍中周廣楊輝等讒陷太尉楊震，歷以其傷害忠良，絕不與交，皇太子廢為濟陰王，歷要結羣臣，俱詣鴻都門証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奉詔脅之，羣臣皆退，

歷獨守闕，連日不去，帝怒，免其官，順帝即位，拜車騎將軍，大鴻臚，卒。

嗣君本無罪

作證詣鴻都

即教免官爵

誓不附奸諛

鄧禹幼游學長安，與光武親善，及光武收河北，禹杖策往見，光武大悅，與定計議，以前將軍持節西入關，大破王匡劉均諸軍，時三輔連覆，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禹乘勝獨剋，

而師行有紀，降者日衆，父老董穉垂髮戴白，藩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及天下平定，論功最高，封高密侯，圖像雲臺，居諸將之首。

老幼迎轅下 將軍仗策來 功名垂竹帛 決勝冠羣才

鄧訓丙六子，少有大志，明帝初，爲郎中，會烏桓變，詔訓屯兵狐奴爲防，鮮卑聞其恩威，不敢近塞，元和中，拜張掖太守，遷護羌校尉，羌胡來者，待以恩信，大小感悅，皆款塞納質，

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以病卒官，羌胡旦夕臨哭者，數千人，家爲立祠。

使君布恩信 塞外服迷唐 羣胡咸感悅 死後尙稽顙

鄧騭以定策立安帝，封上蔡侯，謙讓不受，西羌叛，詔騭將兵討平之，拜大將軍，騭既輔政，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天下以安，後被宮人誣，徙羅侯，不食而死。

推賢崇節儉 遜位避殊恩 無罪宮人陷 誰能返怨魂

寇恂字子翼，從光武南定河內，拜河內太守，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並防他兵勿爲北度而已。」及溫郡既下，光武大喜，諸將軍因賀，

上尊號，光武遂卽位。

河溫傳捷報 尊號上羣臣 關中比河內 子翼亦功人

光武以道何待
子翼則功人
之號亦可移
贈。

馮異

初從光武為主簿，至蕪婁亭，天寒土饑，異上豆粥，至南宮，又進麥飯，因得度康沱河，鄧禹與赤眉戰敗，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擊壁，使壯士褰服，與赤眉同伏

于道，且日赤眉攻，異伏兵起，赤眉不復識別，遂大潰敗，累功拜將軍，封侯，後人有章言異專制，帝見異解之，異頓首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櫜車，齊國賴之，臣亦願慕夫此。」

設伏回谿阪 將軍混赤眉 黃門麥珍寶 猶說檻車時

岑彭

光武徇河內，彭歸焉，更始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朱輔聚洛陽不下，彭亦以說開城降，從征轉戰有功，南擊秦豐田戎，皆大破之，光武即位，拜廷尉，行大將軍事，封侯

，奉勅擊蜀，長驅入關，所至皆奔降，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開城降朱呂 轉戰破豐戎 彭亡有先兆 廟食武陽中

賈復

初為光武都護將軍，每戰被羽先登，嘗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憂念，及復病尋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歡，拜執金吾，及光武即位，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

嘗有言，與高密侯鄧禹，以列侯就第，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優渥。

公卿同議事 榮顯一時無 雖傷終不死 天祐執金吾

吳漢 初漢嘗說彭寵歸光武，而寵之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從，漢乃辭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邯鄲所歸。」漢大喜，即詐為光武

書，以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具以所聞說之，寵遂歸光武，擊破王郎將帥，漢位至大司馬，封侯。

詐書誑太守 建策問儒生 差強人意事 史册永留名

陳俊 從光武擊銅馬，與五校戰于安次，手授短兵，所向必破，五校引退入漁陽，俊言令輕騎出賊前，破之，果獲勝，光武謂俊曰：「一因此虜者，將軍策也。」琅邪未平，俊為琅邪太守，

行大將軍事，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餘賊悉平，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

困虜將軍策 追奔奮短兵 威名著齊地 奉詔得專征

蓋延 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遣南擊倉敖封丘，皆拔，又破永沛郡，與蘇茂，使閭，周建等三萬餘人，戰于沛西，大破之，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齋夫祝宰樂人，累戰以功封安

平侯。

虎牙南伐日 沛楚建殊勳 重修高祖廟 尚氣至今聞

臧宮

越人謀叛，從戰，以勇稱。時征南大將軍岑彭，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相拒于荆門，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戰，以勇稱。時征南大將軍岑彭，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相拒于荆門，戰數不利，

出入，遂見。越人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至，由是遂安，不叛，後與吳漢平蜀，滅公孫述，漢嘗稱宮，有一將軍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之語。

一夜車聲轉

明朝定越人

威靈風電若

勳業建西岷

耿弇

初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嘗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從征諸賊，屢獲奇功，臨淄勦敵，半日拔之，帝至臨淄，勞軍，大會羣

臣，因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勦敵，其功乃難于信也。」

齊西勦敵拔

韓信是英豪

床前陳大計

誰及小兒曹

耿秉

通兵法，曉邊事，與竇固等伐匈奴，攻破車師，車師後王已降秉，固之部下欲全功歸固，因謂後王常先降固，秉大怒，披甲上馬，徑造固壁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

固止之，秉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降後王，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章帝時，拜度遼將軍，復拜征西將軍，數破匈奴，勒石銘功，匈奴懷其恩信，及秉卒，舉國號泣，

或至勞面流血。

受降如受敵

造壁定車師

羌胡感恩信

聞訃動哀悲

耿恭

為戍已投符，攻匈奴，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斃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靡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又益兵圍之，恭食盡窮困，糞糶鐘

，食其筋革，與士卒同生死，時章帝新即位，諸卿皆言不宜救，惟司徒鮑昱言必須救，以勸後將，卒賴救得還，入玉門關者，唯餘十三人耳。

鑿山餐煑弩 萬死一生還 朝廷無鮑昱 難入玉門關

銚期

從光武拜偏將軍，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遮道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睜目大呼左右曰，一趨，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

行至信都，以期為裨將，後從擊王朗將于鎮鹿，先登陷陣，被創中額，攝憤復戰，遂大破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

當先大呼趨 趣駕得開城 創額猶重戰 王郎不足平

王霸

初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疾風知勁草，嘗與馬武東討周建蘇茂，茂等數挑戰，霸擊

璧避營，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請戰，霸曰，「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卒以城降，光武即位，累功拜太守，封侯。

疾風知勁草 不戰屈人兵 樽俎從容甚 當前酒任傾

祭遵

從光武平河北，以功拜征虜將軍，嘗與景丹朱祐等擊弘農蠻中賊，嘗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遵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帝每歎爲
疑國奉公之臣。

刺姦好儒術 雅集喜投壺 含傷猶督戰 忠孝古今無

祭彤 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燔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拜黃門侍郎，後出守遼東，幾三十年，破走鮮卑，既卒，遼東吏人爲立祠，

四時奉祭焉。

孤身居家側 賊見尙憐之 遼東遺愛在 當日有專祠

任光 南陽宛人，少忠厚，爲鄉里所愛，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更始初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光武

自蒞還，不知所向，聞信都獨爲漢堅守，即馳赴之，拜光左將軍，使將兵從，旬日之間，兵衆大盛，遂屠邯鄲，後封阿陵侯。

少年誠長者 幾至誤衣冠 孤城發奔命 旬日破邯鄲

李忠 仕爲郎，以好禮修整稱，更始時與任光同奉光武，光武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後遷丹陽太守，忠以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樂，郡中皆向慕之，三歲間流民占著

者五萬餘口。

好禮稱修整 將軍不掠財 守越才三歲 流民五萬回

萬修 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守任光共迎光武，拜偏將軍，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後封槐里侯。

信都降漢後 共力守孤城 從軍迎世祖 河北慶承平

邳彤 初爲王莽和成卒正，旋舉城歸光武，拜太守，又信都郡反，屬王郎，捕繫彤父弟妻子，使手書招彤，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後家屬竟全，以功封靈壽侯。

和成獨堅守 未肯附王郎 事君鮮私念 親屬任夷傷

劉植 昌城人，王朗起，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後附光武，爲驍騎將軍，真定王劉揚起兵，附王朗，光武遣植說降，封植昌城侯，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

後植討密城賊，戰死。

昌城先自拔 兵已數千人 主臣會真定 郭后正懷春

耿純劉揚劉讓 純初謁光武于邯鄲，即從征伐，平邯鄲，破銅馬，數有功，真定王劉揚，造讖作亂，帝遣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納，乃復遣純往幽冀行赦令，若揚

見：即因而收之；純至真定，止傳舍，揚與其弟劉讓各擁兵萬餘人，恃衆無忌，兄弟將輕兵留門外，入見純，既入，純乃閉閣，悉誅之，一時震怖

傳舍誅揚讓 東光氣勢龐 公車才入衛 盜賊已全降

朱祐

事光武為護軍，從征河北，嘗與諸將擊鄧奉，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又延岑與張成二兵合一，祐率征虜將軍與戰于東陽，大破之，臨

陣斬成，後拜建義大將軍，封高侯，帝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及即位，車駕幸其第，問曰：「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

，後為東郡太守，視事數月，盜賊清寧。

乘機降鄧奉 臨陣斬張成 宮車臨第日 買蜜話平生

景丹

馮翊櫟陽人，從光武為偏將軍，擊破王朗將兒宏等于南鄉，初丹與耿拿及寇恂歸光武，光武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為吾來？」後封丹櫟陽侯

，帝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櫟陽封卿耳。」及陝賊蘇况攻破弘農，丹時病，帝以其舊將，強起之，丹力疾拜命，到郡十餘日薨。

一 擊兒宏敗 漁陽上谷兵 故鄉衣錦繡 力疾尙西行

王梁

從光武滅王莽，帝以赤伏符文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司空，水土之官也。」即擢拜梁為大司空，後代為河南尹，梁建議穿渠為民興利，及渠成，而水不流，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

書乞骸骨，出為濟南太守。

靈臺二十八將
破，有一人傳
無奇之，然
而詩甚緯緯
可見自然之趣
見好也。

司空當水土 元武應君言 開渠雖失利 乞退尙知謙

杜茂 初歸光武為中堅將軍，嘗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茂建屯田，驢車轉運，供給軍士，甚感其便，鎮守北邊，胡人不敢南下，拜為驃騎大將軍，晚年更增食邑，改封修侯。

屯田備胡寇 轉運有驢車 雁門邊患息 食邑喜增加

馬成 少為縣吏，及光武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于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後拜揚武將軍，使督軍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成進圍憲于舒，堅壁深溝，卒破滅憲，光武

即位，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第，封全椒侯。

設壇承祖禮 堅壁竟平舒 司空居府第 憶否棄官初

劉隆 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侯崇起兵，誅莽，事泄，被誅，隆以幼免，及壯迎妻子置洛陽，聞光武在河內，即追于射夫，以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後拜誅虜將軍，時天下繼田，多不以實，有一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之語，帝詰責之，隆以繼田不實，坐罪免為庶人，後復起，以功封侯。

父遭王莽戮 妻被李朱戕 論功追射犬 負罪問南陽

傅俊 穎川襄城人，光武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皆滅之，從破王尋，拜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歸穎川，收葬家屬，後將穎川兵，從光武征伐，光武即位，以俊

爲侍中，封
昆陽侯。

似漁陽詩，以
地名多也。

別軍破京密 賴有穎川兵 歸來論家屬 痛哭憶襄城

堅鐔 初爲郡縣吏，光武召爲偏將軍，時董訢鄧奉反，鐔孤絕獨立，南拒鄧而北當董，道
路隔絕，饑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戰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

身先當矢石 盡力守孤城 士卒同勞苦 何憂兩路兵

馬武 王莽末爲盜，後從光武擊王尋等，擊破羣賊，武久將習兵，常爲軍鋒，光武即位，封揚虛侯
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賊。帝笑曰：「且勿爲盜
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習兵曾久將 每戰作軍鋒 漫誇能督盜 卿是盜之宗

竇融 更始時爲鉅鹿太守，融見東方擾亂，而祖父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乃辭鉅鹿，得爲張掖屬
國都尉，既到，撫結雄俊，懷輯羸靡，河西翕然歸之；及更始敗，梁統等共推融行河西五部

大將軍事，後歸光
武，拜牧，封侯。

一時眞俊傑 五郡大將軍 西河果遺種 惘惘獨超羣

竇固 融從子；少尚光武女郎陽公主，爲黃門侍郎；明帝時，以固明習邊事，拜奉車都尉；出屯涼州，擊呼衍王復出玉門，遂破白山，降車師，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

襲封尚公主 都尉幾承恩 兩度平胡虜 更番出玉門

竇憲 融曾孫；以女弟立爲后，拜爲郎，稍遷侍中，寵貴日盛，因奪沁水公主田園，章帝怒，責憲曰：「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後拜車騎將軍，大破單于，勒功燕然山，紀漢盛德，拜

大將軍，威震朝廷。

王靈宣漢北 貴顯震京都 忘却南宮事 誰憐棄鼠雛

竇章 融玄孫；少好學，與馬融崔寔同好，更相推薦，安帝時，以鄧康薦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入掖庭，爲貴人，擢羽林郎將，遷屯騎都尉，謙虛下士，甚得名譽，勝樂黨多亡。

好學同崔馬 聞名重鄧康 當代椒房戚 爭傳竇勝梁

長者家兒，介獨惡是耳，介指梁松言也。

馬援 光武朝，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立銅柱以表功，封新息侯，嘗言「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手中耶」？武陵五溪蠻反，援復將兵討之，臨別與送

者言曰：「吾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但畏長者家兒，在帝左右，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由是恨之，後援卒于軍。

壯哉伏波語 馬革裹尸還 家兒防長者 結恨拜床前

馬廖 援子，以父任為郎，後拜虎賁中郎將，掌典門禁，帝甚敬重之，廖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惟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其子豫為步兵校尉，投書怨譏，有司奏免官。

平生性寬緩 教子義方疏 心雖遠權勢 怨誹獨何與

馬防 援子，章帝時，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討之，防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遂解臨洮圍，燒當種盡降，連戰皆擊破之，

後防兄弟奢侈踰僭，悉免就國，臨行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朕甚傷之，其留許后在京，助祭祀，以慰朕渭陽之情。」

伏兵樹幡幟 三道破燒當 功業難長恃 臨歧感渭陽

馬嚴 援從子，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居鉅下，交結賓客，知名當時，後拜陳留太守，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為容氏所忌，遂退居自守，訓誡子孫，卒于家。

平原賓客集 鉅下盛名傳 忌生垣有耳 退位樂餘年

卓茂 少習禮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元帝時，舉為侍郎，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即位，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

欣欣皆愛慕 教化順人情 寬仁能感物 垂老拜公卿

魯恭 字仲康，章帝時，宰中牟，專以德化為理，蝗蟲不入境，童子不捕雉及禽獸，時稱三異，累遷至司徒，恭性謙退，不以剛直稱。

萬物皆相得 皇天愛所生 大哉仲康議 孝弟秉純誠

魏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前樸寬恕為政，後拜將作大匠，和帝崩，典作順陵，時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新，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

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

雍和人所慕 寬簡政之根 勤功先自責 縣吏盡懷恩

伏湛，更始時為平原太守，天下兵起，人民流離，飢饉，湛乃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光武徵拜大司徒，湛以禮樂為政化之首，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奏行鄉飲禮，遂施行

之。

捐廉賑同里 來客百餘家 奏行鄉飲禮 文教一時誇

伏隆，以節操著名，光武初為大中大夫，持節行青徐二州，招降郡國，時張步據齊地，遣使隨隆以降，諸闕上書，獻鯁魚，拜隆光祿大夫，嗣步欲自王，留隆共守二州，隆不從，為步所殺。

生持蘇武節 死與解揚鄰 鯁魚功未竟 徒令泣賢臣

宋弘 光武即位，拜大司空，封宜平侯。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欲妻弘，難斥言，帝令主坐屏後，從容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貧賤交難忘 糟糠不下堂 孰知諧事老 無以慰湖陽

趙熹 光武初，拜郎中，行偏將軍事，更始敗，熹與所善友韓仲伯等逃亡，仲伯以婦色美，恐受害，皆裸跣飢困，不能前，熹悉以所裝糲帛資糧與之，將護歸鄉里，及光武即位，嘗集內戚諸會，歡甚，諸夫人各言趙熹篤義多恩，帝因謂熹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感卿之

恩。一賞賜有加。

糧帛資君屬 單車載友妻 英雄皆感德 名更播深閨

韋彪 初舉孝廉為郎，章帝時，累官大鴻臚，上疏陳吏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云云，帝納之，及卒，詔曰「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布穀若干。」

當朝陳吏事 州郡重遴賢 鴻臚尚忠厚 在位故無愆

宣秉 光武初為御史中丞，時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後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帝嘗歎曰，「楚

唐詩謂中宗為和事老，此因借光武有此事，故借之。

國二號，不如雲陽宜巨公。」

苛細難為政 何如舉大綱 當廷三獨立 帝祇歎雲陽

郭丹 少孤，事後母至孝，從師至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立，徵為諫議大夫，後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晉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

與侯霸杜陵張堪郭伋齊名。

廉直兼公正 侯張郭李同 買符入函谷 尚有翟家風

桓譚 光武時，拜議郎，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于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疏，不得意，譚進說晏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黜之，今殆將有子夫

之變，可不愛哉！請謝賓客，務謙辭，此避禍之道也。」晏深然之，帝欲識決疑，譚直言識之非經，帝怒，出為六安郡丞。

爰言子夫事 能令孔鄉奇 祇緣不識識 自取棄如遺

馮衍 野王孫，幼有奇才，更始時，衍在太守，執貨財之柄，據位食祿，二十餘年，後歸光武，帝以後至黜之，頃之，命為曲陽令，有功當賞，以說，不行。

太原為誰守 故主已云亡 違時遭擯斥 徒自負才長

歷朝史詩

鮑永

更始時，為尚書侯射，徵行大將軍事，光武即位，遣使徵永，時更始已亡，永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志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曰，「我攻懷三日不下，我攻懷三日不下，請卿往說之。」即諫議大夫，遣

使之懷，永說更始河內太守，即開城而降，永行縣到縣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幅巾詣河內

片語下襄城

盡哀西陌上

尚有故君情

楊厚

統子，厚母初與前妻子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順帝時，遣使特徵至長安，累官侍中，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梁冀欲與相見，厚不答

病，後謝病歸。

和親因托疾

友愛出天然

詔徵何不至

梁氏乘朝權

郎顛

字雅光，父學京氏易，善風角，顛少傳父業，順帝時，顛條序七事，詳論休祥，同郡孫禮者，積惡凶暴，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願，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雅光善風角

伏闕論休祥

陰微難盡測

卒蹈里人殃

郭伋

光武初，為漁陽太守，時漁陽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信賞，剝戮渠帥，盜賊銷散，後調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謝之，諸兒問使君何

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小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盜賊相將散 兒童竹馬迎 西河賢太守 一諾記生平

杜詩

光武初，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士兵，橫暴民間，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賜以榮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所在稱治，遷南陽太守；修陂池，拓土地，人民殷足，政治清平，時人以方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安集除橫暴 修池拓土田 檠戟南陽郡 羣稱杜母賢

張堪

官漁陽太守，大破匈奴，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漁陽勸耕種 麥穗兩歧誇 蜀中去官職 乘一折牛車

廉范

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少受業薛漢，漢坐楚王事誅，人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後遷蜀郡太守，教民淳厚，不受僨薄之說，民物豐盛，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毀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於是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譟今五袴。」

杜陵廉叔度 獨敢念師情 無繻今五袴 試聽樂歌聲

蘇章

字孺文，安帝時爲冀州刺史，有故人任請和太守，章行郡按其奸賊，太守認爲酒徵，陳平生之好，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

作兩扇對格亦新。

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私恩今夕講 公法待明朝 二天如獨有 姦罪倩誰消

蘇不韋 諱子，謙為李暹所殺，不韋時年十八，收屍瘞而不葬，乃變姓名，盡以家產募劍客，鑿地入壙家，諜刺不克，乃馳到魏郡，掘其父冢，斷其頭，以祭父，渴捕求不得，憤恚，嘔血死，人有以不韋發冢戮屍為不義者，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壯嘉其行云。

散財交劍客 鑿地入壙家 卒泄鞭屍恨 林宗獨許嘉

賈琮 為交趾刺史，民不聊生，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百姓頹利，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不敢做。」後為冀州刺史，境內翕然，靈帝崩，何進表琮為

度遼將軍。

昔年在交趾 百姓盡嬰孩 冀州會當治 賈父度遼來

樊宏 外孫何氏兄弟，爭財，宏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更時立，赤眉賊掠唐子鄉，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引兵去，遂免寇難，光武建武五年，封為長羅侯。

解紛愧何氏 折券似田文 平生稱長者 感退赤眉軍

朱浮

從光武爲偏將軍，討定北邊，與彭伯通有隙，嘗譏之爲遼東豕，伯通怒，遂與張豐等舉兵反，後帝以浮好陵轢同列，每銜之，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

激怒遼東豕

三州遂舉兵

恃功轢同列

賜死一身輕

馮魴

光武初爲原令，遷邾令，時盜賊羣起，邾賊延褒等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餘人力戰，連日，帝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褒等聞帝至，遂請罪，帝盡赦之，使

魴轉降諸聚落。

賊有三千衆

卿才七十人

轉降諸聚落

健令信無倫

虞延

性敦朴，力能扛鼎，光武時，官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爲姦盜，延收斬之，外戚莫敢干法，累遷爲司馬，有外戚小侯鄧衍，每豫朝會，而儀容出衆，顯宗奇之，拜爲郎中，遷玄武司馬，

惟延未嘗加禮，及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始歎延爲知人。

有力能扛鼎

無私敢舉姦

馬成當盡法

鄧衍不相攀

鄭弘

爲尚書令，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風波險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醴道，于是夷通，後世利之，在職二年，遭歲大旱，人食不足，而俗穢殷積，弘

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人，章帝順其議。

桂陽開嶺道 轉運免風波 荒年減徭費 仁者利人多

梁商順帝立，商女爲后，拜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京師翕然，稱爲良輔，然性懦弱，無威斷，傾瀾于內豎，幾爲所中。

慎弱無威斷 傳家乏燕謀 交游豈容易 反向宦官求

梁冀順帝時拜大將軍，及冲帝崩，冀立質帝，帝少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之，遂酖帝而立桓帝，冀一門，三后，六貴人，七侯，二大將軍，尙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尹將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後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冀，諸梁及妻孫氏中外宗親無少長，皆棄市，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

，籍其財貨，合三十餘萬萬。

驕奢成弑逆 跋扈害羣賢 心疑天奪魄 滅族尙株連

孫壽冀妻，封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折腰步，鬪齒笑，以爲媚惑，性銜忌，能制御冀，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

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

折腰兼齟齬 媚惑等妖狐 馮子都重見 夫妻愛監奴

霍光與其妻顯府子都，皆愛其奴馮

鄭玄

高密人，少爲鄉高夫，不樂，棄去，往事扶風馬融，三年辭歸，融喟然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既歸，客耕東萊，門徒千數百人，順帝建安中，拜大司農，尋卒。

入關曾幾日

古學竟能通

登樓辭絳帳

師道歎俱東

鄭衆

光武帝朝，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罷帛聘請衆，衆辭不受，松又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違，衆守正不屈，明帝初，爲給事中，持節使匈奴，不拜，單于怒，圍守閉之，

，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乃止，還拜武威太守。

守正辭梁氏

持刀折北胡

氈裘能不屈

蘇武有遺模

賈逵

遼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問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招逵問之，對曰：「此爲胡降之徵。」

逵使作神雀頌，拜爲郎。

可笑諸儒語

長頭問不休

一篇神雀頌

博物孰能儔

恒榮

少家貧無資，學于長安，儲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榮每疾病，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皆拜牀下，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哉！」

乃若是哉！

君王師禮重 牀下拜公卿 嗟彼農家子 難蒙稽古榮

丁鴻 字孝公，初拜侍中，章帝建初間，詔鴻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鴻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鴻與弟盛共居，及父繼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

練經于家廡而逃去。

才高孰能及 殿上號無雙 空追孤竹迹 懷寶莫迷邦

張宗 鄧禹定河東時，宗詣禹自歸，禹聞其多權謀，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桐邑，赤眉大眾且至，宗為殿，拒卻之，赤眉略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之，諸將皆服其勇，禹嘗謂宗曰：「將軍有

親弱在營，奈何不顧生死？」又曰：「張將軍以數千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焉。」

營中親弱在 小雪敢投湯 長安城夜戰 銳士勇難當

滕撫 初任州郡，遷涿令，後拜中郎將，順帝末，盜賊群起，馬勉寇郡縣，稱皇帝，撫斬勉于當塗山中，屢募壯士，次第破賊，于是東南悉平，及論功，當封太尉，時胡廣錄尚書事，承旨奏

黜之，卒于家。

入山斬皇帝 募士破將軍 數奇反遭黜 幕府不書勛

馮緄 安帝時舉孝廉，累遷御史中丞，有人詐作覆書，譴責熈光，光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乃止之，光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餅于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曉諭降集，所在立威刑，後長

沙蠻，零陵蠻爲寇，緄以車騎將軍討平之，官終廷尉。

璽書能識詐 州里盡知名 威聲看夙著 蠻賊會當平

度尙 初家貧窮困，乃爲宦者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桓帝時，長沙，零陵等賊，焚燒長沙，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帝乃以尙代之，尙焚營擊賊，大破降之，後其

餘黨南走蒼梧，尙懼爲己責，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于是徵交趾刺史劉磨下廷尉，磨不服，尙辭窮，受罪，嗣遷遼東太守，卒官。

出身賴侯覽 委罪謝劉磐 焚營能擊衆 詭計實多端

楊璇 初舉孝廉，靈帝時爲先零太守，時蒼梧桂陽賊，劫略勢盛，璇乃特制馬車，以排麤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以火燒布，布燃馬驚，突奔賊陣，後車弓弩

齊發，鉦鼓鳴震，羣賊，敗散，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非有其功，遂乃噓管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情形，凱反坐，璇乃得免。

奇謀驅火馬 臨陣散灰囊 功成幾不免 賴有血文章

劉平 爲奮丘長，嗣舉孝廉，拜議郎，時天下亂，平仲弟爲賊所殺，平扶持其母，抱仲女，奔走逃難，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遂去，與母俱匿野澤中，平出爲母求食，賊得之，嗣

見其哀誠，遣之，于是得全。

親身雖自棄 仲女得安全 天倫關至性 賊見尙哀憐

王望 為青州刺史，值歲荒，行部見饑者，裸行草食，以便宜州所

窮荒哀草食 違制給衣糧 不遇鍾離意 誰知刺史良

趙孝 初為郎，赤眉之亂，孝弟禮為賊所得，孝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糶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鄉黨

服其義。

就烹甘守義 餓賊且矜憐 信可豚魚格 身終虎口全

淳于恭 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賊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耕田，遂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

世亂饑兵起 烹身願代兄 一篇獨行傳 高義想東京

江革 少失父，獨與母居，晚年，以母老不欲動搖，自在轎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及母終，常寢伏家廬，服菽，不忍去，于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

晚年作牛馬 純孝感人心 親喪伏廬墓 公論一時欽

蔡順

少孤養母，嘗出求薪，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噉指，順即心動馳歸，母卒，未及葬，里中火災，將逼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繞他室，得免，母平生畏雷，亡後，每雷震，順輒圍家泣曰，「順在此。」後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卒于家。

每一心驚動 猶疑有客來 伏棺能免火 園墓欲驅雷

趙咨

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並謂居貧，朝夕無備，盜皆慚歎，跪而辭去。

盜來何設食 恐令母心驚 家貧無蓄積 躬率子孫耕

班彪

嘗為隗囂著王命論，欲以感之，而囂終不悟，後為竇融謀策，謂「司馬遷著史記，若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五經法言也 堪作史官箴 奈何王命論 難格隗囂心

班固

彪子，明帝時為郎典校秘書，續父所著漢書，潛精研思，積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與龍門司馬遷史記，前後媲美。

大筆龍門繼 煌煌百代傳 能成漢家史 何必勒燕然

班超

彪少子，爲人有志，備書養母，任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兩帝時，出征西域，歷官軍司馬，西域都護，封定遠侯，初超出使西域，至鄯善，王禮甚恭，後忽懈，超知有北虜使來，對漢使故懈，乃夜與其官屬，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因夜火攻虜使，梟其首示衆，鄯善王大驚，無敢有異志。

從戎投筆去

西渡玉門關

腰繫黃金印

新探虎穴還

班昭

彪女，適曹世叔，世叔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兄固著漢書未就，死，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

玉關人老矣

萬里盼歸程

慷慨閨中筆

能宣手足情

第五倫

峭直無私，章帝時，擢爲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奏議諄諄，歸諸寬厚，或問倫有私乎，倫曰：「兄子嘗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章夕不眠，不可謂無私也。」

奉公能直諫

奏議尙諄諄

終宵雖十起

自謂有私存

鍾離意

少爲郡督郵，太守賢之，任以縣事，值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權濟，明帝時，徵爲尙書，後出爲魯相，到官出錢修孔子車，拭几席劍履，

有男子張伯，除草，于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而以六枚白意，意見堂下有懸甕，名夫子甕，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因發之；文曰：「後世修吾書者，董仲舒，護吾車，七，拭吾履，發吾箭者，會稽鍾離意，璧有。」張伯藏其一。即召問伯，果服焉。

隱親給醫藥 所部得安全 張伯難藏璧 尼山讖語傳

東海恭王彊 光武帝長子；郭后所生，立為皇太子，郭后廢，驅數因左

嗣君因母廢 天命亦靡常 知幾執謙退 猶得備藩王

楚王英 光武帝六子，少好游俠；交通賓客，晚善黃老學，為浮屠，後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有異謀，廢徙丹陽涇縣，英至丹陽，自殺。

少時號游俠 晚更溺浮屠 鶴龜何足瑞 罪狀在迷途

朱暉 早孤，有氣節，嘗遭遇羣賊，白刃戮諸婦女，略奪衣物；暉拔劍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賊見其年少志大，笑曰：「童子納刀，遂捨之而去。」章帝朝，為衛士令，遷臨

淮太守，吏人畏愛，後為尚書令，以病乞歸。

內刀笑羣賊 諸母免蒙塵 童年已如此 補闕志終申

樂恢

和帝朝，為尚書僕射，嘗劾奏李臯竇憲，憲兄弟忿其不附己，欲陷害之，恢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乃稱疾歸鄉里，憲

飄州郡追脅恢，遂仰藥死，及寤氏誅，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其子為郎。

素餐非所願

終至不容身

婦言何竟驗

伸訴有門人

張禹

初舉孝廉，章帝初，拜揚州刺史，嘗過江巡行，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以為志在理察枉訟，子胥有靈，亦不畏我，遂鼓棹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吏民

希見使者，人懷喜悅。

為民理冤枉

何懼子胥神

鼓棹過江後

窮鄉見使臣

胡廣

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復拜太尉，遷太傅，廣練達事體，明解朝章，時有謬，以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忤，又與中常侍丁璜婚媾，以此譏毀于時，

廣在公臺三十餘年，歷事安順，沖愷桓靈六帝，禮任甚優。

中庸此元老

尸位卅餘年

何竟違清議

婚姻宦者聯

袁安

為河南尹，政號嚴明，常曰，網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為也。父族，母今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其葬處，葬後，果累代隆盛，四世三公。

錮人曾不忍 政令號嚴明 三公傳四世 天使遇書生

郭躬 字仲孫，父弘，習杜律，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以明法律，善斷獄，有名于世。

仲孫善平獄 杜律有家風 駟馬雲仍待 于公盛德同

翟醜 四世傳詩，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時尙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醜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惟滯流流連，懿怪

而問之，醜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于是懿憂懼，移病不試，而醜得對第一，拜尙書。

恃能忌孫氏 涕泣故流連 圖書售陰計 捷足竟登先

龐參 舉孝廉，拜左校令，安帝初，鄧騭討叛羌，樊豐薦之曰：「鶯鳥累百，不如一鸚。」參高才武略，宜在行伍，即召拜謁者，參建議安內輔外，應棄西域，以貧三輔，騭及公卿，從其議

，而未能力行，嗣拜漢陽太守，以惠政得名，累官太尉。

百千之鶯鳥 一鸚不能如 可惜高才士 征西志未舒

陳龜 世語邊俗，奉令治邊，有功，胡馬不敢南下窺長城一步，與大將軍梁冀有隙，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居民，並涼州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靈。

長城胡馬遠 邊郡治功新 一朝被讒死 弔祭有涼民

崔駰 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授齊名，元和中，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擅權恣，駰數諫之，出為長岑長，不之官而歸。

少年攻典籍 何暇羨登庸 雖免時人笑 難教貴戚容

黃憲 字叔度，年十四，潁川荀淑與語，移日不能去，既而淑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一見吾叔度耶？」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一郭泰少遊汝南，稱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滯之不濁，初舉孝廉，又辟公府。

不識顏回面 應教鄙吝生 汪汪孰能測 無濁亦無清

徐穉 字孺子，家貧躬耕而食，不應徵辟，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榻，時稱南州高士，太尉黃瓊死，穉往祭之，哭畢而去，時會喪四方，賓客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

使追于途，設酒食，臨訣穉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桓帝時，安車玄纁備禮徵，竟不至。

辭却安車聘 空留一榻懸 寄語持繩者 難扶大樹顛

楊震 安帝朝為太尉，時帝乳母王聖及中常侍樊豐周廣等，更相煽動，傾搖朝廷，震屢上疏切諫，

豐等譖之，詔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馘卒，震明經博覽，諸儒稱為「關西夫子。」

違章彈乳母 結怨到周樊 夕陽亭下路 千載想忠言

楊彪 震會孫，累世三公，彪少傳家學，博識奮聞，獻帝時拜太尉，時董卓專權，欲西遷都，彪力爭，遂免官，卓死復起為太尉，曹操忌之，幾遇害，積十年後，其子修為操殺，操見彪，問

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東京號名族 累世作三公 愧無日磔識 舐犢歎途窮

楊修 彪子，好學有俊才，為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還，出教曰：「鷄肋。人莫能曉。」修曰：「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果迴師，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

逆為答記，後操怪其速，廉之知狀，由是忌修，以他事誣殺之。

俊才何所恃 密教未應宣 傷哉識鷄肋 已伏禍之先

楊奇 震會孫，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問之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為矣。」

唐堯比虞舜 奏對亦奇哉 卿真強項子 大鳥必重來

清河孝王慶 章帝長子，立為皇太子，其母宋貴人遊寵幸，竇后嫉忌之，日夜毀謗，後于掖庭門避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苑，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蟲，貴人遂漸疏

，並廢慶為清河王，小心恭
孝，畏事慎法，卒諡孝。

美服千人指 恩多怨亦多 母思食生菟 子竟被嚴訶

張綱少明經學，仕為御史，順帝朝，奏使徇行風俗，綱埋其車輪于洛陽，都孝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京師震竦，時廣陵賊張嬰寇掠楊徐地，冀欲以事中之，乃

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詣嬰壘，喻以禍福，嬰率所部降，南州晏然。

豺狼當要道 公子遂埋車 隻身廣陵去 降賊有良圖

王暢拜南陽太守，奮勵威猛，凡受贓賄二千萬以上，不自首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墮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諫，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教化大行，暢名在八俊之後

列，與李膺俱稱為高士。

威嚴誰敢犯 井竈尚夷平 自納功曹諫 寬仁教化行

杜根性方質，安帝初，舉孝廉為郎中，時鄧太后臨朝，權在外戚，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歸政，太后大怒，執根等令盛以燒犢于殿上，撲殺之，得蘇，逃為宜城山中酒家保，鄧氏誅，拜侍

御史，後遷濟陰太守，去官，卒于家。

綠囊盛烈士 直諫事堪傷 酒保理名姓 宜城歲月長

虞詡 安帝初，羌人反，鄧鸞欲棄涼州，詡駁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為朝歌長，及到官，募求壯士殺賊數百人，大有治聲，遷武都太守，增龜進兵，日夜兼程而進，大破羌人，後

以尙書令，去官卒。

兼程日增竈 勝算已先操 倒用孫臏計 兵家妙算高

傅燮 靈帝朝為護軍司馬，奉命討張角賊，以閻宦專權，上疏言黃巾無慮，閻宦瑯憂，拜護郎，後出為漢陽太守，時耿鄙討金城賊王國等，燮知必敗，諫曰，「與其不教而戰，十舉十危，不

如息軍養德。」鄙不從，果敗死，賊遂進圍漢陽，燮子幹諫燮曰，「天下已亂，不如暫避鄉里，以圖再舉。」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耶？且食諫又焉避難？」遂戰歿。

黃巾何足慮 閻宦實堪憂 十危言卒應 空歎別成謀

臧洪 初為太守張超功曹，時董卓圍危社稷，洪說超誅卓，為天下倡，超然其言，于是聯諸州設壇共盟，推洪先登，洪乃攝衣升壇，插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禍，

云云。」辭氣慷慨，聞者激揚，後領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急，洪徒跣號泣，從袁紹請兵，紹不許，超遂族滅，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洪，城陷，被

執，死之。

志節何悲壯 登壇氣亦雄 孤城擊不住 恨煞虎皮公

張衡字平之，有清才，善屬文，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厲諷諫，精思博會，十年乃成，衡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好玄經，仕齊王冏為東曹掾。

數術窮天地 三才理貫通 十年成一賦 垂翅待凌空

馬融才高博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安帝元初二年，上

出

絳帳傳經術 高才世少儔 若無廣成頌 那有錮身憂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歷遷議郎，因上封事，為程璜所搆，詔下獄，減死，赦還，亡命江海，後

董卓辟之，稱疾不就，卓怒，切勅州郡舉邕，邕不得已，至，三日三遷，拜左中郎將，禮遇甚隆，邕知卓終敗，欲逃山東，未果，後卓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歎，有動于色，允怒，收付廷尉，邕請歸別，結成漢史，允恐其誘己，不許，遂死獄中。

逆卓偏隆禮 謀逃未得東 剖肝雖置地 懼謗惜王公

左雄南郡涅陽人，順帝新立，公卿以下，類多以諸節為愚，獨雄容容多福，有忠公節。

容容多厚福 誰復肯公忠 賢哉左南郡 獨有蓋臣風

周舉 字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順帝朝為并州刺史，後為諫議大夫，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時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

梁公言也善 病榻薦宣光 協恭同輔政 朝野美周黃

黃瓊 黃香子，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不就，後公卿交薦，公車徵，稱疾不進，及至，拜議郎，累遷尚書僕射，瓊連上疏，言時政，順帝均嘉納之，後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胡廣等咸稱冀

之勳德，以比周公，宜錫土田，瓊獨建議，比之前朝，靈光，增封邑可也，卒從瓊議。

讓爵辭千戶 連章六七封 豈同胡廣輩 梁氏曲相從

黃琬 瓊孫，桓帝朝為五官中郎將，與陳蕃同心輔政，顯用志士，為權富所中傷，被廢禁錮，約二十年，後為豫州牧，擊平賊寇，封關內侯，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嗣與

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

昔時遭廢棄 幾及廿餘年 一朝奉朝命 誅賊有經權

荀淑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當時名賢李固等，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職制貴倖，後棄官歸，閉居養志，有子八人，並有名，時稱八龍，潁陰令苑康，名其里曰「高陽里。」

行高能博學 當世號儒宗 里名豈標榜 八子盡稱龍

陳實

初為開喜長，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及逮捕黨人事連實，餘人多避，死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中常侍張讓擅傾天下，父死歸葬，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實獨往弔，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

屈身闔宦弔 為濟黨人窮 當年請囚獄 誰不恃陳公

李固

少博學，公卿舉固對策，順帝多所採納，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久之得拜諫郎，後為太尉，及冲帝崩，質帝遇弒，固與杜喬欲立清河王蒜，梁冀竟立桓帝，陷固下獄，遂見害。

筆力高闊。

為國翻遭戮 元兇柄太阿 天如眷炎漢 帝位屬清河

杜喬

順帝時為大司徒，時梁冀當權，羣臣唯阿，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益州刺史申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故恨之，後為冀所譖，死獄中，喬家屬故人，莫敢視者，故豫楊匡聞之，號泣星夜至，守尸，並請殮殮，許之。

金蛇觀不得 立意杜貪狠 暴尸怨難解 殯殮有楊匡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相父之策，昔馬援以意與誘，交遠官嶺外，嫌疑之間，不可不慎也。」恢乃止，祐仕至齊相

，梁冀誣陷李固，馬融爲具章草，祐謂融曰：「卿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冀聞之，怒，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任。

惹攻方青簡 防微慎匪躬 一官任歸去 愧煞馬扶風

盧植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累遷至尚書，黃巾賊起，拜植北中郎將，破賊帥張角，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

，何不從，及卓至，果凌辱朝廷，議欲廢立，衆皆唯唯，植獨抗論。

黃巾非大慙 董卓最堪憂 忠言偏塞耳 何進本庸流

趙岐嘗與兄襲得罪中常侍唐衡，避禍變姓名，賣餅北海市，衡死，乃出，徵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岐到處宣揚國命，百姓喜戴，獻帝還洛陽

，岐謂董承曰：「岐志報國家，願南設劉表，使其羽翼朝廷，與將軍共輔王室。」承即表遣岐使荊州，齊租糶，軍資委輸，前後不絕，表亦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

賣餅歸來後 猶能播國威 委輸誰辦得 國事已全非

皇甫規舉賢良方正，拜郎中，嘗惡梁冀，託疾免歸，及黨事起，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宜坐，朝廷不問，人以爲賢，時規與段熲張奐，並知名顯達，稱涼州三明星。

自甘黨人獄 恥與宦官通 試把三明品 吾猶愛此公

張奐 酒泉人，舉賢良對策第一，遷使匈奴中郎將，以功當封，奐不事宦者，唯賜錢二十萬，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邊人內徙，奐為特例焉，時大將軍竇武謀誅宦者，事泄，中常侍曹

節作亂，以奐新徵不知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璆率五營士圍武，武自

賜錢辭不受 惟願徒弘農 五營慚矯詔 清夜幾捫胸

段熲 少習弓馬，尚游俠，桓帝朝，為護羌校尉，屢破羌寇有功，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惟曲

懸鋒平兩狄 頡爵到新豐 可惜冰山倒 回頭萬事空

陳蕃 竇太后臨朝，以蕃為太傅，封高陽侯，與竇武同心戮力，共參政事，後以謀誅宦官，事泄，

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蹠蹠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乎？」即日害之，蕃友人朱

黃門呼老魅 朱震哭忠良 禍因機事泄 遺恨亦何長

王允 董卓搆逆，時允為司徒，矯情枉屈，扶王室于危亂之中，既而潛結呂布，刺殺卓，後為卓將

李傕郭汜所害，允先世為望族，幼時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元凶已除滅 餘孽尙何虞 一蹶前功棄 悲哉千里駒

劉淑 初隱居，教授生徒常數百人，桓帝時，徵拜議郎，上書請罷宦官，辭甚切直，帝不能用，惟以淑為宗室之賢，特加敬異，靈帝即位，宦官躋之，與竇武通謀，下獄自殺，淑與陳蕃竇武

並稱三君。

名列三君一 宗人獨許賢 何事蒙冤獄 貂璫手蔽天

李膺 桓帝時為司隸校尉，以事殺張讓弟，諸黃門常侍皆畏膺，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後坐以黨事，免歸鄉里，靈帝時，復列

于朝，與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被殺。

鼎臣猶貶黜 人鬼豈同謀 一代龍門仰 傷心詔獄收

范滂 少勵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建寧中，大捕黨人，詔捕滂，督郵吳舉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哭，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

禍寒，豈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臨訣，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漫云天下大 豈忍母流離 善惡俱難問 囊頭對士師

郭泰

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貧，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博通墳典，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遊洛，與李膺相善，于是名震京師，善品題人

士，然不為危言覈論，故黨綱禍起，而泰獨免。

一代人文鑑

焉能處斗筲

生當亂離世

聊自等瓜瓞

竇武

以長女為桓帝后，封槐里侯，在位，清身疾惡，禮聘名士，靈帝立，拜大將軍，論定策功，更封開喜侯，與太傅陳蕃同心輔政，天下想望太平，謀誅宦者，事遲延不決，為曹節所害，

初武母產武並產一蛇，姿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有大蛇自草莽出，俯仰哀泣而去，人以爲竇氏之祥云。

鄭太謂何進，事留生變。

利刃曾操得

何難斬亂麻

事留突生變

千古歎靈蛇

何進

靈帝朝，以女弟為皇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何太后臨朝，進為太傅，後以謀誅宦者當機不斷，又其弟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屢撻沮之，事未發，為宦者張讓段珪等所害。

鴻爐方自鼓

毛髮豈難焦

當機無決斷

大事誤何苗

鄭太

靈帝末，舉孝廉，何進輔政，以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謀誅宦者，欲召董卓為助，太力諫不聽，棄官去，進涼見害，卓作亂，太與何顒等，共謀殺卓，事洩，脫身自武關走東，袁

術以為揚州刺史，末之官，道卒。

兵多損威重 意在剪兇頑 殺賊謀雖洩 猶能脫武關

孔融 獻帝末為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尋拜太中大夫，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屢與曹操意忤，為操所忌，被誅時，融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棋，融正被

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後亦被收，併誅。

忠義何遭害 奸雄別有思 最憐小兒女 識得覆巢危

荀彧 舉孝廉，曹操以為奮武司馬，軍國事悉以咨之，董昭等欲進操爵為魏公，彧曰，「曹公本義兵，不宜如此。」操心不平，會征孫權，因表為侍中，持節委丞相軍，至濡須，或病，操

饋以空器，遂飲藥卒。

操方謀九錫 君謬認忠良 漢已無高祖 宜手殺子房

皇甫嵩 靈帝時，為北地太守，以破黃巾功，領冀州牧，拜太尉，封槐里侯，威名震天下，信都令閻忠，于說嵩以時機難得易失，權重不可持久，不如乘圖大事，嵩不聽，及與董卓共

破梁州賊王國，卓忌其功，嵩從子鄴在軍，說嵩誅卓，以衛朝廷，嵩又不能，後卓秉政，召嵩，嵩就徵，幾遇害。

既舍閻忠策 當從子酈言 臨機偏不發 身自入籠樊

朱儁

累官諫議大夫，黃巾起，拜為右中郎將，討平之，董卓議徙都長安，儁止之，卓惡其異己，儁棄官，奔荊州，及卓被誅，李傕郭汜等作亂，時山東連盟，願共推儁為太師，以討李郭，

靖難王室，儁不能從，乃應儁徵，入朝，奉詔譬李郭調和不成，而于國亦無能為力云。

弱主蒙塵日

將軍鞠旅年

若借連盟勢

何難力格天

董卓

靈帝崩，將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弑何太后，袁紹等起兵討卓，卓擁帝入長安，自稱太師，凶暴滋甚，司徒王允誘卓將呂布殺之，尸于市，卓素充肥，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

積日

尸焚兇焰熄

遺臭到今稱

昔日長安夜

爭看點卓燈

李傕

郭汜

樊稠

張濟

皆董卓黨，卓分遣播汜及濟略地陳留潁川，及卓被誅，儁等合兵圍長安，放兵略略，後儁汜相疑，戰長安中，儁質

獻帝于營，燒宮殿城門，盡收乘輿服物，置其家，以濟和解；帝乃得出，初卓死，儁等乞赦免王允，繼安士心，以

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于是儁等遂率兵入長安矣。

卓誅餘孽在

肆虐脅君王

一年如再赦

漢業豈淪亡

劉虞 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以事去官，後復拜幽州牧，勸督農植，民悅年登，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討公孫瓚，兵敗被執，斬于薊市。

忠心方自牧 同室竟操戈 薊市蒙誣死 皇天奈汝何

公孫瓚 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當徙，日南，瓚具豚酒，祭辭先人，拜別墳墓，隨徙去，觀者莫不嘆息，既行于道，得赦還，後以兵擊袁紹，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及紹反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約以舉火為號，紹得其密，如期舉火，瓚大敗，引火自焚死。

日南從徙去 誰不歎公孫 自殺幽州牧 高樓北自焚

陶謙 初為司馬，西討邊章，尋刺徐州，擊黃巾大破之，境內晏然，謙每遣使奉貢西京，因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時下邳閻宜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殺之而併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

琊，為謙士卒所害，與平初，曹擊謙，謙退保郟，病卒。

徐方久安晏 何事忽興戎 閻宜雖併得 不合殺曹嵩

袁紹 靈帝時為佐軍校尉，帝崩，紹與何進謀召董卓，共誅宦官，卓未至而事洩，進被殺，紹乃勒兵捕宦官，盡殺之，卓至，讓廢立，紹不從，出奔冀州，卓購募求紹，周必等說卓曰，「袁

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于天下，不如赦之。」後曹操擄天子都許于紹不便，田豐說紹，宜早圖計，奉迎天子，號令國中，紹不從，及曹操備，紹欲攻許，而時機已失，時紹據河

北，與操戰于官渡，大敗，疾作而死。

四世三公後 千年一遇時 許昌如襲得 官渡不憂危

袁術

董卓議廢立，以為後將軍，獻帝時，據壽春，領揚州事，僭帝號，與其從兄紹不諧，各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于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遂成釁隙。

紹非袁氏子 郡豎附家奴 對兄尚仇罵 何足應當塗

袁譚袁尚劉琮

譚，尚，皆袁紹子，紹薨，尚，而出譚為青州刺史，紹卒，諸將矯命，奉尚為討，譚攻尚，敗還南皮，尚復攻譚，譚請救于曹操，操救之，尚乃還。

後譚背操，操討破之。劉琮表子，操以表助袁紹，自將征之，適表病卒，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操自破袁劉，其勢力，乃日益大。

操戈同室鬪 昆仲有何讐 天方啓曹魏 豚犬笑袁劉

劉表

魯共王餘之後，姿貌溫偉，初中為荊州刺史，養民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紹求助于表，表許之而未往援，操既敗紹，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死，初操征烏桓，諸將勸

操恐表使劉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才不足以禦備，必不用之。」

天生坐談客 北海笑無謀 有機嗟屢失 焉能保荊州

劉焉

靈帝時，領益州牧，時益州賊馬相，自號黃巾，劫略數郡，州從事賈龍破之，並迎焉徙居涪竹，乃將兵掩殺漢中太守，斷絕斜谷，殺使者，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賈龍等反，焉擊殺

之，意氣漸盛，其二子謀誅李權，戰敗被殺，又遇大火燒其城府車重，徙居成都，疽發背死。

縱兵斷斜谷 州牧有良圖 何期天火降 王氣闕成都

呂布

初事丁原，原見殺，繼事董卓，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幾見殺，又通卓婢，不自安，因與王允共殺卓，授奮武將軍，封溫侯，為卓黨所敗，往依袁術，復投袁紹，後據濮陽，及下邳

，為曹操所敗，登白門樓，操圍之急，布下降，縊殺之，布嘗御白馬，曰「赤兔」，時人語曰，「入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陳登嘗言其「勇而無謀」云。

馬中赤兔人，布，見裴注，引英雄記。

歎惜人中布 平生恨少謀 董丁殷鑒在 畢命白門樓

任延

年十九為會稽都尉，衆驚其少，首聘嚴子陵等，待以師禮，建武中，徵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不知耕種，嫁娶無禮法，延教以墾闢，配匹之道，于是稼穀豐衍，人知種姓。

會稽為都尉 尊賢秉至誠 再遷九真守 燒草易牛耕

孟嘗

初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前守幸，食穢，詭民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于交趾界，嘗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商賈流通，稱為神明。

會稽讀仄是也，本作為許字，後乃作稽耳。

信及豚魚，見
易經。

一官遷合浦 萬姓免痼瘵 信果豚魚及 明珠去復還

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途候之，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于帝，帝大怒，召宣欲

殺之，宣即以頭擊柱，帝令小黃門止之，使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勅強項令出，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一抱鼓不鳴董少平。L

擒姦不遺力 敢殺主家奴 羣歌強項令 桴鼓一聲無

陽球性嚴厲，初為高唐令，後拜九江太守，討平山賊，歷遷司隸校尉，奏收中常侍王甫段熲等，五毒備極，死磔其屍，嗣為張讓曹節等所誣，誅死。

陽球作司隸 王甫果尸僵 除姦何未盡 天不絕豺狼

鄭衆肅宗初，為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憲，盜竊威權，朝臣附之，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作亂，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官，由是常

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

首謀誅竇憲 當日亦稱賢 朝政常參議 中官始用權

孫程安帝時，為中黃門，帝崩，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西籬下，乃共迎立順帝，以功封淳陽侯，尋拜騎都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坐免官，遣就國，程恐恨詡

憲，封還印綬，亡去，後徵還京，復官。

聚誓西鐘下 迎王首奮庸 羣侯皆就國 何事獨還封

單超 桓帝初，為中常侍，帝畏梁冀逼，因如廁與超等密謀，冀超誓為盟，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超新豐侯，常侍預謀獲封者凡五，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政日亂。

密謀廁中定 梁氏已靡遺 將軍空跋扈 翻作五侯資

呂強 少以宦者為小黃門，靈帝時，例封宦者，強固辭，黃巾賊起，強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帝納之，中常侍趙偉等構陷之，謂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譖霍光傳，欲謀廢立，帝怒，使持兵召強，強曰：「吾死亂起矣。」遂自殺。

此人之乃古今官
賢者，其
大之賢者，其
則唐之懷恩
也。

黨人雖已赦 貪濁未先誅 吁嗟霍光傳 冤枉向誰呼

張讓 趙忠 初為小黃門，靈帝時，並遷中常侍，與曹節王甫相為表裏，朋比為奸，權傾朝野，禍起黨錮，為漢室衰弱之因，竇武何進皆以謀誅宦官，事洩被害，及至哀紹勒

兵誅宦者，始盡滅其種，而炎漢亦隨以亡矣。

貂璫竊權柄 世道欺凌夷 趙母偕張父 能教漢鼎移

歷朝史詩

一八七

劉昆

除江陵令，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能降雨止風，旋遷弘農太守，先是徵黽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召問其事。對曰，

「偶然耳」，累官騎都尉，以老乞休。

江城火光熄

弘郡虎災消

何緣能致此

天幸偶然邀

孔僖

世傳古文尚書毛詩，章帝時，為蘭臺令史，從幸闕里，帝曰，「今日與卿宗有光榮乎？」僖曰，「陛下崇禮光儒，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門子孫，安有斯

言？」終臨晉令。

明王多貴道

賢主亦崇師

若非聖者後

此語孰能為

邊韶

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名，詭口辯，嘗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聲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

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便便五經笥

大道夢中思

典記從何出

門人敢謗師

彌衡

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矯時慢物，初遊許下，乃陰懷一刺，既無所適，至于刺字漫滅，惟喜孔融及楊脩，融亦愛其才，上疏薦之曹操，操不能容，送與劉表，表又不容，送與江夏太

守黃祖，祖善待焉，祖長子射尤善于箭，嘗與俱遊，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請衛賦之，援筆立就，後因名其地爲鸚鵡洲，衛以侮慢卒被殺，時年二十六。

空懷十年刺 無計保餘齡 鸚鵡洲邊草 依然歲歲青

溫序爲侍御史，遷譙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陳豨別將荀宇所拘擄，諭使從己，序曰：「分當效死，義不貪生。」宇義之，賜以劍，序以口銜鬚曰：「無令鬚汚土。」遂伏劍而死，光武聞

之，命持喪到洛陽，賜城旁爲冢地，葬之，除其三子爲郎中，其長子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土，」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舊塋。

銜鬚甘伏劍 重義豈貪生 洛陽城下土 不及故鄉情

陸續任郡戶曹吏，後坐楚王英事，繫洛陽獄，就考，肌肉消爛，終無異餉，母自吳至，無緣見續，但作食餼之，續對食悲泣，使者問之，曰：「母來不得見也，」問何由知之？曰：「母切肉未

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爛肌辭不異 對食乃悲哀 肉方葱亦寸 痛母遠方來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薄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屢徵不至，奉歎曰：「賢

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一官爲親屈 豈敢自高身 捧檄洋洋態 幾遭白眼人

閱貢 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邪，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後客沛以壽終。

太原有高士 菽水作盤餐 蔬生猶不食 豈肯累豬肝

王喬 明帝未爲葉令，有神術，朔望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將至見有雙鳧從南來，候鳧至，舉羅張之，得鳧一，乃所賜尚書履也，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經其中，蓋便自覆，葬于城東，土自成墳，民廟祀之。

入朝當朔望 飄渺見雙鳧 仙人今往矣 葉下鼓聲無

華陀 曉養性之術，精方藥針灸，若疾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滌洗，除去積穢。

解剖能起死 醫道亦神奇 惜哉麻沸散 今世少人知

費長房 爲市掾，見市中老翁賣藥，市罷輒跳入壺中，異而往拜之，欲從求道，翁斷一青竹，使懸其舍後，家人見長房經死，遂殯之，從翁入深山，于羣虎之中，使長房獨處，空房不

恐，又臥于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衆蛇來囓索且斷，長房亦不恐，復使食蠶，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于此不成。」乃辭歸，授與

·竹杖曰，「騎此任所至。」又爲作一符曰，「此主地上鬼神。」一長房乘杖，須臾來歸，又能鞭管百鬼，驅使社公，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符可驅神鬼 無符術即窮 早知能得道 何不食三蟲

左慈 明六甲神術，嘗從曹操坐，取松江之鱸，又操出郊，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酒脯，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不喜，欲殺之，慈卻入壁中，不知所在，後逢慈于陽城山頭，復逐之，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就羊中語之曰，「不復相殺，特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而言曰，「遮如許，即競往赴之。」羝羊皆變爲貳，

屈膝人立云，「遮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諸鱸亡酒後 人已壁中藏 何事遽如許 歧途問失羊

嚴光 本姓莊，避明帝諱，改一名遵，字子陵，少與光武遊學，有高名，光武即位，思其賢，求之，齊國上書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因論道故舊，共偃臥，光

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卒不仕。

故舊終難屈 羊裘釣澤中 客星動天象 千古一釣翁

梁鴻 博覽多通，不爲章句學，娶同縣孟氏女，名光，貌醜而賢，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章帝求之不得，易姓名，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

眉，伯通異之，乃舍之于家，著書十餘篇，卒。

權依伯通廡 深隱霸陵山 舉案齊眉事 高風豈等閒

唐姬弘農王姬，王卒，父欲嫁之，不從，後為李傕所掠，欲納之，姬不屈，賈詡聞之，拜為弘農王妃。

死生嗟異路 從此隔陰陽 誓矢柏舟節 君王亦感愴

姜詩妻詩事母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忽舍旁湧出江水，而雙鯉躍出，其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責而遣之，妻寄至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始知之，感慚呼還，恩養愈謹。

江流通舍側 每旦出雙魚 大孝承天佑 珍羞已有餘

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聘之，妻詣卓門，跪自陳情，卓使拔刀圍之，妻厲卓曰，「君親為皇甫氏走吏，敢行非禮于汝君夫人乎？」卓怒，鞭殺之，後人號曰

「禮宗」。

鞭撲甘車下 終能不辱身 任爾淫威熾 難行一婦人

蔡文姬

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初適衛仲道，夫亡無子，歸于家，值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琰善，

痛其無嗣，乃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董祀，操因問「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亡父賜書多喪亡，今能誦憶四百餘篇耳。」因乞給紙筆，繕書送之，文無

遺誤。

疇昔遭離亂 胡中十二年 歸來繕遺卷 博得老瞶憐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 (六)

三國晉

魏武帝曹操

董卓之亂，操散家財，合義兵，討卓，建安中，操至洛陽，獻帝假操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操迎帝都許，破袁紹袁術，自稱大將軍，領冀州牧，進位丞相，加九錫，爵魏王，夏侯惇勸正位，操以周文王自比，時孫權劉備亦起兵自立，後與操成鼎足之勢，操晚年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不曰

專權挾天子

獨力抗孫劉

文王雖做得

三馬夢堪憂

魏文帝曹丕

操長子，嗣為丞相魏王，廣漢獻帝為山陽公，漢帝奉權綬禪位，詔冊有曰，「昔者帝堯禪位於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常，惟歸有德云。」丕即位為文帝。

登壇矜揖讓

舜禹豈其然

他年司馬氏

依樣說傳賢

魏明帝曹叡

文帝子，嗣位為明帝，沉毅斷識，容納直言，有君人之概，未幾大營宮館，耽於內寵，沒後，政權遂歸司馬氏，帝母甄后，初嫁袁紹中子，及冀州平，文帝

始納為后，生明帝。

華林窮土木 朝政漸旁移 誰教袁氏婦 生此寧馨兒

齊王曹芳

明帝養子，封齊王，明帝崩，即帝位，司馬懿輔政，在位十五年，司馬師廢帝為齊王，遷之河內，初帝過中領軍許允，因司馬昭之辭殺之，昭入，帝方食，使人唱曰

「青頭鷄，青頭鷄，指鷄也，帝懼，不敢發前事，於是司馬昭引兵入城，司馬師因是廢帝。」

童年應大器 輔佐况權臣 青頭鷄一唱 移鼎授他人

高貴鄉公曹髦

初封高貴鄉公，齊王芳廢，公卿迎立之，立七年，司馬昭威權日盛，帝不勝其忿，乃自帥僮僕以誅昭，遇中護軍賈充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太子

舍人成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遂弑之。

仗劍登車去 何期大禍來 一朝忿難忍 黃素委塵埃

陳留王曹奐

高貴鄉公被弑，公卿迎立為帝，司馬懿篡位，廢帝為陳留王，時吳蜀次第滅，天下統一統，歸於司馬氏矣。初魏篡漢，廢漢獻帝為山陽公，魏之亡也，亦被

廢為王，故云應愧。

三分均勢破 魏祚豈能長 陳留作賓去 應愧漢山陽

卞后

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納為妾，隨至洛陽，太祖微服避難，或傳太祖遇囚，左右皆欲歸，后止之曰：「吉凶未可知，即禍至，共死可也。」遂從后言，文帝為太子，策拜后

為王后，文帝即位，尊為皇太后，稱永壽宮。

洛下傳凶耗

微言止衆歸

倡家歌舞女

得志作王妃

甄后

明帝母也，后三歲失父，有相者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文帝踐阼之後，后失愛幸，有怨言，帝怒，賜

死，葬於鄴城。

相法雖云貴

終為兩姓妻

君恩不長久

孤塚鄴城西

張邈

董卓之亂，邈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不悅，使操殺邈，操與邈最相親善，不聽之，後邈亦不自安，叛操而從呂布。

昔年同起義

中道竟操戈

交情非不重

時事迫人何

張楊

初董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時漢天子在河東，楊將兵欲迎洛陽，諸將不從，後帝遷洛陽，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尋拜大司馬，楊

素與呂布善，曹操圍布，楊出兵東市遙為之應，為其將楊醜所殺。

迎君尙無力 捍外豈堪任 援布兵方出 戕身禍已臨

公孫度

累官遼東太守，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威行海外，自立為遼東侯，初度知漢祚將絕，語其所親曰，「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有大石，下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一度益喜，後曹操表度為永寧鄉侯，度不受，自度據遼東，傳至三世而滅。

遼東立威信 矢志敢圖王 子孫終滅絕 冠石果何祥

公孫淵

明帝即位，拜淵為遼東太守，復拜為大司馬，封樂浪公，後遣使徵淵，淵遂自為燕王置百官有司，明年造司馬懿征燕，斬淵父子，初淵家數有怪，犬着冠絳衣上屋，又拒魏兵被斬，即當流星墜城，淵父子時，有大流星墜城，淵父子被斬，即當流星所墜處。

發兵拒朝命 得便且稱王 流星會當墜 犬著絳衣裳

張燕

真定人，黃巾起，燕合眾少年為盜，嗣博陵張牛角起兵，燕與之合，牛角死，眾奉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燕剽捷過人，軍中稱曰「飛燕」，太祖定冀州，燕來附，拜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

真定張飛燕 黃巾變黑山 來從牛角下 平北濟時艱

張繡張濟族子也，初從濟擊呂布，濟敗死，繡以衆降太祖，太祖納濟妻，繡恨之，遂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即戲劇中「戰宛城」事也。後繡復降魏，力戰有功。

降曹何復叛 帷薄恥淫聲 一曲梨園劇 爭傳戰宛城

張魯張道陵孫，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傳其祖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號「米賊」，附之者甚衆，黃巾賊張角其著者也，魯後爲曹操所破，遂降，封鎮南將軍。

一妖書惑衆 五斗米傳家 勢窮肯歸命 客禮不須加

夏侯惇爲武帝裨將，從征伐，累拜前將軍，文帝時爲大將軍，初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軍中號惇爲盲，惇惡之，每照鏡，悲怒，輒撲鏡於地。

將軍惡盲號 撲鏡怒偏多 過豈關流矢 雙明廢一何

夏侯淵惇族弟，字妙才，從武帝起兵，所向有功，拜征西將軍，與蜀劉備相拒於平陽關，戰敗爲備將黃忠斬死於定軍山，初淵雖勇勝，武帝常戒曰：「爲將當知怯弱，不可但恃勇，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妙才何不妙 將帥任難勝 定軍山下死 徒勇果何憑

曹仁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後拜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仁七軍皆沒，祇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後援兵至得出，數有功。

，文帝卽位，
累大司馬。

安西建功業 失利說南征 七軍盡漂沒 猶自守樊城

曹洪 曹操起義兵，討董卓，至蔡陽，為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榮追甚急，洪以馬授操，操辭，
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操遂得脫，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

當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
獄當死，賴下太后救得免。

敗奔授兄馬 天下可無洪 祇惜財為累 翻招晚境窮

曹休 幼喪父，天下亂，携母渡江至吳，後歸見太祖，太祖待之如子，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常
從征伐，曹洪征劉備，以休為參軍，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是役用休計，

乘備軍未集，大破之，
後累次征吳，常有功。

幼年渡江去 亂定乃能歸 參軍當帥位 料敵有先幾

鄧艾 景元中，大舉伐蜀，艾督軍自陰平道，以氍毹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懸水沿崖，魚貫
而進，遂入成都，蜀平，詔進太尉，為鍾會所構，監軍衛灌遣人要於綿竹斬之。

滅蜀何容易 功名唾手成 早知烹走狗 不必渡陰平

鍾會

仕魏，累官至司徒，與鄧艾諸葛緒統兵分道伐蜀，蜀降，會陰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艾既擒，會獨統大軍，遂謀反，欲入川保蜀，事未成，為亂軍所殺。

本不長軍旅，那堪畜異心。據川謀未遂，身死罪尤深。

蜀漢先主劉備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靈帝末，討黃巾賊有功，豪傑歸之，見諸葛亮於隆中，稱王佐才，情好日密，建安中入成都，自領益州牧，後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獻帝廢，先主為發喪制服，遂即皇帝位，都成都，用關羽張飛為將，羽戰沒，先主恥之，自將伐吳，傳國二世，先主身長七尺五寸

，垂手下膝，自願能見其耳，故云大耳。

諸葛稱王佐，關張建功。川中延漢祚，大耳亦梟雄。

後主劉禪

魏遣鄧艾鍾會伐蜀，姜維守劍閣，艾自陰平入，先破諸葛瞻兵於綿竹，成都勢蹙，後主出降，在昔曹操南征，荊州劉表適卒，子琮代立，聞曹兵至，即遣使請降，故

以劉琮喻後主。

綿竹來驚耗，成都勢已窮。以降為上策，母乃學劉琮。

諸葛亮

少孤，避難荊州，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後從先主，敗曹操於赤壁，收江南，及成

年五十四卒於軍，先是有赤星光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旋亮卒。江油蜀地四川龍安府治。

管樂非虛比 終能漢祚留 大星如未殞 孰敢渡江油

關羽 先主既收江南諸郡，以羽督荊州事，拜前將軍，攻敗曹仁，威震一時，孫權用呂蒙計，襲破荊州，羽與子平皆被害，蜀漢失此良將，終於偏安。

震威華夏易 結好虎鄰難 荊州無上將 蜀漢祇偏安

張飛 先主當陽之敗，飛以二十騎立長坂，拒追，敵不敢近，魏程昱等稱爲萬人敵，先主定江南，爲宜都太守，定益州，下巴郡，進軍騎將軍，封西鄉侯。

當陽威已著 一鼓下巴州 天生萬人敵 豈是噲之流

馬超 諛未爲偏將軍，領蕃部曲，進兵至潼關，與曹操單馬相會，欲生捉曹，曹之左右將許攸瞞目盼之，乃不敢動，爲曹戰敗，奔走漢中，投降劉備，會備圍劉璋於成都，超兵到城下，璋即

稽首，後遷驍騎將軍，領涼州牧，年四十七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爲曹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深託陛下，餘不復言。」云云。

戴天仇未報 英氣半消磨 不克擒曹賊 終身遺恨多

黃忠 先主南定諸郡，忠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常先登陷陣，驍勇冠三軍，後於漢中定軍山擊斬魏夏侯淵，累遷征西將軍，賜爵關內侯，初魏延亦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功，

常欲自用其才，諸葛亮不許，亮卒，延叛，逃奔漢中，楊儀遣使追斬之。

驍勇稱良將 收川第一功 忠心扶漢室 不與魏延同

趙雲初先主忿孫權之襲荊州，將東征，雲諫曰：「國賊是曹，非孫也，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先主不聽，卒失利歸還，住白帝城，諸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不東行，即復東

行，必不傾危矣。」法孝直名正，先主雅愛信之。

也同法孝直 欲挽主東行 直諫終無補 空悲白帝城

姜維諸葛亮卒，維繼領其衆，屢伐魏無功，鍾會兵至，維自陰平還保劍閣，會不能克，已而鄧艾由陰平入，後主出降，維得後主敕，始降魏，適會懷異圖，維僞服事之，教會盡誅北來諸將

，值將士作亂，殺會並及維，剖其膽，大如斗。

九伐雖云壯 終難復漢劉 奇謀了三傑 遺憾在千秋

孫策紹，術，袁紹袁術也，華，王，華歆王朗也，策初從術，術奇之，使領堅部曲，又表策爲折衝校尉，渡江轉門，所向皆破，策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華歆知策善用兵，幅巾奉迎，策

以賓禮待之，王朗先是爲會稽太守，至是避之，後詣策，策以儒雅，讓詰而不害，策既據江東，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至弟權，始稱尊號，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也。

紹術皆庸下 華王豈霸才 江南帝王國 祇好讓君開

吳主孫權 兄策卒，以事授權，西破黃祖，助劉備敗曹操兵於赤壁，卒擅江表，成鼎峙之業，臨江拒守；後正尊號，都建業，稱帝，凡二十四年而薨。

東吳承大業 虎據亦雄哉 莫謂長江險 樓船竟可來

孫皓 孫休卒，廷臣迎立皓，既得志，鷹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王濬克建業，皓出降，晉封為歸命侯，送洛陽，初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

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人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兵士幾凍死，乃還。

金陵王氣盡 吳國祚難長 讖語誇青蓋 那知入洛陽

周瑜 少與孫策同年，相友善，後事孫權，時曹操入荊州，得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南下，劉備為操所破，退任夏口，瑜勸權聯劉拒曹，逆曹公於赤壁，以計焚其船艦，大戰敗之，此後曹吳劉鼎

足峙立，三分局面之勢開矣。

聯劉拒曹氏 善戰有長才 赤壁鏖兵後 三分局面開

魯肅 初周瑜求資糧於肅，肅指一函與之，瑜於是益知肅才，薦之孫權，拜詹武校尉，時曹操下荆

歷朝史詩

瑜，江東之基定矣，後
肅代其事。

強敵方臨境 羣臣計已窮 大疑俄頃決 一語定江東

司馬懿猜忌多權變，曹操時為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文帝時，屢出師拒蜀，嘉平初，殺曹爽，代為丞相，加九錫，薨卒，至孫炎，篡魏有天下，初魏之篡漢也，廢漢獻

帝為山陽公，其後亦被
司馬氏之篡也宜矣。

大權重在握 魏祚豈能長 子孫如不帝 無以對山陽

苻堅為前秦雄王，五胡中最高強，以王猛輔政，國政修明，猛卒，堅有意平江南，苻融切諫，言彼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堅曰：「吾百萬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何陰之

足恃？」乃大舉寇晉，與謝玄等戰於淝水，
大敗而還，尋為姚萇所執，殺堅於五將山。

良臣言不用 淝水喪師還 最後傷心事 流傳五將山

姚萇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諸軍事，謂萇曰：「朕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
今特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

及堅敗，萇奔渭北，西州豪族咸推萇為盟主，
乃稱秦王，取長安，僭稱帝，因號大秦。

莫道龍驤事 苻堅一語亡 果然張惡子 如意與姚萇

慕容冲

西燕慕容暉之弟，苻堅滅燕，冲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得寵，王猛諫，遂出冲爲平陽太守，尋起兵叛堅，衆立冲爲皇太弟，置百官，進據阿房，稱帝，改元更始，在位一年，以暴毒爲左將軍，韓延所殺。

如何奴亦反 久苦不甘心 御下無長策 終教禍患侵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 (七)

唐五代宋元明

唐高祖

姓李氏名淵，仕隋為太原留守，後舉晉陽兵，掃除羣雄，席捲長驅，奄有中夏，遂代隋稱帝，國號唐，既有天下，以其子秦王世民之功居多，乃泥立長之說，致使太子建成，立世民為太子，諱傳位世民，自稱太上皇，是為高祖。

變起蕭牆後 甘為太上皇 當年論功業 何不立秦王

爽氣。

唐太宗

名世民，佐高祖成帝業，弱冠起義，躬親行陣，所向無前，初破王世充，發建德兵，山東悉平，而天下大勢已定，及即位，以杜如晦房玄齡等為相，寬刑振武，海內昇平，為英明之君。

神武誅王寶 承平相杜房 雄才豈雌伏 帝業繼高皇

武后則天

名曩，高宗后，高宗崩，臨朝稱制，廢中宗，改國號曰周，穢德彰聞，恣為淫虐，大殺唐宗室，然能用人，故名相輩出，如張柬之等，勸后禪位中宗，后居於上陽宮，尋死，諡曰，則天皇后。一

史識高人一頭
地他。

穢德雖昭著 猶能信大臣 嗣君何以立 母后婦人仁

朱粲

初亡命為盜，號可達汗賊，自稱迦樓羅王，渡淮，僭號楚帝，建元昌達，所至殘戮無遺，軍
賊，掠婦人小兒烹食之，兵敗奔蕪湖，乞降高祖，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
一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

醉人糟肉比 凶暴已無倫 亘古稀奇事 誰聞膾使臣

梁太祖

姓朱氏，名溫，初從黃巢為盜，後降唐，賜名全忠，以功累至四鎮節度使，封梁王，後
篡唐，都汴，又還洛，國號梁，及受晉王擁辱，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諸兒非彼敵
也，吾無葬地矣。」一亞子李存勗小名也，後果
滅梁，梁自太祖至末帝，凡二主十七年而亡。

黃巢餘孽在 唐祚竟能移 有子輸存勗 梁王已預知

後唐莊宗

李克用子，名存勗，克用將死，授以三矢曰：「必報梁燕契丹之仇。」即嗣位，北
却契丹，東滅燕，又滅梁，還矢太廟；後驕恣荒於政治，伶人郭從謙謀反，中流矢
死，後唐自莊宗至廢帝
，凡四主十三年而亡。

太廟還三矢 英雄自古稀 奈何理天下 昨是忽今非

歷朝史詩

二〇七

晉高祖

姓石氏名敬瑒，仕後唐，累功加中書令，鎮太原，契丹侵境，唐廢帝疑之，遂拒命，求救於契丹，契丹立為帝，稱契丹為父皇帝，割幽薊十六州賂之，契丹南下，後唐主自焚

死，遂入洛陽，即位，國號晉，晉自高祖至出帝，凡二主十一年而亡。

既已稱皇帝 如何肯作兒 堂堂中國主 何處著鬚眉

漢高祖

姓劉氏名知遠，仕晉有功，封太原王，及契丹滅晉，不赴難，諸將勸進，乃即位於晉陽，國號漢，後都汴，漢自高祖至隱帝，凡二主四年而亡。

石晉淪亡日 朝臣勸進時 操刺憑天助 威名播外夷

周太祖

姓郭氏名威，少賤，豎頭為飛雀，世目為郭雀兒，仕漢為鄆郡留守，既弑隱帝，遂出關契丹，至澶州，諸將擁立，遂還稱帝，國號周，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九年而亡。

自古為天子 無人是雀兒 如何周太祖 飛上最高枝

吳王楊行密

初為盜，後應募為州兵，出戍，因起兵為亂，據鳳州，唐昭宗封為吳王，悉有江南江東地，在位十五年，至其子始稱帝，初行密略地江南也，頗用其客袁襲

計，屢挫孫儒兵勢，時儒兵氣銳，鋒不可當，渡江號五萬，以攻行密，行密欲走，其客劉威勸行密背城堅守，以疲儒兵，會大疫，儒兵飢，果一舉破之，儒

將死，願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其後行密收合僞兵，軍勢大振，始分取各地。

開合雀字，較為有趣。

一戰堪稱霸 孫儒事已非 誰能爲此策 袁襲與劉威

南唐主李昇 少孤，楊行密養以爲子，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仕吳，後授吳禛，稱帝，爲南唐開國之主，禛代後，志在守吳舊地，息兵好士，無復經營之路，而吳人亦願以安，世稱賢主，在位七年卒，自昇建國至宋開寶國滅，凡三十八年。

經營之路，而吳人亦願以安，世稱賢主，在位七年卒，自昇建國至宋開寶國滅，凡三十八年。

國號縣唐祚 偏安卅八年 息兵兼好士 霸王獨稱賢

南漢王劉隱 先世業商，家南海，父謙爲封州刺史，及卒，隱代之，後爲清海軍節度使，兼靜海軍，累封南海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兼

隱復好賢士，以禮招待之，至弟襲始稱帝。

嶺表招賢士 封州擁世勳 區區南漢地 帝號且娛君

北漢王劉崇 劉知遠同母弟，知遠即位，以爲太原尹，隱帝被殺，郭威迎立崇子贊爲漢嗣，尋又弑之，崇遂稱帝於太原，改名昞，據十一州，是爲北漢，嘗伐周不利，在

位四年卒，三傳至繼元，宋太宗北征滅之，初宋太祖嘗於晝夜見趙普曰，「吾

平，北伐劉漢，無功而還，至太宗復北征，繼元受降，南歸汴京，始亡其國。

趙怡上文帝書娛耳。聊竊帝感自

大氣盤旋。

歷朝史詩

二一〇

臥榻難容睡 偏安不可為 天教劉漢鼎 南向汴京移

楚王馬殷昭宗時，代劉建峯為帥，盡有嶺北及桂管之地，梁太祖即位，遣使修貢，封楚王，唐莊宗滅梁，殷復遣子修貢，自賈茶鑄錢，地大力完，國以富饒，宮殿官屬，均如天子制，殷卒，子希聲嗣，希聲居喪，日食鷄肉數器，其禮部侍郎潘起讓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希聲兄弟相傳，至周廣順元年楚亡。

卑濕長沙地 居然妄自尊 終身居楚國 有子食蒸豚

閩王王審知王潮弟，潮拜節度使，以審知為副使，為人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曰「白馬三郎」，潮卒，代為武威軍節度使，封琅玕王，唐亡，梁太祖封為閩王，禮賢下士，衣冠懷之，傳至子鏐稱帝，初審知招徠海中蠻夷商賈，為海上波濤所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見說甘棠港 天教一夕開 三郎多善政 賢士樂歸來

吳越王錢鏐黃巢亂，鏐嘗率鄉兵破之，後平越州，封開國公，昭宗拜鏐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賜鐵券，圖形凌烟閣，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擁兵兩浙，統十二州，唐亡，梁太祖封為吳越國王，傳至宋初，國除，鏐嘗築捍海塘，怒潮益濫，版築不就，鏐乃造箭弩，以射潮，潮頭東趨，遂定其基，而塘築成，世賴其利。

潮，潮頭東趨，遂定其基，而塘築成，世賴其利。

東南王氣應 大樹亦將軍 潮射錢塘後 聲威百代聞

前蜀王王建

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鹽販私為事，里人謂之「賊八王」。後從軍，黃巢陷長安，建奔蜀，為宦者田令孜養子，以功累擢永平軍節度使，令孜敗，走成都，依陳敬瑄，後建攻陷成都，殺敬瑄，並殺令孜，據有兩川，昭宗封為蜀王，梁滅唐，稱蜀帝。

昔日王王八 何能亦僭尊 十軍田太監 識淺等雞豚

王衍

衍字，頗知學問，有才思，既嗣位，年少，荒淫，委政宦者，日夜酣飲，嘉王宗壽流涕勸諫，衍不能用，及唐帥陸贄，衍上表降，莊宗召衍入洛陽，後被殺，前蜀以亡，初莊宗遣李嚴

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

驕淫漫無度 不復有君臣 井底徒尊大 終為入草人

後蜀王孟知祥

唐莊宗為晉主，授知祥太原尹，莊宗建號，使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前威知祥德，言於莊宗曰，「即蜀下，擇帥守西川者，無如孟知祥。」已而唐

兵破蜀，遂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知祥至成都，崇韜已死，後莊宗崩，魏王繼岌亦死，知祥訓練士卒，陰有王蜀之志，已而舉兵併有

兩川地，明宗冊封蜀王，後稱帝，國號蜀，傳子昶，至宋乾德中王全彬等討滅之。

崇韜遭變魏王死 得利漁翁亦快哉 割據西川能幾日

他年還待宋兵來

南平王高季興少好武，有膽氣，幼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後梁拜荆南節度使，梁衰，乃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季興來朝，封南平王，後臣於吳，子從誨襲位，乃自吳稱帝而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以荆地狹隘，所稱稱臣，利其賜予，諸國賤之，皆目為「高賴子」，又曰「高無賴。」

兒名高賴子 父是李家僮 可笑南平國 箕裘善處窮

宋太祖姓趙氏名匡胤，仕周為殿前都檢點，歸德節度使，將兵拒契丹，至陳橋驛，將士大譟，以黃袍加身，擁之南還，受周禪，即帝位，國號宋，子樸周臣，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模其一也，太祖即位，一日過閣，風門半開，正與樸像相對，太祖卻立巖然，整御袍，聲折鞠躬，左右怪問之，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着。」

史論當，詩筆堅。

兵變陳橋驛 黃袍竟逼身 當年王樸在 藝祖是周臣

元順帝明宗子，亦稱庚申帝，時內政外治，紛亂日甚，帝猶荒淫無度，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譯言大喜樂也，朱元璋卻平羣雄，移師北伐，帝棄大都，北走，元亡。

天使庚申帝 荒淫演揲歡 果然瀛國後 還我漢衣冠

筆力雄大。

明太祖 姓朱氏名元璋，元末，羣雄並起，太祖初依郭子興，子興卒，滅陳友諒張士誠，移師克燕京，十五歲而成帝業，即位後，疾惡太盛，誅戮功臣，株連尤衆，帝崩，惠

帝嗣，燕王棣有異志，遂致靖難兵起焉。

字字論定。

智力超羣盜 猜疑似漢高 平元天下定 戈待子孫操

明光宗 神宗子，帝即位，鄭貴妃使內侍進洩藥，帝精神萎頓，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帝服訖，明日崩，在位僅一月，於是爭罪李可灼，先後彈駁者，有王之寀等四十一人。

死生原有命 罪豈在紅丸 可笑庸愚輩 交章可灼彈

崇禎帝 光宗子，帝即位，放魏忠賢於鳳陽，道死，詔磔其屍，誅客氏等，贈卹冤陷諸臣，時清兵日強，屢接邊，而李自成張獻忠復爲亂於國中，流賊縱橫，民不安枕，自成陷京師，

帝自經於萬歲山，年號崇禎，萬歲山卽煤山。

從容清肘腋 流賊卒難平 莫向煤山上 聽呼萬歲聲

徐達 從太祖征略四方，軍律嚴明，閩井晏然，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功高不伐，太祖嘗稱之，卒後封中山王，並贈三世晉王爵，與國同休，初達病新愈，太祖賜食鵝，達知其意食之而卒。

功因戎馬立 病以賜鵝終 赫赫中山爵 咸休與國同

常遇春

初起自田間，後歸太祖，屢出奇計以挫元兵，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故軍中稱「常十萬」云，年四十卒，子茂昇封公，過春懼內，故諷以有季常癖焉。

軍中常十萬

癖似季常焉

忠臣須有後

妒婦首當懸

嚴嵩

嚴世蕃

大鷄喻嵩，見說康，嵩於世宗時，累官太子太師，特寵職權，貪賄賂，親僉邪，凡直陳時政者，皆斥戮之，嵩子世蕃，爲太常寺卿，父子濟源爲奸，揭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嵩殺之，後帝發贓嵩，令致仕歸，下世蕃於理籍其家，初世宗欲祖獻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稱宗，入太廟，嵩與羣臣議沮之，帝不悅，嵩惶恐，盡改前說，自是益務爲佞，定陶共王，漢哀帝父，哀帝嘗追尊之。

用古入化，真妙。有左右逢源之

大鷄凡鳥耳

有子敢爲奸

不教興獻廟

遠與定陶攀

王國翰

米勒印

二人甘肅回民也，不忍明亡，遂立延長王華鐸爲監國，以拒清兵，陝甘總兵張勇降清討平之，故當時有「回不保清」之謠，後竟惹出許多反感。又曰人所著之清朝全史，謂王國翰爲「國棟」，原書又載延長王朱誠鏞，實係朱華鐸之誤云。

監國延長立

回民不保清

隴上區區地

焉能祚有明

晉城清真崇實歷朝史詩(八)

清

領起一代，此
逸章詩法也。

愛新覺羅氏

滿州始祖，起於長白山，以黃旗連合各部為八旗，始強，至云為神女食朱果所生，亦誕生后稷之附會耳。

長白鍾王氣

英雄草昧生

黃旗聯部落

朱果兆祥禎

清景顯二帝

二帝以救親故，受尼堪外蘭恩，為明總兵李成傑所殺；太祖由是奮起，卒有中華，不可謂非禍中福也。

誤墮尼堪計

同時被殺傷

誰知無妄禍

福已暗中藏

清太祖

因報尼堪之仇，並怨及明廷，始發兵窺遼。

尼堪孤注擲

竟結戴天仇

乘隙遼東起

明廷自此休

清世祖

帝幼年臨朝，權歸攝政王，及長壽於董鄂妃，蚤死，遂有厭世之心，出家五臺山。

深宮多隱痛

富貴等黃梁

棄却眞天子

來歸大法王

清聖祖

帝為有清仁明之君，內用陳張諸文臣，先定法度，外削三藩，征伐蒙，抵定大業，寬洪海量，惟晚年易儲一事，措置失當耳。

獨斷平藩計

親勞塞外功

雄才千古少

仁聖一朝崇

清世宗

帝以狼蒼之才，內在聖祖前，一味沉重；外結年羹堯隆阿等多等陰謀多端，排除兄弟，卒取大位，臨朝尤好殺戮，與文字之獄，時人以一日無事，便相慶，刻薄可知也，惟其死

不甚明，有云被暗殺，東華錄載上不豫，上崩，下無事實。

奪位心何險

臨朝更寡恩

宮門傳噩耗

福乃禍之根

清高宗

帝在位最久，享年亦永，極力提倡文學，惟五下江南，未免擾民。

四海承平久

人文一代高

江南好風景

五度涉波濤

清仁宗

帝初繼位，仍由上皇訓政，小心翼翼，後白蓮教匪亂起，延及畿輔，帝尚能用人得當，故卒平之，崩於熱河。

受禪承天位

兢兢理萬機

禍端生肘腋

妖匪入京畿

清宣宗

帝好察察之明，尤重滿人，張葛爾之事，純係誇張武功，鴉片之戰，引出後來許多外交，清室之衰由此。

高唱。

君王非失德 變亂竟頻生 最誤通商約 從茲啟外兵

清文宗 帝即位，正東南有事之秋，又啟英德之兵，火燒圓明園，遂出走熱河，恭王留守北京，和議告成，帝已崩於行在。

髮捻方猖獗 聯軍又北來 留守憑恭邸 君王去不回

清穆宗 帝幼年即位，及長，頗思有為，然惑於左右，好微行，身染惡疾，而死，清祚之衰，肇於此矣。

兩后垂簾日 冲人即位時 英才偏命短 國運已堪知

清德宗 頗思振作，惜為母后所抑，不得其死。

仁明思漢惠 國政不堪聞 瀛臺終錮死 未可說庸君

清宣統帝 宣統冲幼值大變，一任后母主持，失國非得已也。

革命紛紛起 前軍變故多 皇室承優待 冲人泣共和

清慈安太后 咸豐后，稱東太后，性和平，咸豐崩，時授以遺詔云，西后非善類，如不安分，即除之，后感西后殷勤，遂焚密詔，後反被其害。

推心焚密詔 有德實無才 縱惡仍遭毒 黃泉悔莫追

清慈禧太后 以紀嬪正位西宮，文宗崩於熱河，獨能不動聲色，中宵返京，殺賊垣等，遂獲垂簾，然違反祖制，則不可掩，洪揚揜回各亂，次第平削，任用漢人之功也。

確切不移。

惟因光緒帝，寵瑞王，引出拳匪，喪師辱國，罪莫大焉。

雌才超雉嬰 聽政屢垂簾 同光滿朝事 功罪一身兼

為異代談奸股助，實之非過。

范文程 明不第秀才，挾策干清太宗，勸令取中國，可稱淡奸第一。

貳臣推第一 開國數元勳 豈意黃炎後 傾心佐滿君

孔有德 耿仲明 因主將毛文龍被殺，遂投清，殊為輕重倒置，然袁崇煥亦不得辭其咎也。

倒戈降外虜 奮勇入燕京 明廷何負汝 甘作貳心臣

尚可喜 可喜降清後，始終如一，其子之信叛，可喜愛死，三藩平後，有謂其同謀者，開棺驗之，葬服皆清式，始獲免罪，仍雅入旗。

謹奉移藩命 無如逆子強 戮尸幾不免 幸服滿冠裳

洪承疇 松山之敗，全軍皆沒，洪不能於此時盡節，乃一見孝莊后，驟變初志，名節掃地。

松山軍覆沒 靦面竟偷生 誤墮紅顏計 千秋著醜聲

李自成 陝西米脂縣人，少無賴，明末天旱，因抗糧倡亂，入川下荆襄，為流寇，破京師，僭帝號，清兵入關，敗走西安，死於九宮山。

燕京攻陷後 竊位僭稱尊 一見旗兵到 倉皇萬里奔

張獻忠 陝西延安人，少為賊，性殘忍，後為流寇，入川屠戮，殆盡，清肅王豪格，平川，一箭射殺之。

殺人如草芥 生性虎狼成 一箭當胸貫 三川指日平

二十字中，包一篇史論。

吳三桂 三桂初請清兵，尚屬為明，及手刃桂王，已萌異志，說者謂其無君無父，蓋因其愛妾陳圓圓為圖所得，始乞師清廷也。

戴天仇可忘 愛妾忿難平 枉效秦庭泣 那知大錯成

耿精忠 耿忠明孫，在閩騎矜無度，與三桂同叛，後復敗降，至京賜死。

蓄志同三桂 強藩變一朝 滅門難免禍 天道惡矜驕

尚之信之信不聽其父可喜言，附吳三桂叛，及敗，其弟之孝，發其陰謀，被擒賜死。

逆子畏君父 陰謀附耿吳 被擒身受死 悔不學扶蘇

年羹堯年為世宗心腹，又立邊功，卒不見容，覓死狗烹，冤哉。

開疆勳業者 倚重大將軍 鳥盡弓藏語 傷心不忍聞

張廷玉雍正朝相，甚得寵，特旨許與鄂爾泰配享太廟，乾隆十年前，為輔政大臣，帝心惡其專，及張告老回籍，帝賜之詩，廷玉又侍老臣，遣子謝恩，觸犯上怒，幾遭不測。

先皇殊遇厚 輔政久宣勞 御賜偏疏忽 君恩等弁髦

和珅有寵於高宗，權傾中外，及高宗傳位仁宗，仁宗私函朱珪，被和偵得，獻上皇，仁宗幾遭廢立，此其取禍之由也。

上皇恩太重 新主恨何深 恃寵權傾國 幾忘大禍臨

楊遇春平白逆教匪有功，最英勇，常遇春號常十萬。

勇如常十萬 匪見輒先驚 况復烏合衆 何能敵大兵

唐法。

文忠固賢者，然此詩所論，亦非奇也，熟於外交歷史者，當知之。

林則徐性耿直，有才能，最惡外人，燒鴉片，啟外禍，則為第一大錯。

英商方退讓 鴉片已成灰 禦外無長策 通商五口開

祁騫藻清文宗師，為曾侯侯師，曾上表觸帝怒，幾遭不測。祁力保得免，迨曾以欽差領兵，威聲大著，滿人多忌之，祁亦乘間言，不可與曾權太重，同鄉京官有謂其嫉賢者。不可與曾權太重，同鄉京官有謂其嫉賢者。

聞之笑曰：「予所以為此言者，正保全之也。豈君等所知哉？」

老臣何望重 一代帝王師 力保曾侯日 憐才只自知

肅順官戶部尚書，最有能名，屢得罪西太后，文宗崩，肅遂從追載垣端華阻止兩后靈柩，並挾幼帝以令天下，不期西太后同幼主夜走，肅遂失敗，被殺。

大權謀獨握 夙願竟難償 幼帝中宵走 何曾是智囊

丁寶楨為魯撫，適閩宦安得海遠制出京，沿途招搖，丁聞之，立予拘捕，星夜奏聞，時東太后與恭王皆不滿小安，穆宗密旨，着丁立予正法。

中丞剛且直 秉正不阿諛 奉詔誅閹宦 威聲震帝都

胡林翼洪楊之亂，擢巡撫，督師鄂皖，攻間，力保曾左，終收大功。

知人具隻眼 兵法更神通 曾左同時起 終收血戰功

曾國藩以京堂在籍，辦團練，善馭人，卒平洪氏，徵峇氏則滿清之滅亡，不待辛亥也，湖南戰敗，投江死，遇救，適塔齊布捷報至，始得視事。

取得封侯位 金陵克復功 投江身不死 天意福英雄

左宗棠人最強橫，曾勸曾存洪氏，曾不聽，平洪楊亂，左亦有大功，後復平白延虎馬化隆之亂，出關定伊犁。

韜略胸中富 平南復靖西 一生計功業 強半在伊犁

李鴻章以翰林從軍，屢立戰功，克復蘇州，封伯爵，惟中日一役，馬關條約損失甚鉅，庚子之變，議和得力，卒諡文忠。

立功平髮捻 失計援朝鮮 垂死猶訂約 孤忠可格天

彭玉麟為長江水師提督，有戰功，受皖撫，居官清正，因擊首府某，犯衆怒，遂告官，嘗語人云：「一撫台尚不能打知府，一耳削，殊不值一做，此後再不為督撫。」

嫉惡如讐敵 長江屢建功 疆圻非所願 兩袖有清風

洪秀全見滿人專橫，有志革命，故以傳教聯外人，結黨翼，起于廣西，下湖南，破武昌，入江西，據南京，稱天王，惟馭下無方，發生內亂，卒致滅亡。

天王何不幸 革命敗垂成 馭下無良術 終難覆滿清

楊秀清 洪將之最有智勇者也，惜乎驕淫無度，自遭殺身，洪氏大業亦衰。

同心圖大業 嗟爾出羣才 驕汰奢淫極 爭端自此開

石達開 石以犛昌輝誅故，不敢居南京，孤軍遠甯，勢弱被擒死。

遠征因避禍 轉戰入西川 力竭無人援 窮途最可憐

翁同龢 清德宗師，因力薦康梁，且為帝黨，中西太后忌，發遣原籍看管，幾遭不測。

危哉翁相國 何事竟遭貶 豈為薦康梁 帝黨情難掩

康有為 有為以保皇自負，清帝遜位，又圖復辟，幾誤清室，張勳亦以此失敗。

保皇終失望 鼎革幸留君 如何孤注擲 又復誤張勳

楊深秀 譚嗣同 林旭 楊銳 劉光第 康廣仁 六人皆保國會黨，康梁敗，殺于菜市口。

得惜。

諸君皆達士 何事附康梁 政變成洵影 傷心說保皇

張之洞 庚子之變，不附朝黨，與劉君同外人定互保之約，頗稱得力。

京津排外急 江漢尙交通 豈不遵朝命 恐輿世界戎

李蓮英 濟宮大監，有寵于西太后，一時王公多奔走其門，公然納賄，無敢言者。對漢人甚好，常語人云，「滿人皆無識，漢人功名皆由辛苦得來。」

內監權何重 憑依太后威 公然招賄賂 法紀亂宮闈

賽金花 為洪狀元鈞之妾，曾遊俄德英各國，能外國語，庚子之變，德將瓦得西在京配之，乘間請互約東兵士，復又勸瓦和議退讓，李文忠曾着人訪之。

歐西遊歷日 早識瓦將軍 庚子成和約 娥眉與有勳

趙爾豐 趙爾巽弟，清末為川督，好殺，號稱屠戶，以川紳爭路事捕蒲殿俊等五人，觸怒川民，發起倉猝，將其支解。

殘酷稱屠戶 三川種禍苗 殺身原自取 支解怨難消

張勳 張勳鎮守徐州，後于民國六年復辟，段合肥馬廠督師，入攻京城，張遂一敗塗地，東漢末，袁術有大將亦名張勳，鎮守徐州，適與符合。

君非袁術將 何必鎮徐州 馬廠重倡義 空貽復辟羞

孫文 中山以一學生首倡革命，奔走海外，歷盡許多艱辛，終達目的，及辛亥歸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功成身退，其一身事業，頗可欽崇。

革命非常事 居然奏厥功 金陵開會議 大業可欽崇

黃興 克強對革命事，屢起屢斷，黃花崗一役，尤為激烈，同時殉難者，八十人，克強亦幾不免，清廷遜位，民黨仍不克逞，故有二次革命之舉。

尙憶黃崗下 同時殉難人 清廷雖遜位 義憤未全伸

袁世凱 項城雄才大略，目空一切，既無前清，何有民國，竟欲帝制自為，及至川事失敗，一病不起，英雄末路，殊堪浩歎。

雄心空兩代 大錯鑄千秋 皇帝成兒戲 難消末路愁

黎元洪 當武昌倡義，南北和成，世界各國無不知中國有一黎黃陂，可惜兩次為總統，均未至三年，即去位。

舉義功成日 聲施遍五洲 兩度為元首 三年不到頭

梁啓超 梁自民國來，已與康分道揚鑣，宣統帝亦何得謂之君，民國二年入關，為司法總長。

歷朝史詩

聖人非我友

清帝非我君

國變亦我願

一官酬我勳

二二六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附錄一 雜詩

夏日

不關緊要之事
神，而淡筆傳
獨造，便不夏
道，此最經賢
之三也。

綠樹窗前影動搖
微風過處聽芭蕉
日長欲睡偏難得
閒數疏櫺慰寂寥

有感 四首

其一

樂莫樂分悲莫悲
遼東城郭人民非
腰纏尚有億萬貫

化鶴何如騎鶴歸

其二

虎狼守疆土
棄地更開城
誰知狼與虎
盡是紙糊成

首句合楚辭二
語一語且辭
絕，聊且張箇
目下，說盡七
家所謂括者，
是也。

其三

長官崇禮讓 抵抗自然非 國典從寬大 誰云責有歸

其四

既棄東三省 何須顧熱河 強鄰方拓土 最好息干戈

野花

野花開四野 紅紫自芳春 不似江南柳 年年傍路人

月鈎

初霄天氣淨 新月曲如鈎 莫謂光輝小 猶能遍九州

雨霽

雨霽雲飛散 虹橋斷欲連 天空來爽氣 日影返花前

淮陰懷古

一飯恩難忘 千金德可酬
至今淮水上 猶自說韓侯
有客

昨夜燈花爆 兒童笑鬢開
晨初聞犬吠 應是有人來
中秋月

天上懸明月 光輝遍九州
盈虧何足計 歲歲一中秋
月下看菊

月鉤新更曲 花影動還移
惆悵東籬下 秋容已滿枝
瀑布

高山懸瀑布 澗底起蛟龍
隔岸泉聲沸 波濤映日紅

獨坐有感

世乃一場夢 人爲萬物靈
如何迷本性 日日苦勞形

春雨

細雨浸簾幕 微風透碧紗
無聲施膏澤 生意滿天涯

夏雨

雨洗瓦松綠 花開石竹紅
園林添秀色 香氣拂簾櫳

夜雨

思鄉眠未得 夜雨夏猶涼
起坐聽鳴鐸 伊誰夢正長

松菊

夕陽三徑照 松菊映柴扉
莫謂秋光老 猶能駐日暉

汾河

彼汾去何急 歲月應難留
莫把中心事 相將付水流

小樓春眺

亂插花餅小 倒垂柳岸底
隔窗看綠水 黃鳥繞枝啼

角黍

湘流何太急 角黍入波無
誰意千秋下 猶憐屈大夫

蒲人

菖蒲生石上 九節最奇珍
誰代天工巧 粧成傀儡人

艾虎

剪艾形成虎 兒童插滿頭
驅邪如有效 直欲上蘄州

豆娘

歲歲端陽節 釵頭繫豆娘
誰家小兒女 巧樣製新粧

竹水

一節瀟湘竹 中含水幾何
莫嫌三兩瀝 最易起沉疴

造化

兩間雖浩大 造物本無窮
萬有惟人備 如何答化工

有感

百年如轉瞬 去日苦難留
過眼都成幻 何須分外求

榴花

艷色欺嬌女 秋來結子多
絳雲回首處 歲月已蹉跎

感時

駒光容易度 世事日更新
人非金石質 莫與草爭榮

雀

最恨簷前雀 終朝噪不休
河山如許廣 却向此間求

美人

春華能幾日 歲月易往還
美人嗟白髮 無術駐容顏

秋夜池畔

水中星月動 池畔蓼花開
今夕風光好 留連不忍回

海上早覽

海日紅初上 波濤陡覺新
一片汪洋水 輪船渡遠人

長城

萬里邊墻禦北胡
不識祖龍知也無
金戈鐵馬竟何如
長城未墮國先滅

武將

武將喜誇功績好
禦外何曾有片勞
錦衣腰劍冠駝毛
貔貅百萬鬪同室

元日

大好河山依舊新
爭戰由來不恤民
今朝又是一年春
干戈擾攘何時息

并門春雪

瑞雪紛紛降早春
此邦幸不見煙塵
天心如廣好生德
幸福可能到處勻

夜深靜坐有感

靜默無言忘此身
挑燈獨坐養天真
千緣萬慮都拋卻
不使胸中有一塵

春暮

獨坐庭前數落花
風風雨雨遍天涯
綠楊深處鶯啼急
不忍春光到別家

飛艇

萬里飛行一日中
輪船鐵路技將窮
人工可代天工巧

不翼居然亦乘風

一三六

馬君圖先生著
清眞要義
再版
出版了

晉城馬君圖先生歷年從政之餘，最喜著述，尤歷史，詩，文字，及宗教學，研究多年，破有心得，民十一年，在河東道任時，曾著清眞要義一書，風行各處，極受歡迎，近馬先生復將該書修訂一過，內容，目次，大致如舊，而增入之材料，則較初版多過一倍以上，書中對於清眞教之要義，主張惟有「和平」，「博愛」，「平等」，「及」平民化，「乃符真理，實爲深得清眞教之真正精神，而合主理之眞道也。精裝一冊，實價三角五分，太原橋頭街晉新書社，山西書局，柳巷同仁書店，棧兒底覺民書報社，北平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中華印書局，均有發售，外埠請寄郵票四十三分，即可立即掛號寄奉不誤。

堯舜揖讓夏禹世襲

堯舜之揖讓，夏禹之家天下，均出於勢所必然，當帝摯時，已發生洪水，摯不能治，堯爲摯之庶兄，責其荒淫，四岳遂舉兵廢摯立堯，堯立亦不能治，始訪舜，問以治水的方法，舜告以先行賞罰，明責任，於是堯令鯀共工三苗驩兜四人，負責治水，無效，遂把他們都辦了罪，舜又舉禹，因爲上古時各種的官，皆是世襲，離他不行，鯀的治水法，完全是堵口，所以越堵越大，終至不能收拾，禹王見他父親的法子不好，纔想出個新法子，

按照水流就下的性質，用疏通的法子，使水歸海，所以書上說，禹疏九河，可見中國上古時已有此九河，禹王隨地理形勢之高下，而治之，始行成功，堯王因舜比他的治法好，纔把天下讓舜，舜見禹治了水，恐百姓沒吃的，所以才教稷教民耕種，當時人民，既有了喫穿，終日羣聚嘻嘻，不分上下內外，有時爲匪作歹，舜又教契爲司徒，給他們分了五倫，但是還有不遵行的，他纔又教皋陶定下五刑，爲的是除暴安良，一切朝政，命伯益統管，舜的功勞，也算不小，但他總覺得治水的大功，完全出之於禹，況且他的兒子商均，同堯的兒子丹朱同

是不肖，所說不肖者，不能如他的父親懃懃懇懇，爲社會人民作事，寧願漫遊，也不肯作天子，所以書上說，「無若丹朱傲，惟漫遊是好，薄天子而不爲，要隨處行樂。」堯不得已讓舜，舜不得已祇好讓禹，禹因爲他的父親爲治水得罪，藉此爲天子，可以幹父之蠱，所以當初會諸侯於塗山，戮後至之防風氏，即所以立威也，禹傳其子啓，天下人皆謳歌啓，而不謳歌益，當初人以爲生我者皇天，活我者后土，后土指禹也，後人立后土廟，以祠禹，久之人以后土屬陰，遂誤爲后土娘娘，亦何可笑，在當時人民祇怕洪水再起，無人能治，以爲禹家

世襲水官，非他爲天子不可，這也是爲勢所迫，不能不家天下，於是伯益也不敢希望作天子了。



盔甲戟矛造自蚩尤車戰始於黃帝

俗傳蚩尤銅頭鐵背，此即指銅盔鐵甲，非真是銅頭鐵背，管子云，「蚩尤造干戈成，第一年滅了九國，第二年併了十二國。」又云，「蚩尤取葛廬山之銅以作鎧。」可見蚩尤爲一大冶金家，而兼創造家也，黃帝見其強霸，始行討之，戰於涿鹿之野，三年不能取勝，因蚩尤有盔甲，黃帝無之，最後黃帝始研究出車戰之法，於大霧日衡車直進，始將蚩尤的盔甲兵，冲倒，因爲他的盔甲兵，行動太鈍，一戰而敗，從此車戰遂行，其法每車四馬，車上前二人執鞭，左右各二人執刀矛弓矢，車後置

鼓金，鳴鼓則進，聞金則退，此外有冲鋒單車，專作追擊，到了春秋時晉人始用步兵，趙武靈王，又効胡人之騎射，車戰始廢。



唐堯與有扈氏比較有幸有不幸

唐堯爲帝摯之庶兄，有扈氏爲夏啓之庶兄，堯因帝摯荒淫無度，遂舉兵攻之，而代其位，因治水無法，纔把天下讓給了大舜，反到落了個揖讓美名，千古下還稱他爲聖人，有扈氏因啓家了天下，以爲是狠不對的，他也想起兵問罪，不料啓不喫這一虧，反說他畏侮五行，怠棄三正，加了他一個罪名，把他征滅了，他要和堯比，豈不是大不幸乎？所以屈子天問篇，也替他抱不平。

文王伐紂

後來人但知武王伐紂，不知伐紂却是文王，按文王臨死時，他的遺言告武王說，「時至勿疑，」所以武王大會諸侯於孟津，載的文王的木主而行，想當初必是文王知會諸侯，共同會於孟津伐紂，快到了會盟日期，文王一病不起，纔教武王行他的政策，武王當時必有遲疑的態度，怕的是諸侯不服，文王纔對他說，「時至勿疑，」又有他的軍師姜太公，素抱操刀必割主義，必是力勸武王即日前往，當時朝中的人，尚有說，「今日是個往亡日子，不宜前往。」太公對武王說，「我往彼亡，有何

不可？」到了孟津會諸侯時，拏的是文王的名義，所以把木主載著，對諸侯說，「這是我父文王的意思。」到了那時，各路諸侯也祇好俯首聽命罷了，據此證來，是很明顯的，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我們看書的人，一半也要推情奪理，纔能夠得到當年的真象，所以伐紂以後，大封諸侯，酬謝功勞，想是在會盟時，已經許下的。

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意義

成湯放桀以後，他想起大禹治水的功勞，也算不小，當初禹傳子之時，人民惟恐他的後人不能家天下，及至到了桀王，胡鬧一鍋粥，人民恨之入骨，天天盼他亡，他知道了，他就指的日說，「汝等誰見過這日能亡。」於是人民皆云，「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終久他算把個天下失掉了，湯纔深深的思想，夏禹爲天下人民治水功勞很大，何以到了桀王，就失了人心，可見人民決不是給他做過一件好事，就可以買動他們的心，永遠不變的，他纔知道世事是隨潮流變化的，到什麼潮流時代，

就應該做什麼事，換言之，即是要應人民的需要，所以纔把這新字銘，刻在盤上，教他的子孫，知道政治是隨時要進化的，萬不能守舊，然而他也想不出個好法子，當時天旱，他就替人民禱雨於桑林，自作犧牲，隨後又定下了個立國要素，就是個「忠」字，舉凡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以忠於職務爲本，且要處處以民意爲前提，故太甲不德，伊尹居然本湯的教訓，把他放之於桐，盤庚時因爲商都不合式，要想遷都于殷，因人民不歡喜跟他遷移，他就作了三篇大誥，曉諭百姓，得了人民的同意，然後纔舉行遷都的事，也算一個好君王不似後世的

皇帝，不管人民如何，他要做就做，所以商朝也享了六
百年的國祚。



石敬瑭的罪惡

石敬瑭想作皇帝，自己的力量不夠，打發人和契丹商量借兵，訂了個條約，得天下以後，情願把燕雲十六州割於契丹，並稱兒皇帝，果然推倒了後唐，做了契丹的兒皇帝，可是不幾年，他死了，他的兒晉出帝，不肯對契丹稱孫皇，觸怒了他的乾老太爺，隨帶兵入境，把他捉走了，當時各路人馬全投降了外國，祇有蕃漢統領劉智遠在太原起兵，說是勤王，並不進兵，契丹兵走後，他就趁勢作了皇帝，不三年，他也死了，江山被他的大臣郭威騙得了，也顧不得什麼外患，於是智遠的兄弟劉崇

，痛恨郭威失信，扶起他的侄子爲皇帝，是爲北漢，一方又勾連契丹替他作後援，郭威死後，他就帶兵到高平伐周，契丹命他的鉄騎大將楊滾，領了二萬騎，幫助打仗，可惜劉崇同他不和，楊滾一氣把右翼的騎兵撒撤了，於是劉崇大敗而歸，後來周兵圍太原，契丹兵又來保護，纔沒有失城，及至宋太祖稱帝時，因爲和契丹有密約，所以始終不能取回這十六州的中國領土，在後周時，有個宰相王朴，他的主張先滅北漢，再平契丹，然後下江南，宋太祖的宰相趙普，他主張先平四川江南，然後再北伐，太祖死後，宋太宗即位，江南北漢完全平了，他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乘勝要滅契丹，兵到幽州，打了一個敗仗，他的胸上中了一箭，馬也不能騎了，坐了個驢車逃回，從此以後，再不敢說討失地，到了他老了時，箭創重發，一命嗚呼，他留下個遺囑，把這箭頭，放在太廟，教他的子孫替他報仇，他的兒子眞宗登極，契丹就來恐嚇進兵，滿朝文武，沒有一個敢說出兵的話，幸而有個寇準，硬着頭皮說，「契丹並無什麼大能，祇要我們敢出去，就能把他頂回去，然而必須皇帝親自出馬，到瀟淵一行。」果然契丹遁了，自此以後，又出了個西夏稱帝，宋朝更顧不得契丹了，傳至神宗祭廟，看見

了這個箭頭，纔問緣由，他立時大怒說，「我勢必與祖宗報仇」，就選了王安石爲宰相，命他統籌這件事，他說打仗須有兵，趕辦保甲，對契丹打仗，不比內地，更須要馬，於是興保馬之法，財政困難，纔稅青苗，把天下鬧了個一蹋胡塗，不但不能打契丹，反倒弄的朝野不安，到了徽宗時，纔得著個機會，就是北國又出個女真國，國號叫金，中國獨自不能滅契丹，就連合他把契丹滅了，去了個弱遼，來了個強金，不多幾日，金兵入汴，把徽欽二帝同時捉去，失了汴京，宋康王沒法子，始南渡金陵，於是祇有自保之力，那敢說到報仇，十六州

不能取回，倒失了個半壁天下，等到後來，元又突起，金遂衰了，宋朝以爲好機會來了，聯元滅金，平分中原，不料想金滅後，元的勢力更大了，不幾天宋遂被元所滅，從此中國全國淪亡，推原禍根，皆是石敬瑭給留下的，好容易明太祖出世，纔光復了中國數百年的故物，歸了原主，豈不快哉？然而事不由人，到了明末，竟然出了個滿洲，大鬧遼東，又加之內地流寇李闖王張獻忠到處作亂，倭奴不時也沿海滋擾，把個天下鬧了個糟，可巧遇着個吳三桂，專一請來清兵，把中國全盤送給他，這滿洲在中國稱帝二百餘年之久，和外人訂了些通商

傳教條約，甲午之戰，敗於日本，又主張聯俄制日，日俄戰後，又主張均勢，結果國內添了許多租界，喪失了許多主權，幸而有個孫中山先生，大唱革命，始將漢家舊物光復，然而外勢日侵，尙無辦法，今年不幸東三省又被日人無理侵佔，小小十六洲，能開出亡國的先例，石敬瑭的罪惡，爲何如耶？

斬黃袍戲劇

斬黃袍一曲，正史並無其事，亦無鄭恩其人者，此蓋指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事也。在當日宋太祖欲代周爲帝，苦無其機，遂揚言契丹內犯，而已遂得把握兵權，陳橋之變，必爲預定，而自己又不欲居篡奪之名，後人病之，故編斯曲，其意蓋云黃袍何物，竟敢逼人爲帝，何不斬之？曲中鄭恩，即指周恭帝也，宋受周禪，封周恭帝爲鄭王，鄭恩者，言鄭爲宋太祖之恩人也，而太祖殺之，曲中所演鄭妻桃三春帶孝起兵，宋太祖只得斬黃袍以謝之，豈非明指寡婦無能，亦祇好認爲黃袍之罪

耶？此曲想必作於周末宋初，於以見當時公道尙未全泯也。

知非齋聯語

平心論世事
立志作好人

馬駿君闢作於并門

歷史上之天理循環

俗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荆棘收荆棘，意即行好得好報，作惡得惡報，細攷古今歷史之興亡，開國亡國之緣由，可見循環之一班，昔堯舜揖讓，禹獨傳啓，不肯揖讓，始征有扈，傳至夏桀，爲湯所放，湯以征伐而得天下，至紂亦爲武王所征伐，周武王之伐紂，藉諸侯之力，其失天下也，亦亡於諸侯，秦之興也，由於滅六國，六國中趙最強，秦坑趙卒四十萬，及其亡也，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何先後之響應如是也？漢高藉口義帝之弑，而滅項羽，用呂后之謀，而誅功臣，及至王莽以后族

專權，遂假學周公輔成王而篡漢，東漢之興以赤眉，其亡也以黃巾，曹操專漢權而其子篡，司馬專魏權以其孫篡，司馬氏誅曹爽而代位，宋劉裕平桓玄而代晉，前後如出一轍，齊祖蕭道成取天下於童昏之手，失天下亦復相似，梁之篡齊，陳之篡梁，皆以武力，隋文帝以周之外戚，專權篡位，因信獨孤后之言，廢太子勇而立廣，終覆隋室，是得之於后族，失之於后族也，唐太宗起兵太原，假名勤王，挾天子以令諸侯，遂禪隋位，及至昭宗，朱溫亦復藉口勤王，挾昭宗而奪其位，於是後唐莊宗，亦藉興唐之名而滅梁，石敬瑭以唐之駙馬，藉契丹

之力而奪取神器，一旦身死，其子事契丹不謹，而爲契丹所虜，劉智遠勤王號招而不發兵，坐收其成，郭威因迎幼主遂以黃旗裹身，自立爲天子，得天下較漢尤易，宋太祖因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亦失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昔北宋亡於金，金待宋之後人甚刻，金宋俱亡於元，元待金之後人亦刻，而待宋之後人尙優，帝熹猶得享瀛國公之名，遼自安巴鏗助石敬瑭北漢劉崇以來，遂屢入中原，而置主即去，無統一之心，故至亡國時，北土雖不保，而耶律大石猶能退守西域，金始祖以弟兄三人，發於長白，併諸部落，有兵

三千，即爲遼邊患，殆至萬人，遂滅遼侵宋，及其亡也，值胡元強大，彼仍欲南圖用兵不已，史書謂其始於兵而終於兵，何前後之報應不爽也？且遼主滅晉，待出帝尙厚，故其子孫亦能保全，金則待宋二帝刻薄，殺宋宗人之在黃龍府者殆盡，其亡國也亦甚慘，歸德之敗，金主守緒自焚，舉族皆殲焉，元之興也迅雷急電，其亡也風流雲散，明太祖起兵濠泗，削平張士誠陳友諒，大兵北來，元帥望風而走，亦如南宋時宋兵之畏元兵，明之興也，以滅張士誠陳友諒而平元，其亡也以李自成張獻忠之作亂而引入清兵，元之亡也，相傳元順帝爲瀛國之

後，而崇禎帝亦爲瀛國夫人之子，清之興也，以吳三桂一紙書，當時有孝莊后之能，及攝政王多爾袞之智勇，遂得入主中華，及其亡也，以革命軍起，前敵將士一紙電文，隆裕后攝政王載灃遂議退位，三百年前後兩后兩攝政王，一開國，一亡國，遙遙相對，誰謂無天理循環哉？尤足奇者，明興於南京，明亡後，有福王桂王唐王暫據東南，而鄭成功爲之輔，清亡已久，而肅王熙洽宣統，復又跑之滿洲之發源地，重立僞國，而鄭孝胥實主其謀，昔鄭成功之母爲日本人，後人謂其非凡，今鄭孝胥亦藉日本之力以圖榮，何異認日本人作父耶？亡國難

存，時勢不同，昔楚懷王孫心藉項氏之力稱帝，卒爲項羽所弑，高麗國受日人保護，終爲日本所滅，溥儀之孤立，與楚懷王何異？滿洲之勢力，不及高麗，一俟中日糾紛解決，溥儀不過到日本作一虜公，或者身命不保，亦未可知，將來死後，東京博物院可添一種遜帝屍骨陳設品，爲世界所共笑，爲溥儀計，此次瀋陽之行，殊不值得，然天意所在，孰能違之？

遼爲回回教之別派

按遼姓耶律，與回教聖人穆罕默德之婿名同，其主安巴堅，安巴姓與回教聖人穆罕默德同姓。又遼史載有行再生禮，云太子生十二歲後，即行此禮，現回回教頗重此禮，教律以滿十二歲爲成人，在十二歲以前，所爲善惡，責在父母，十二歲後，個人負責，所以於行禮之先，告以敬上帝，孝父母，憐骨肉，濟貧寒，參拜朝覲，應遵應戒等事，又行瑟瑟禮，接瑟瑟泉名，在亞拉伯滿克地，回回教祀天時，登阿爾發提山，禪彌勒山，飲瑟瑟泉水，下山宰牲頒胙，此回回教祀天禮也，遼在東方，行

此禮以代朝耳。史又云，其后不拜人而獨拜天，此皆回教之制，遼人多穿紅領褂，戴紅纓帽，此以表明當年回回教主第四耶律被殺，其子哈生，著紅帽紅領褂，云將爲教犧牲耳。攷耶律本亞拉伯人，其子傳教入波斯後，亦遇害，此教後傳至西域，不知何以行於契丹，更可證明遼爲回回教者，遼被金滅後，其部落西徙入於天山南部，其主有耶律達食，稱尊者四十年，中國名爲黑大食，再契丹名稱即蘇丹也，前漢書讀蘇丹，三國志間有稱燒當者，南宋史爲南人所作，讀蘇爲契，始改稱契丹，土耳其之皇帝亦稱蘇丹，又金史禮志，倣遼祀天禮，

四拜歛手身曲再平，後拜左右，如蹈舞狀，此回回教拜式也，其爲同教無疑。

知非齋聯語

名士每多好倚酒
貧夫惟不要寓錢

馬駿君圖作於井門

世界原始

天地如何有，有於何時，吾人不能而知，就中國書中尋此類記載，亦不甚多，惟易經載有無極太極，二儀五行，此言天地未有之前是無極，就是說無形無象，然有造化之理存焉。再一步即是太極，已有渾元一氣的形象，到了兩儀，始分陰陽，由陰陽而生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也，天地既成，然後生人生物，遂成爲世界，佛教祇言四大，風火水土，包含一切，回回教天方性理一書，所論與中國無極太極之論大同小異，云未有世界以前，已有此世界之理，此理既有，則不能不有此世界，操此理

者，即有一造化之真正主宰在焉。理本無形，而將成形，是爲無極，成形之後，陰陽不分，一氣渾然，即爲太極，此渾然一氣，常動不息，久之半動半靜，動者爲陽，靜者爲陰，陰陽擦磨，遂生熱焉，是名爲火。火出於陰陽，如子離母腹，欲復而不得，然猶不離陰陽，陰陽傍火而生水，水亦陰陽之子，與火性質不同，故不能相安，發搏戰之勢，水受火勢，化而爲氣，火被水壓，化而爲土，氣遂成天，土即爲地，水火伏焉，日月生焉。土積久而變遷，土質緊而生金，土質鬆而生木，金木腐朽而生活類，萬物既生而人有焉。火土氣水名爲四子，

金木活類號爲三元，陰陽爲母，造化爲生，此回回教之論說也。科學家多重實驗，不言原始，其云「地球本行星之一，行星本出於太陽，故地球及各行星皆繞日而行。」又云，「地上所有之物，如磁如電，在太陽中南北有一道電流，東西有一道磁流，世界若無太陽，則世界必不存焉。」故有云，「世界之壞，第一原因爲太陽之熱日減一日，熱度降低，世界生物，必受其影響，再其次天空各行星，如彗星火星，一旦行近地球，就將有陸沉之事，此最可怕者也。」天空之星，除日月地球外，尚有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等星，此外更有彗星恒星，中國

星學家說與此略異，以日爲主，按十天干配分各星，以甲爲火星，乙爲彗星，丙爲木星，丁爲金星，戊爲土星，己爲月，庚爲水星，辛爲紫氣，壬爲計都，亦名天首，癸爲羅喉，亦名天尾，與天王海王星同，日月蝕及海潮地震，均與地球及日月之運行有關，大凡雨水過多，易生地震，因地殼之內，原有流體，有時一部分以地質之變化，成爲空虛之象，一旦雨水滲入，或與地內之水源會通，外受日光之薰灼，地下之水化氣而出，地中土質鬆崩，地內空氣一部湧塞，則地球因平衡關係，發生震動，其震時及震波視氣力之大小爲準，在民八民二十

二年兩次地震，皆在大雨以後，且未震之前一夜，月色朦朧，想係地氣上蒸，空氣濃厚故也。



中華民國之前途改內戰爲建設始可存在

民國已廿一年矣，究竟各省政府，替人民做了些什麼？除了內戰以外，可以說沒有一點進步，以現在狀況看來，這廿一年的過去，祇弄了個軍閥政客發財升官，人民日不聊生，長此以往，沒有不倒臺的，我們有這麼大個國家，物產之豐富，可以說佔全世界第一，受害由於交通不發達，國內不安定，一般軍閥政客，無日不在那裏胡鬧，結果也不過爲歷史上留個污點，給後來編戲的，多加幾個灰臉白眼窩，叫看戲的指着他恨罵而已，何不轉過心眼來，改去前非，向建設上努力做去，做一件算

一件，首先開發交通，其次發達礦業工業，然後纔能講到強國，試看歐美各強國，那一個不是由安定及建設來的？以後萬不可再窮鬧，纔好。



綏靖主任閻公語錄

今綏靖主任閻公，公餘之暇，好讀書，且無書不讀，尤好學易，每與席間談經論史，其見地有非常人所及，常謂易經一書，爲終身處事之學，吉凶悔吝，均有處法，而今人不深研究，多謂爲神秘，豈知易者哉？又云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所諫者必非史書所載，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之言。按採薇歌，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之句，思之必是諫武王不應家天下，應法堯舜之傳賢，昔桀失德而湯伐之，紂又失德而周伐之，周之子孫能保無桀紂其人者乎？此正所謂以暴

易暴，不若傳賢之爲愈也，况夷齊兄弟皆讓國之人，亦欲武王法堯舜之揖讓耳。不然，紂之不德，世人皆知其可伐，豈獨夷齊不知哉？



中西民族性之不同

古語說，觀禮于俗，凡一國的文化禮制，及其民族性的精神，若祇從表面上去觀察，有時不能得到真情，若訪求之于民間，從人民的習慣消遣或娛樂方面，注意一下，竟能由一物之微，或一件瑣屑小事，推論到國家民族的真正精神之所在，即以博奕一事，可以證明中西民族性的不同，而一切學理，一切文化，也就因此而異趨，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中國的娛樂玩具，最通行的爲紙牌，骨牌，麻雀等，其演式以同類及同性者配合或連綴成副，如一二三爲副，四五六爲副，二三四亦可爲副，

東西南北爲副，龍鳳白，天地人，亦可爲副，其不成副者，虛三待一，必俟配合成副而後已。至全牌皆成副時，即算成牌，叫做糊，糊者，和字之轉，即和也，牌之演式，不外一個和字，是以演出五族共和的國家，西洋之博玩，則異乎此，譬如撲克，其演式以K爲最大，K可吃Q，Q可吃J，J可吃A，以下由十至一，一爲A，而A又能吃K，其意義不外以大吃小，以強取弱，結果由君主而變爲民主，中國的牌內，間亦有以大捉小之法，如天九牌是，西洋的牌內，則無配合成副之式，而彼此所重視的則決不同，即此可知中國的民族性，有博

愛同仁的精神，在學理方面，遂有民胞物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說，西洋既重自強獨立，則遂演爲優勝劣敗，天演淘汰的公例，中西學說不同，民族性的精神不同，由此而表現的一切文化，也就不能相同，三民主義民族篇中，引證王道霸道之說，中國民族性，是近乎王道，西洋民族性，則近乎羈道，中國古來政治哲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爲民族性，富于大同思想，逐步治化，誠能做到世界大同，西洋民族性，側重強霸，亦祇限于國家主義而已。

聯語

世界若無真是非盜跖聖於孔子
人羣何必分高下總統原是平民

馬駿君圖作於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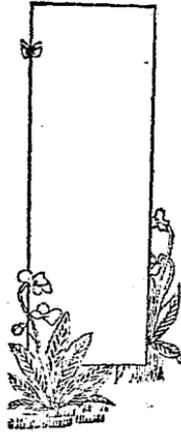
沙氏樂府一篇戲劇之寓意

中國之說部，有按事實編成者，亦有隱過事實而寓意者，如紅樓夢，白蛇傳，封神傳等書是，紅樓夢暗指清初事，白蛇傳暗指唐末事，封神傳暗指明末事，外國亦有此同樣著作，如沙氏樂府 *Romeo and Juliet* 劇，此劇爲意大利國二大姓相仇，一爲卡福賴特 *Capulets* 一爲孟太古 *Montagues* 孟氏有子名魯明耀 *Romeo* 卡氏有女名尤憐 *Jesset* 第一幕表演卡氏之僕人互談，如何將孟氏活捉，如何將斬其幼女之首，再則表演孟氏之不忘仇于卡氏，三則演卡氏爲其女作生辰會，出帖請全村人赴會，惟孟氏

之族不與焉。四幕演孟氏之子明耀，與其友馬喀蕭私約往卡氏，五幕卽卞氏宴客設跳舞會，明耀與卡氏女尤憐相見傾心，被女之堂兄台僕賴特偶見，當稟明卡氏欲逐之，卡氏以爲當此盛會，孟子亦復安然，不欲生事，會散後，明耀爲情所繫，藏于卡氏之後宅，冀暗窺女意，適夜深月上，女當窗而立，亦正念明耀，明耀卽乘間答辭，彼此遂生憐愛。再幕寫明耀同其友馬喀蕭閒遊，突遇台僕賴特，發生衝突，台刺殺馬，而明耀又劍殺台，卡孟二氏遂成訟焉，裁判官爲一王爵，謂以孟雖殺台，台實殺馬，結果判明耀以徒罪，斯夜明耀逃往女所，述

此事經過，因共詣一主教處結婚，明耀遂逃避他鄉。又幕卡氏爲其女擇一婿，名曰潘壘司，女不願，往商之主教，欲自盡，主教爲之設法，授以安眠藥，服之即死，三日可復活，活後彼願携之訪明耀，女歸而服之，遂如死焉，其家停其靈床于墓園，當女服藥時，主教曾令郵者通知明耀，郵者竟遺忘，明耀之人知女死，往告明耀，明耀忿不欲生，竟購毒藥，親往殉女，及至墓園，適遇潘氏，遂刺而殺之，然後撫屍大痛，服毒自盡，女藥散身醒，觀此情形，痛不可遏，而主教亦來取女，至則已成不可收拾之勢，勸女與逃，女不可，遂拔明耀之佩

刀自殺，兩姓又復成訟，經王爵之開導，遂和解焉。按亞拉伯文，孟太古信徒也，卡福賴特不信上帝者也，魯明耀音近羅馬，尤憐音近猶太，此必當時二教相爭，卒至敗傷，沙氏故爲此文以傲之也。



中國數目字之起源

相傳上古沒有文字的時候，人民以結繩記事，一件事作一結，然因為作結，纔造出數目字，其初造數目字，以個人一身想出，如「一」舉一手，「二」舉二手，「三」加一物于中間，「四」即古方字，本作口，後人何以書爲四，因為口字四面包涵四角，合爲八方，故方其形爲方，作一行走式，「五」作X字式，其形爲,「六」人兩手伸平，二腿站作八字式，其形爲,「七」字「八」字均去其上身，以二腿作勢，二腿相交爲「七」，二腿分向外爲「八」，「八」上加一爲「九」

「二」，「十」之姿勢爲「𠄎」形，以後數數遞加，爲「百」，爲「千」，爲「萬」，「百」字以日代，「千」字于十上加一物作標誌，「萬」字上下左右均成爲十，作華，表示滿的意思，作字時，「一」「二」「三」爲一式，「四」「五」「六」爲一式，「七」「八」「九」爲一式，「十」「百」「千」「萬」又一式。



上古時中西文字之溝通

我意爲在上古時，世界的語言文字，原出一體，久而久之，慢慢的分開了，我有幾個極普通的字，可以證明出來，我也不敢斷爲一定，然而很有相像處，別國的文字，我不甚深知，英文我略認幾個字，如「你」「我」「他」三字，中文念「你」爲「汝」，聲近 *You* 亦與法文之 *you* 音近，「我」中國西北讀 *o* 聲近 *i*，「他」近 *it*，又「伊」近 *they*，河南懷慶清化一帶人，讀「他」爲哈，含有 *he* 音的意義，又有一個字，「燕」字，此字在英文中，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小燕的名，英文讀 *Swallow*

又，一個當嚙下的字用，中文亦然，查此字在上古用的，即茹字，詩經柔亦不茹，茹者嚙也，茹與 Swallow 後半讀音相近，中國古文嚙字無口旁，借「燕」爲嚙，其音亦如英文之 Swallow 故「燕」字中西相通。

又「食」字與英文 eat 形同，音亦同，食字上邊的 A，象個 t 字，中日字，象個 E 字，下 K 字，象個 a 字，很像英文 eat 字形，而中國古念「食」爲宜，如漢書之審食其，酈食其，食其音宜忌，意即食也，故中文之「食」，與英文之 eat 讀音復同，蒙古念食爲以地，再說中國自「一」至「十」字的聲音，差不多同英法德各國的十

個數目字相同，人多不留心細考，所以視爲各是各的聲音，其實可以由此幾個簡單的字，證出世界人類原來用的是一種文字，一種語言，後來漸分離開了，有的是進化了，有的是退化了，有的是由進化而達到極點，又等于退化了，按各國語言文字，有一字數音的，惟現在中國是一字一音的，各國字橫書，而中國字獨順書，即此順書法與橫書法比較，也能尋出文字源流相同的證據，如「一」字，西洋各國用亞拉伯字母則書「1」中國書法豎寫，即是與外國的「一」字一樣，英文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一爲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法德亦大率相似，此十個字，大可追究考尋也，詳說于
後，先講中國字最古之起點，爲八卦，而十干十二支，
亦皆與此有關，因爲這些字，皆是最古的，八卦始于伏
義，干支起于黃帝，八卦爲乾☰，坎☵，艮☶，震☳，
巽☴，離☲，坤☷，兌☱，乾爲天，坎爲水，艮爲山，
震爲雷，巽爲風，離爲火，坤爲地，兌爲澤，從八卦中
可以定方位，坎爲北，離爲南，兌爲西，震爲東，乾爲
西北，坤爲西南，艮爲東北，巽爲東南，又從此以區別
陰陽男女，乾爲父，坤爲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

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進而演爲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故八卦起于陰陽，而有一爲陽，二爲陰，一爲天，二爲地，一爲奇，二爲偶之說，八卦之數起于一，終于九，易經全文，皆解釋此也，十干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後人將十二支繫于十干之下，作爲六十甲子，由于支分爲東西南北中央之方位，並定爲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壬癸亥子爲北方，屬水，丙丁巳午爲南方，屬火，甲乙寅卯爲東方，屬木，庚辛申酉爲西方，屬金，戊己辰戌丑未則流于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成爲四角，主中

央，屬土，後來中國之天文地理醫卜星相，皆以此定爲符號，推算一切，殊不知此等字，乃原來漢文之字母，其字形音聲，與各國文字大率相類，如

甲 古作𠄎，讀如音。

乙 近A。

丙 同B。亞拉伯文B之雙音讀如丙單音爲B。

丁 同D。按亞拉伯字母D之雙音爲P。

戊 〇。

己 同G。

庚辛 二字，想是KC雙音之字。

壬 乃 Z 之雙音，按亞拉伯 Z 字加一畫或一點，即變雙音，故乙加一爲彡，讀如壬。

癸 同 K，古書一畫爲天，作 𠄎；橫天爲 K，音凱；古讀癸爲魁，音在鬼凱之間。

此十天干也，他如

子 像 Z。

丑 像 H。

寅 雙音。

卯 古作 𠄎，像 M，讀音亦仿。

辰 已變爲雙音，原文難尋。

巳 像 S，古篆 巳 故十二屬相，以蛇形之。

午 作 Y，即 O。

未 作系，與W之音形相似。

申 與壬之雙音相近。

酉 與U音近，原字母爲仄，後加日爲標記耳。

戌 此字未能尋出。

亥 形近H。

此十二地支也，總之此二十二字，余認定爲世界各國字母之變相，再次則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個數目字，各國字母皆起于A，而中國起于甲，作余，音音。英國數目字一讀one，法德亦近one，而中國則起于一，音近A，以英文論，one讀溫，與半字音近，two音土，按

土古人書法先有大即人字，大字上加一畫爲天，作天，大字下加一畫爲地，作太，古地字，即太，法文 *trois* 讀得厄，音近地，再轉爲土，*three* 音十利，中國古三字讀參，與 *three* 字音相仿，*four* 音否爾，中國四字，古爲方字，與 *four* 首音近，法文爲卡特，而與英文四分之一字意同，音亦近，中文之刻（鐘錶上用）字，亦即四分之一之意，英文 *five* 字音，與中文五字音近，惟 *six* 與中文六字讀音不同，若以英文之十一讀 *twelve* *two* 字含雙意，*ive* 音近六，如中國之云雙陸也，*seven* 音近七，中文八字，英爲 *eight*，法讀未特，按中國古音起于西

北，秦人讀百爲倍，倍字出口音爲未，英文在法文後，又轉爲eight，亦未可知，中文九字，英文讀nine，而中國古九字讀紐，現代之摸骨牌，呼九爲紐，又有頂紐之戲，此亦可證出中國古音讀九爲紐也，法文讀爲女音，亦相仿，至于英文十字ten，與中文千字音近，英文千字thousand，其首音thou反與中國十字音近，他如万字，英法皆讀million，中國南部人讀萬爲万音慢，且有時亦書爲万，試將万字橫書作n，豈不仿佛m，于此等最普通最簡單字音，即能證明人類原始本一家，所用文字亦相通，後來漸漸變通，遂失其真，尤其是中國，至中

古後，語言文字分而爲二，六書之流行，生生孳乳，因之造字者日多，且以書法爲美術，而又變爲一字一音，去古愈遠，變化愈多，遂與世界大同文字格格不入矣，按現在世界潮流，文字語言，最宜簡單，人世方易進化，俄至革命後，因俄文字母之音不足，又添出數字，現在全國識字者，幾達百分之八十，土耳其向用亞拉伯文字，至基瑪爾總統執政後，新造出一種新文字，淺而易學，不三月後，全國人民大半能以文字普及之，中文之複雜奧妙，論國粹，則可特別保存，爲國民文化進步計，則應有所更張也。

中國象形等字之探索

中國文字，分爲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形聲，五曰轉注，六曰假借，造字之初，首爲象形，畫成其物，有象可徵也，次爲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及至人事日繁，品類衆多，物不可以盡畫，事不可以盡指，則會意形聲之字出焉，或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或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文字由此浸多，至于其極，則轉注假借，孳乳無已，此自然之趨勢也，故究文字之本原，象形指事，實爲基礎，會意字，即合象形指事二者以成之，形聲字，即合象形指事會意三者以成

之，轉注假借，則由前數者而衍流之，明乎此，則知文字之本未及其賓主矣，茲擇象形以下等字，字體單純，明顯習見者，得百有二十，列之左端，悉加註釋，不必盡合前人之解，然要以究尋古人造字之意，不敢雷同，聊備參考可也。



日字，象形，日中有黑影，故以「~」示之。



月字，象形，月圓時少，闕時多，故作上下收時形也，中一筆本是地影，詞藻家所謂顧兔桂樹也。



星字，三「。」爲星之連貫，「主」其光芒也。



山字，其上峯也，其下巖穴也。



木字，中幹，上枝，下根。



古草字，草必叢生，故兩之，似木無根。



末字，木杪也，自下之本至上之末，故有本末之稱。



古花字，草木華也，二丫字，明其屬一草類，中有花有枝，下爲根。



鳥字，長尾禽之總名，上象首，左出者喙，注中者目，右出者四筆，其一，頭上之翁也，二三翼也，其四尾也，「𠂔」象足。



虫字，說文虫類之虫從三虫爲蟲，用爲偏旁不便書，故作虫，象形，大頭，二鬚，垂尾。

魚

魚字，魚及兔之喙皆銳，角亦銳，故其上皆作「𠂔」蓋象其銳也。

蛇

蛇字，象盤屈形，後人加以虫旁。

龜

龜字，上首也，左足也，右甲也，下尾也。

兔

兔字，上二耳，口面缺唇，一點尾也。

豸

豸字，長脊之獸，一曰有足者謂之蟲，無足者謂之豸。

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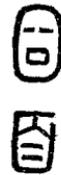
鹿字，象頭角四足之形。

𠂔

𠂔字，象形，如野牛而青，二角方面二前腿。



鼠字，象形，此字當橫看，大首，伏身，曳尾。



古頭字，音首，說文作目，已變其形。



耳字，外象輪廓，注中者，竅也。



口字，象上下唇之形。



古鼻字，象形，中二畫，古人自指爲年壽也，人得體先成鼻，故稱鼻祖爲始祖，亦即含壽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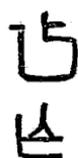
人字，指人中也，說文謂籀文作亼，象臂頸之形，而正書則象人中，人言時，常指鼻或人中，以示我，我即人也。



手字，上象五指，下象腕。



足字，象形，從「。」者，脛骨也。



古作字，動先由足起，一點以爲標誌，說文訓作，起也，意通。



目字，古文本橫，小篆直之，取偏旁易于配合也。



面字，從目，頁同音，首爲全形，面爲前半之形，故口以區之，謂分其前半以爲面也。



心字，中象心形，外象象心包絡也。



古眉字象眉形，說文作眉，加一目字。



齒字，以口之丫者，口張齒乃見也，一爲上下齒中間之虛縫，從止聲。

𠄎 須

古鬚字，說文須，面毛也，從彡從頁，彡，卽其形，頁，首也，後人又加影旁，爲今之鬚字。

𠄎 𠄎

古髮字，說文髮，長髮也，從長，從彡，彡卽髮之形，其形長，故從長，其音發，故又加交，爲今之髮字。

囟 腦

腦字，說文頭髓也，「囟」象髮，「囟」象腦形，「𠄎」卽七，匕者相匕著也。

月

肉字，「月」，肉絲也。

血 皿

血字，象血脈形，說文作皿，從皿從一，祭時以皿薦牲血也。

𠄎 骨

骨字，以膝蓋骨節取象也，後人每於人身字加一月字，古文皆無，骨之爲𠄎，如雨古書爲𠄎，雲古書爲𠄎，雷古書爲𠄎。

𠄎 𠄎

𠄎字，上爲項至腹，下爲股至二腿，中一畫卽表示腰也，後人誤𠄎爲女，並加肉旁，按說文𠄎，從日，象人臏自𠄎之形，亦通。

几

古几字，象陽物。

𠄎

古股字，指明𠄎以下為股也。

𠄎

𠄎字，象人臂，說文訓膊也，意通。

𠄎
𠄎

脊字，象脊骨，下肉字為後加，說文𠄎背呂也，象脊肋形。

𠄎

古肺字。

𠄎

古肝字。

𠄎

古腎字，指腎為雙也，腎字從臣從又，又者又一臣也。

H

古項字，「H」指項，「一」指項條也，按肺肝腎項等字，說文俱從肉旁，而以市于歐工等字為得聲，不知得聲之中，又可取其形象也。

笑 笑

笑字，指人首眉如笑也，說文于此字義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似以意得其笑矣，不知其字形，已作笑貌也。

哭 哭

哭字，人大睜二目有一點淚也，說文訓哀聲也，從吅獄省聲，此字解與笑字同，不必從說文。

泣

泣字，象形。

上

上字，人在一上為上。

下

下字，人在一下為下。

上

加字，近上，古文上下字，作上下，指事也，然上訓為加，下訓為減，則意亦妥而明顯。

大 丂 亅 = 二 × T

減字，近下。

乘字，意均同也，說文以爲五字之省文，數學中用此作乘法之符號。

除字，指一分爲二也，數學中用此作除法之符號。

等字，兩兩平行，數學中用此作相等號，

古大字，說文訓大象人形，實則此爲後起之字，另爲一字，大爲比較之詞，大作，由狹而寬，象大形不象人形。

古小字，反大爲小。

大字，說文以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上爲首爲臂，下爲腿也，後人因家中當家者爲全人，書爲大，讀大，其餘皆爲普通之人，意即不完全者，書爲人，即僅有二腿。

供指使奔走而已。

出字，象出進形，後人改爲二山，說文訓出，象草木滋益上出達也，意通。

入字，反出爲入，後人書爲人。

古尖字，象形，上小下大。

半字，凡四方物爲整，分而爲二則得其半，又分之則爲△，音尖，方之四分之一也，說文訓半，物中分也，意通。

古帳字，象形，說文亦訓覆，從一下垂也。

內字，言人在口中也，說文訓入，自外而入也，意同。

外

外字，人在口外也，說文訓遠，謂從夕從卜，卜尙平且，今夕卜，于事外矣。

多

多字，言輒非一也，說文訓重，意同。

少

少字，從小從丿，亦一小也，說文訓不多也，從小尙聲，意通。

滿

滿字，指口中多人也，說文謂訓平，亦多之意，多而後能平也。

丈

丈字，指十尺也，其形從尺持十。

尺

尺字，示有尺方之意，說文自肘至腕爲尺脈，從尸從乙，乙，所誌也，尺所以指尺規類事也。

寸

寸字，尺中一點也，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爲之寸口，從彳，從一，一爲尺中指點，以示寸意。

卜

分字，寸中一點也，亦含分割意，說文小字謂分物而至微，則此半小，亦分也。

丩

錢字，十分也，故形爲倍分。

𠄎

兩字，十錢也，其形爲倍錢。

刀 𠄎

刀字，象形，說文云兵也。

力 𠄎

力字，刀出頭爲力，言著力也，說文作𠄎，象人筋之形，惟出力有筋可現，意亦通。

𠄎 𠄎

古從字，人隨人爲從，說文謂相聽也。

𠄎 𠄎

古衆字，三人爲衆，說文衆，衆立也，從三人。

脇字，說文訓同力也，書三方，指其多，如衆爲衆是。

左字，今之左右，古作ナ又，古之左右，今作佐佑，故說文左，手相左助也，按其形左，「ナ」象手，而以一「工」誌之。

右字，說文右，手口相助也，從ナ，從口，今以左有一「工」誌之，則右者又也，ナ象手，而以二畫誌之，可作ナ形。

前字，說文以不行而進謂之前，唯舟惟然，故止舟爲前，然前之形，實象腹，脛居前，故以腹爲形，取義，英文 *front* 意前也，音近腹。

後字，說文以有遲蹟之義，而其形實象背，背居後，故以背爲形取義，英文 *back* 意後也，音近背。

東字，日在木也。

西字，指鳥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

南

南字，日正中也，說文云，草木到南方得日獨早，而枝葉盛也，𦰇即草木盛貌。

𦰇 𦰇

北字，日背也，說文訓乖，從二人相背，按東西南等字，皆以日定方向，故北字亦應以日取義。

舌 舌

舌字，口中出尖物也，說文舌，從干，從口，干亦聲，是以舌為形聲字，徐鍇曰，凡物入口，必干于舌，故從干，是以舌為會意字，舌為口中之物，極普通，應象其形，故作

色。

曰

曰字，說也，從口乙聲，亦象口出氣也。

言 言

言字，中「二」者，喃喃不斷意，「人」者人中也，為指示之處，說文言，從口辛聲，為諧聲字。

立 立

立字，人立于地上也，說文立，從大立一之上。

高

古高字，指立于離地之物上也，說文訓崇也，象臺觀高之形。

商

古帝字，說文訓帝，所以王天下之號也，此字意與英文 God 同，而後人改橫為順，下從巾，其聲近 D，應作 D 也，由此字觀察，可以推測中國古來亦有此 D 字字母。

王

古王字，以人頂天立地也。

王

古正字，取其方正之意。

A

古來帝王字，即 A，讀音如蘇丹，意即國父也，後人將 A 字分為帝王二字，說文丹字，作頁，是另一字。

亡

亡字，說文訓逃也，亡者勾去之意，將人勾去，故云亡。

有

有字，從又聲，並以之作標誌，月時有時無，見月即為有。

回

回字，示還回也，象廻形，亦象雷形。

几 屮

古風字，黃帝時考田風中有蟲，故加一虫字，說文云，風動虫生，是也。

乚

古氣字，說文亦以乚訓爲陰氣。

父 爻

父字，似不字形，小兒初能言，近母不近父，見其父，則云不不，後人遂有叫爸爸者，即此意也，說文作爻，後人改作父。

母 𠃉

母字，說文訓女有妊之者，或云，象懷子形，或云象乳，按今寫母字，其形如母，曰下加二點者，因小兒上下口唇不斷念母母也，遂有此音。

兄

兄字，從口從𠃉，𠃉即人字，說文訓長也。

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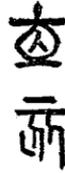
弟字，有二小髮辮，並從弓，從人，言一弓之高也，說文解爲諧聲字，似非。



兒字，上爲小兒頭形，下從卩，卽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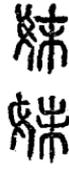
女字，說文云婦人也，象形，象其腹大也。



姙字，言女人腹中有人也，說文作𡗗，下即從二人也，後人于草根則加草爲莖，于木質則加木爲核，蓋廣其義也。



姙字，說文姐從女且聲，而以形解，則畫一〇者，已象女形，後人又加一女字旁。



妹字，說文從女未聲，未作末亦通，言女末也。



鬼字，上爲其面，下有二腿，加一乙者，蓋言其爲氣體也，說文鬼，從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故從乙。



苗字，言苗人之髮如草，面如鬼也，說文以草生田中，故從艸，從田，然我國上古時，苗人勢力最大，應有專字，不應假用，故解如上。

變

變字，即苗之轉聲字，與苗爲雙聲。

貉

貉同貉字，即變之轉聲字，且變爲雙聲。

蒙

蒙字，即貉之轉聲字，與貉爲雙聲，以上苗，變，貉，蒙，皆雙聲字，初爲一字，轉而爲變，爲貉，爲蒙，實一民種也。

夷

夷字，擣弓之人也，野蠻民族，以獵爲生，故用爲夷狄字。

狄

狄字，言帶犬之人好獵也，說文云，亦狄犬種。

漣

漣字，兩旁中間皆水，而有一水泡，似箭頭，表示水行也，說文從沝，從沝，沝突忽也，一，突忽之意，似言水洶涌也。

棘

棘字，說文訓束，木芒也，象形，棘爲小叢生者，不必言象木芒，乃象棘之實葉叢然也，由棘聲，轉而爲棗，亦象形，棗棘之大者，本一物也，而亦同聲。

米

米字，象顆粒形，中十爲界畫而已。

禾

禾字，上丿爲穗，中中爲葉爲幹，下小爲根。

夕

夕字，日入山也，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夕之義，從日起。

夢

夢，古夢字，從夕在林下，詩，視天夢夢，朱註，不明也。

埜

埜，古野字，地上有林也。

民

民字，象人前進勢，說文云，衆萌也，亦苗進之意。

臣

古低字，作氏下著一，示在下也。

昏

昏字，古昏皆作昏，日在人下，示日冥也。

晨

古晨字，反昏爲晨。

朝

朝字，日始出林，而月猶未落也。

皿

皿字，象器形。

不

杯字，象杯形，後加木皿二旁。

盃

盃字，象盃形。

盃

盃字，象盃形。

位

位字，人能立而有位也。

妾

妾字，從立女，為侍女也。

傘

傘字，象傘形。

更有可奇者，、為古主字，大為古人字，拚而為犬，義為主人，言能守也，守國者為君，英文則 God 為神，Dog 為犬，亞拉伯文則海里番為人，凱里布為犬，後字為前字加重之音也，波斯文則 Man 為人，Dog 為犬，此皆是證明上古之時重犬也，各國文字之溝通如此類之字者

亦甚多，特舉例以發其凡焉。

聯語

惟一真神不滅
大千色界皆空

馬駿君圖作於井門

吾國社會，迷信多神，設像拜偶，拘於禁忌，夷考其故，實本於封神傳一書，自是書流傳人間，而一切醜賢仙佛，社稷土穀，風伯雨師，種種神名，始蔚然大備，有所依據，相沿附會，迷信日深，在昔君主時代，更利用之以神道設教，遂為社會間畏敬物之中心，及今破除迷信，雖以政治力量，猶不足以收速效，然則始作俑者，其為封神傳之書乎？然而著封神傳者，其意亦僅神乎其說，以徇人聽聞，而資談藪乎？抑亦別有所指也，政餘之暇，偶有所感，因思有所考焉。

封神傳一書，不言著者姓氏，亦不詳其時代，惟梁章鉅浪迹續談，載余於劇筵，頗喜演封神傳，謂尙是二代故事也，憶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傳，意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尙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尙克相予語，衍成此傳，查梁字闕中，福建長樂人，嘉慶進士，其謂林樾亭者，名喬蔭，一字育萬，福建侯官人，乾隆舉人，考證封神傳者，實以二人爲最早，即乾嘉時期，現通行本封神傳，前有康熙乙亥稽人稷一序，時康熙三十四年也，稽字學稼，長洲人，有讀史隨筆，退佳瑣錄，堅瓠集，續蟹譜等

著，觀此，知爲一小說家，再觀序文大意，取事設譬，非敘他人書之口氣，彷彿自述其著者。又序內有云，此書直與水滸西遊一般詭異，適與林樾亭所言，撰者意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立而三之語，相照合，然則斯書或出於褚之手歟？褚爲清初明末人，目擊天崇間之虐政，福王之荒淫，張李之變亂，各黨派之傾軋，及滿洲攫取中原之情形，及至康熙中葉，清室基定，三藩已平，褚爲小說家者流，不免有麥秀黍離，運會天命之感，乃遠假商周之故事，參演釋道之教術，以影射明清之興衰，怪誕俶詭，擗張揚厲，無所不用其極，蓋滿清秉政，諸多

忌諱，不忍明言，故意彷彿離奇，然後始知其寓意之深也，不然，何其隱名寓意，相合之甚，此管窺之見，作者本旨，或即如斯，尙請正之大雅高明。

書中影射明清事實，確有巧妙之處，其最顯明者，以紂王無道，擬明熹宗莊烈及福王桂王等之昏庸，以西岐及西方之準提引接，擬滿洲，因滿洲從來信佛也，以費仲尤渾，擬魏仲賢黨，以龜靈聖母，擬客氏，以飛廉惡來，擬奸瑞杜勳王德化輩，故費尤死後，即繼以二人，其後二人獻寶歸周，被戮身死，亦與杜王等之開城迎賊，終不免於一死，若合符節，以五岳擬三藩，黃飛虎爲五

岳首領，吳三桂實三藩渠魁，以闡教截教相鬪，擬東林黨正氣黨及魏忠賢黨之相軋，老子尙道德，故以喻正氣黨，元始天尊爲東林黨，蓋取帝出乎震，震屬東方之義，通天教主，即魏忠賢，以其勢壓主上，神可通天也，摘星樓紂王自焚，宦官朱昇從死，與莊烈之梅山自縊，太監王承恩殉節，尤屬相同也，狐狸，九頭雉，瑟瑟精，三妖，入宮，即影射耿仲明尙可喜孔有德三將降滿，紂王自得三妖而國事日壞，滿洲自得三將而國事日強，且三妖多羽毛之屬，則以三將皆毛文龍部曲也，黃飛虎出五關反商，即影射吳三桂出山海關迎滿，黃之反也因

一賈夫人，吳之叛也爲一陳圓圓，賈與假音相近，蓋以陳圓圓並非眞夫人，實假夫人也，黃子天化騎麒麟，暗指駙馬，以天上麒麟送子取義，黃天化之驕慢，與吳應熊之驕貴，亦復相似，金鷄嶺因蜈蚣迷卻麒麟之目而傷生，以蜈蚣射吳公，即指因其父叛清而受害，黃袞痛責飛虎不忠，乃反射吳襄之招子降敵，又五岳歸天於澠池，實指三藩因叛於滇池，同致滅亡也。

聞太師爲盧象昇變相，姜子牙爲范文程化身，洪承疇即鄧九公，蓋取九疇之義，祖大壽擬即土行孫，土主壽，且以祖孫反映也，燃燈道人，即多爾袞，子牙有難，燃

燈始代行職權，實形容多爾袞平時居尊養優，只仗其量天寶尺，以測量天下也，以梅花鹿爲坐騎，而又被金蛟剪一剪兩斷者，隱寓中原逐鹿，多已得之，其後篡位不成又兩斷也，魔家四將伐西岐，指明家四總兵征遼東也，馬林杜松劉綰李如柏聲勢極大，因杜松失敗，遂致劉綰遇伏，馬林李如柏亦同歸於盡，正如封神傳所云魔家四將本領甚大，未經施展，而即消滅，同一意也，楊戩哪叱爲流寇張李，哪叱剔骨還父，割肉還母，自成二字顯已明言，且哪叱生下乃一肉蛋，蓋指爲混蛋也，其兄金咤木咤，指其黨皆木石也，生爲天王之子，天王暗指

高迎祥也，又三頭六臂，初爲闖將爲一頭，後稱闖王稱帝又各一頭，再哪吐之風火輪，乾坤圈，九龍神火罩，實寫自成如風如火，擾亂乾坤，燕京破後，亦能登幾日龍位也，所可惜者一空罩耳，且自成曾因官軍引陷洛陽，卒取福王生而殺之，滴血飲酒，又與明將同決汴河，水淹東京，此即書中所載哪吐東海大鬧水晶宮，殺龍王太子，抽筋以作束帶之事也，且以龍王太子無端被殺，顯示無一點能力，亦與明太子被自成劫去，既無恢復能力，亦無下落之情相合，楊戩世傳源出四川灌江口，張獻忠實以全蜀爲根據地，七十二種變化，及哮天犬，即

猷忠部下狐朋狗黨七十二營之勢力也，低澤石穴內得三尖兩刃刀及淡黃袍，三尖兩刃爲一川字，黃袍乃帝王之服，即猷忠大戮川民，僭竊尊號之明證也，戩與哪叱不離姜子牙左右者，則以滿洲入關之易，實張李促成之也。趙公明，雲霄，碧霄，瓊霄，均爲西岐勁敵，趙即毛文龍，所騎者黑虎，隱以龍虎相應，雲霄三人，即毛部下孔耿尙三人耳，以女子形容之者，言爲反覆小人也，毛因離島而被殺，孔耿尙因爲毛報仇而投清，即書中所載趙公明下山而致死，三仙姑復仇而終亦滅亡，申公豹指當日爲滿作倭之漢奸，書中言其割頭換像，此必指其

有時可以化粧爲兩頭人也，陸壓道人者，鴨綠江之人也，其獻七箭釘頭書，七篇拜完，三箭死趙者，實以滿洲種種策略，皆以三國演義一書爲宗也，殷郊殷洪，前後所指不同，妲己陷害姜后，竝及太子，即鄭貴妃奪嫡梃擊移宮各案，及李自成進迫燕京，莊烈將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兩家之事，方弼方相，指莊烈左右親信之忠奄，當即王承恩輩，黃飛虎途次所贈之金鑲玉玦，指吳三桂亦與太子事有關切也，且殷郊明言我往東魯去見外翁，弟往南都借兵，更昭然若揭，殷破敗雷開，帶領三千老弱疾病之兵，追回郊洪，及奉旨監斬，狂風驟

趨，又復括去，無踪無影者，實指自成山海關一挫，攜其殘兵敗卒，挾太子二王倉卒西走，不知所終也。再殷郊爲五牛所犁，桂王實吳三桂所弑，吳三桂暗指黃飛虎，黃飛虎騎五色神牛，故以此寓意。五十九回後之殷洪殷郊，所指者爲福王桂王事，洪乃弘光之弘，郊指桂王建藩交趾，殷洪所持者，爲其師赤精子一脈相傳之陰陽鏡，赤者朱也，陰陽者日月也，日月者明也，其絕命於太極圖之下者，指滿清混一中國也，太極圖化爲金橋者，則以福王被虜，適在蕪湖舟中也，殷洪下山，先收龐弘劉甫苟章畢環四將者，則以福王之立，實由於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四鎮總兵擁護之也。

，必以一氣仙馬元輔之者，合之則爲馬元，分之實馬士奇阮大鍼也，馬元本一燈光，蓋指回光反照耳，殷郊所持者，爲其師廣成子一脈相傳之翻天印，落魂鐘，雌雄劍，廣者廣西桂林也，雌雄亦陰陽之義，印名翻天，自可不言而喻，鐘爲落魂，則以一時從王之忠臣義士同歸於盡也，子牙封神以殷洪爲五穀星君者，隱寓每飯不忘故明之意，以殷郊爲值年太歲者，隱寓明自桂王後，宗社雖墟，而歲時永久不易，尤足徵作者不忘故國之一片苦心，且值年太歲者，蓋云一年之天子耳。

誅仙陣萬仙陣，皆形容當時黨派互爭，諸將不和之象，

老子入誅仙陣，如入無人之境者，乃一炁化三清所致也，其意蓋云正氣黨重出，既逐逆黨，朝廷爲之一空，結果李闖犯京，吳三桂請清兵入關，明遂因之以亡，萬仙陣未畢，而鴻鈞道人忽來解圍，此固明言滿洲入關後，千頭萬緒，一概消滅，且突如其來，更出意料之外也，所謂長耳定光仙者，實以蹇驢指左良玉，左之爲人，手握重兵，始則養寇自重，繼則觀望不進，與蹇驢之技近是，而其偃旗息鼓，遺誤大局，亦與定光仙藏匿六魂旛，而使失其效用者，亦復相同也。

他若魯人傑之背城一戰，卽史可法之死守揚州，鄔文化

之殉身末路，即吳阿衡之薊州盡節，魔家四將伐西岐，即劉鋹馬林杜茂鎬楊四總兵之征遼東，摘星樓之紂王自焚，即莊烈之煤山自縊，張奎高蘭英夫妻二人並殉其母，戰死渾池，與周遇吉苦守寧武，一門殉難，如出一轍，梅山七怪，指崇禎帝縊死煤山後，三藩四王相繼而起，七怪以袁洪爲首，仍與殷洪即弘光之義同，其畢命於山河社稷圖之上者，則以福王雖荒淫無度，斷送殘局，然猶不失爲社稷而死也。

尤足異者，狐狸三妖，既已受命入宮，斷送成湯社稷，其後武王兵臨城下，紂勢已去，此正三妖使命已畢，功

成圓滿之日，何以忽又翻然變卦，夜劫周營，前後矛盾，當不若是，此蓋作者深惡三藩諸逆，前既不忠於明，後又不忠於清，反覆無常，卒致滅亡，故再三譬喻，不憚其煩也。

以上所述，悉此書最大關鍵，顯而易見者，特提綱挈要，表而出之，以與世之愛讀封神傳者，共付商榷，若夫詳晰之探討，異日當再爲補識也。



晉城清真崇實
中學叢書之一 歷朝史詩附錄四 白蛇傳案隱

白蛇傳傳奇一曲，相傳爲宋時作品，著者姓氏不可考，其寓意云何，亦更爲前人所未發，然細尋繹其情節，此曲之作，當在晚唐或五代時，因其主要角色，皆暗指有人，爲晚唐五代時之史實，考曲中主角，爲白蛇，小青，許仙，法海和尚，及狀元李士林等，按圖索驥，此皆各有所指，白蛇者，暗射五代時吳王楊行密也，蛇爲陰物，行蹤幽密，故以蛇射行密，白者，指楊，楊有青白二種，白爲上，青爲下，所謂蕭蕭白楊是也，言白而楊在其中，不獨此也，楊行密一生行事，轉戰江浙，行蹤

詭密，一如蛇之爲物，再蛇爲陰毒之物，白蛇爲一女子，一則以蛇喻當時，武人跋扈不臣，多不利於唐，一則喻楊行密雖擁兵自重，而歷受唐之詔命，究屬臣下，故以女子譬之，又朱溫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家，崇母戒其家人曰，「朱三非常人，吾見其形化赤蛇，汝曹善遇之。」故以白蛇取名，蓋赤白互相影射也，其獨鍾情於許仙者，即佳其忠於唐也，行密聞唐昭宗被弑，發喪不視事三日，因即病篤，其忠唐之心，已流露於當時矣，小青即青蛇，新唐書載，楊行密有銳卒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亦稱黑將軍，青蛇當即指此，以青名之。

，蓋指其出於白也，同爲蛇者，同一武人也，其爲僕婢者，以其爲楊氏之將，寓意家臣也，許仙，乃暗指唐昭宗，其衰弱之可憐，形之惟妙惟肖，法海和尚，即當時之朱溫，故扮之者，衣朱袈裟，其凶惡情形，亦惟妙惟肖，和尚者，指稱孤道寡也，金山寺，指梁所據之地也，當時大河以南，爲吳楚荆閩漢吳越等國割據，而梁所有者，祇北陸一片，內寓江山二字，只言山者，意即有山無江也，金爲黃色，蓋指其爲黃巢餘孽也，始則藉保護許仙，誘之出家，繼則閉之寺中，此蓋指其篡唐也，名法海者，以三點明顯溫字也，及其與白蛇爭，則役使

天兵天將，言挾天子以討吳也，飛鉞壓蛇，言其假天威壓制吳楊，而加以叛逆之罪也，後許仙化於金山寺，即唐昭宗爲朱溫迫之遷都，入其掌中也，狀元李士林指南唐主李昇也，按祭塔詞中，有狀元本姓徐，不姓李，蓋李本唐後，初爲吳王楊行密養子，不見容於楊之子，楊遂泣托於其臣徐溫，昇旣養於溫，又改姓徐，此節即曲中斷橋生子事也，徐溫者，即曲中之許媪，爲許仙之姊也，斷橋者，唐爲梁滅，吳與中原隔斷也，生子，言南唐主李昇初露頭角也，按斷橋一幕，即吳與唐永絕之始，故此幕白蛇粧扮如孝服之人，封爲白衣大士者，因李

昇即位，而楊氏祀絕，亦降爲白衣之士也。雷峯塔壓蛇，即謂楊已死也，又曲中言狀元可見白蛇，不能見許仙者，蓋李昇爲楊所養，故能見及，迨其代徐氏稱南唐，當是時，唐亡已多時，故云不能見許仙，中狀元，言成正果也，曲中開始之遊西湖，言楊行密自楊州南下也，行密欲統一江浙卒爲吳越所阻不得逞，故曲中始於遊西湖，終於雷峯塔，盜庫者，盜竊高駢餘威，以擴張其兵力也，行密本高駢部將，其後駢死，行密入據揚州，誘殺駢舊將高霸，併其衆，及孫儒奄至，行密復輦霸所收財帛，返歸廬州，當即指其事也，鬥法者，疊與孫儒構

兵也，行密屢敗孫儒，又嘗取潤州，潤州爲孫儒所據地，即今鎮江，其地有茅山，故以茅山道士爲喻，遇雨者，言唐代正在風雨飄搖時也，借傘者，一則假唐名號以庇己，一則藉楊以爲外援，因借傘而結緣，蓋指其受唐封而擁唐也。

曲之開始以金母，此暗指黃巢也，金爲黃色，母爲巢白，故金母法海同列於仙佛，蓋別有意也，又茅山道士之謀害，法海之破其婚姻，無一非指當時朱溫之惡楊，屢次遣兵征討，不欲其與唐通，端陽飲雄黃酒，顯原形一層，尤足顯朱溫恐唐昭宗依行密，故百般設法，指其爲

叛逆，此即以術醉之，使顯蛇形，以令許仙不敢近之，而以下斬蛇一事，尤爲此書一大關鍵。考昭宗困於鳳翔，再促行密督兵北上，行密行至宿州，竟詒言糧盡復還，朱溫遂脅帝東遷弑之，以絕人望，而行密亦因之恥憤病死，故白蛇之現形斬蛇，不特置許仙於死地，實無異自殘其生命也，盜靈芝者，欲復唐也，南極仙翁，當指吳越王錢鏐，鏐初未始不附唐，且與行密亦嘗結合，觀於昭宗詔圖鏐形於凌烟閣，及行密以其女妻鏐子元璩兩事，已可概見，故白蛇盜草，雖已被擒，而仙翁卒贈以靈芝，使救許仙不死，正所以表明鏐與行密雖疊次構難

，究未嘗無心於唐，梅花鹿白鶴童子者，蓋指鏐之部下頑抗，不啻禽獸也。

白蛇水漫金山寺，指行密決淮縱水，竭力以抗梁也，按行密當乾祐間勢力已大，每縱兵侵掠鄰境，錢鏐杜洪等皆求救於梁，梁發兵渡江拔武昌，復遣其將龐師古等渡淮，淮人決堰縱水，流潦大至，行密因襲敗梁軍，殺龐師古，然行密雖竭其全力，而終不能滅梁，固亦猶白蛇之水漫金山，雖波及鎮江，而終無損於法海也，其所用之兵，多蝦蟆魚鼈，指吳地近水也，有江無山，遙遙與金山寺相對耳，要之以許仙代表唐昭宗，其意顯而深，

如生無依靠，勢孤也，住入藥店者，言百病叢生，必需藥也，名萬全堂者，言難保萬全也，而收場歸於祭塔，蓋幸李昇之奉唐宗廟，唐雖亡尙有後也，足見當時人心思唐，不敢明言，爲此曲以傳情，此曲情節極表白蛇和許仙之相親相愛，而偏遇一法海和尚，始則誘許而破壞其愛情，繼又羈許仙於金山寺中，壓白蛇於雷峯塔下，且證白氏爲蛇，終則令許仙仍不免死於金山寺，是法海者，更毒於蛇也，往往戲曲中，扮和尚者，多善相，多著青黃學掌，獨於法海一脚，扮像凶惡，披紅學掌，所作之事多不近人情，其爲朱溫也無疑，况和尚者，善人

也，應當人人敬之愛之，而金山寺之法海，一舉一動，無不惹人可恨，白蛇者，女妖也，宜乎人人畏之懼之，而白蛇傳之娘娘，一舉一動，無不令人可憐，即此可知作此曲者用筆之曲，寓意之深矣。



歷朝史詩
白蛇傳索隱

三四四

歷朝史詩勘誤表 (二)

頁數	詩目	第句行		原文	更正
		詩句	註解		
四一	穎考叔		第一行	穎考叔聞之	穎考叔聞之
四一	商人弦高		第一行	秦襲鄭	秦襲鄭
五三	晉襄公	第一句		一鼓擒三帥	一鼓擒三帥
六五	鄭國		第一行	韓欲令秦毋東伐	韓欲令秦毋東伐
七〇	商君	第四句		心應愧魏昂	心應愧魏昂
七二	華陽太后		第一行	私於舍人嫪毐	私於舍人嫪毐
七二	又	第一句		毒國今猶在	毒國今猶在
八〇	陳勝吳廣		第二行	後田臧矯陳王命 殺吳廣	後田臧矯陳王命 殺吳廣

九八	新垣平		第二行	淮南子載魯陽公	淮南子載魯陽公
一〇二	董仲舒		第一行	下帷講授	下帷講授
一〇二	公孫弘		第二行	徙董仲舒於膠西	徙董仲舒於膠西
一一〇	趙充國		第二行	因招降罕开	因招降罕开
一四五	姚期		第四行	攝憤復戰	攝憤復戰
一五一	竇章		第二行	勝樂冀多亡也	勝樂冀多多也
一五六	鮑永		第二行	即諫議大夫	即拜諫議大夫
一五六	楊厚	第四句		梁氏乘朝權	梁氏乘朝權
一六三	度尚		第四行	刺史劉磨	刺史劉磐
一七〇	崔駟		第二行	憲擅權驕恣	憲擅權驕恣

專變

傳變

傳變

第一行

滅死

滅死

第四行

答曰：「安有巢毀，

答曰：「安有巢毀，

母乃學劉琮

母乃學劉琮

文更

正

閒樹疏樨慰寂寥

尤於史

頗有心得

楊滾一氣把右翼的騎兵撤了

三

按瑟瑟泉名

Sevra

從口之ㄩ者

知稽爲一小說家

同致滅亡也

晉城清眞崇實中學叢書之一

馬氏叢書
第一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國慶日初版

每部定價實洋貳元整

著者 晉城縣馬駿君圖

評閱者 晉城郭象升允叔

校訂者 焦元吉尹光宙等

印刷者 北平中華印書局

發行所 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
中華印書局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代售處 各省市各大書局

(7) 保定之代售處

直隸書局。(西門大街)

(8) 彰德之代售處

文運書社。(鼓樓東)

(9) 石家莊代售處

文德書局。(橋西大街)

(10) 廣州之代售處

天方學理月刊社。(濠畔街清真寺內)

(11) 香港之代售處

聚寶古玩號。(中環雲成街八號)

(12) 太原各代售處

晉新書社，山西書局。(均橋頭街) 同仁書店。(柳巷) 覺民書報社。

(樓兒底)

其餘各代售處尙多，茲不盡舉，總發行處，則由本局全權辦理，批發門市，均甚克己，如與本書著者通訊，請函太原皇廟東巷三號交馬君圖先生，爲妥。或寄太原上馬街十一號交尹光宇先生轉交，亦可。

北平中華印書局啟